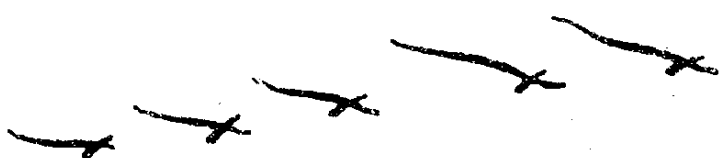




# 四川

# 逃亡者

史碧麗原著 斯曠譯



世界書局印行



## 序

在說德語的少年界中，沒有比傑安娜·史碧麗更知名更被愛讀的作家了。她的寫『給兒童和摯愛兒童的人們』的故事，都被當作永遠新鮮的東西一般讀了又讀。這魔力的秘密，是主要地在於作者對於兒童的摯愛。她能用同情的眼光，透視了兒童時代的快樂，希望和戀慕；她能巧妙地選擇主要的特徵而加以細描，因而創造出了一種在兒童讀物中少有的真實的氛圍。

傑安娜·赫實爾·史碧麗 (Johanna Hensser Spyrri) 一八二

七年生於瑞士柴梨契縣的海爾柴鎮，一九〇一年死於柴梨契。她

的著作以寫給少年們讀的爲最多；題材大多取自瑞士的山中生活，把農人勤儉的性格寫得十分動人。故事有時是悽傷的——因爲農人的生活是充滿了艱辛，——但篇篇都能使人領味到山中清風的輕吹，以及阿爾卑斯高山上陽光的嬉戲。

一九三一，一一，二七，夜，意譯英譯本序文。

## 目次

### 牧羊童子模尼

- 第一章 模尼是快樂的……………一
- 第二章 模尼的山上生活……………一三
- 第三章 來了一個客人……………三一
- 第四章 模尼不能唱歌了……………四七
- 第五章 模尼又唱歌了……………六三
- 沒有朋友
- 第一章 一個毫無用處的孩子……………一



第二章	山頂的牧場上……………	一八
第三章	一個救星……………	四〇
第四章	母心大快……………	五六
小小的逃亡者		
第一章	赤楊樹下……………	一
第二章	菩提莊和赤楊莊……………	二五
第三章	迷途……………	五五
第四章	葛蘭馨怎樣克服哀愁……………	八七
第五章	郎第怎樣決心自新……………	一一二
第六章	大家吃了一驚……………	一三〇

牧  
羊  
童  
子  
模  
尼



## 第一章 模尼是快樂的

費台列斯的浴場位在那半山坡上，俯瞰着那長長的高溪谷。過了那山道，爬上一條長的險徑之後，你隨就見到那費台列斯村莊，以及它的使人悅意的綠草的斜坡。隨後再向深山上進，你便終於找到了築在懸崖與杉樹中間的那孤零零的旅舍。這裏景色真會多少有點落寞的，要不是在那淺草中隨處都閃耀着燦爛而小巧的山花。

一個氣候愉人的夏日的黃昏時分，兩個女子從那旅舍裏走出來，爬上了從這屋子通達到山頂上那些崢嶸的懸崖去的那條

模尼是快樂的



狹小的險徑。爬到那第一個山峰的時候，她們停了步，向四面望眺着，因為她們不過新近纔到這避暑地來的。

「這上面不見得怎樣暢快，是不是，姑媽？」兩個中年少的那一個一邊統瞰着四週的景色，一邊說。「除了崖石和杉樹之外，便什麼都沒有了；遠遠的地方，也不過更多的崖石和杉樹。要是我們預備在這兒住它六個星期的話，那我願望我們要有個愉快些的景象纔好。」

「保娜，我怕不會增加你的暢快的吧，要是你在這兒失掉了你的金鋼鑽胸飾，」她的姑母一邊繫結好保娜套在頸項上，懸掛着那閃亮的十字架的天鵝絨帶子，一邊回答說。「我們來了之後，



這已是我第三次擊結它了。我不明白這究竟是你自己不好，還是那帶子不行，不過我確實知道，失掉了它，你會懊惱的。」

「不，不，」保娜喊說：「我決不能失掉這十字架！無論如何不能失掉！這是我祖母給我的，是我最貴重的寶貝。」

她自己又在那帶子上加打了二三個結，使它堅牢可靠。突然，她注意地抬起了頭來，喊說：「姑媽，聽聽！那聲音真歡快啊！」

從高遠的地方傳來了歡快的歌聲；有時是一種拉長，有回響的尖聲調子，隨即繼續着平常的喊唱。那兩個女子向上探望，但看不見什麼人。在崖石與叢林之間依勢蜿蜒的那非常曲折的山徑，只能一小段一小段地望得到。但立即好像上面，下面，所能望見的



模尼是快樂的

四

那條小徑的無論哪一段，全都生氣勃發了起來，那歌聲是愈響愈近了。

「看看，姑媽那邊，那邊！瞧！保娜非常歡快地喊說，同時三頭，四頭，五頭山羊跳躍着走下來，在牠們後面繼續不斷地下來了許多，每頭都繫着一個叮噹作響的小小鈴兒。那牧羊童子在牠們中奔跑前來，一邊唱着 he 歌的最後一段：

「嚴冬真寒冽，

憂苦又何必？

春天將重來，

大地都歡悅。」



來前跑奔間中們牠在子童羊牧那一圖



模尼是快樂的

六

那牧童用一種有回響的尖聲調子，唱完了他的歌；同時赤着脚，像他的山羊們一樣輕快地向前跑跳着，他一刻兒便到了那兩個女子的身旁。

「祝你們晚安，」他靈活的兩眼向上望着她們說，正要向前跑去了。但是她們歡喜這個眼睛明瞭的牧羊童子。

「等一等，」保娜說。「你是費台列斯的牧羊童子麼？這些便是那村莊裏的山羊麼？」

「牠們自然是，」他回答說。

「你天天照顧牠們上山的麼？」

「是，當然。」





「當真麼？你的名字叫什麼呢？」

「我叫模尼。」

「你願意把你剛纔唱着的那歌唱給我聽麼？我們只聽到了幾句。」

「歌太長了，」模尼說。「這些山羊不應該在外面住到那麼夜晚的；牠們得回家了。」一整一整被日曬風吹雨打得變了色樣的，他的小小的帽子，他向着那些嚙着嫩草的山羊揮舞着牧鞭，喊說，「家去，家去！」

「那麼你將在別的什麼時候唱給我聽，是不是，模尼？」保娜在他後面喊說。

模尼是快樂的



「是的，是的；夜安！」他喊回來說，同他的山羊們急速地起行了。不久他們一隊便都到了那旅舍的副屋，這裏模尼應該留下那旅舍主人的山羊：那美麗的白羊，那黑羊和那精美的小羊。這小羊模尼非常和愛地看顧的，因為牠是一個柔弱可愛的小動物，是他在所有的山羊中最寵愛的。小小的美汲也一天到晚緊靠着這孩子絕不離遠，表示對他的情愛。他把牠溫柔地擺在那羊欄裏牠住的地方，說：「好了，小美汲，好好地睡罷；你一定疲乏的了。對於像你這樣的一頭小小的山羊，這真是一次長途的遠足啊。但這兒便是你潔淨可愛的小牀。」

把牠躺下在那鮮草中之後，他同他的羊羣動身走下那山道，



向村莊而去，隨即他把他小小的號角舉到唇邊，吹起了一陣一直反響到下面山谷裏的號聲。村莊裏的孩子們聽到了那號聲，都四面從他們家裏衝撞地跑了來。個個都認出了他自己的山羊，向牠奔跑過去，把牠領回家去；同時婦人們也都從附近的屋子裏跑了出來，拿住項繩或角兒把她們的山羊引了去。不多時，那整隊的羊都離散了，每一頭都給安置在牠自己的欄中。只剩下了模尼和他自己的羊阿棕，他們兩個便動身向那在山腹的小小屋子走去，祖母正在那裏門口等着他們。

「模尼，一切都好吧？」她用慈愛的語氣問說，同時她把阿棕引進了羊欄，開始擠牠的奶。這年老的祖母仍是非常壯健，她自己



料理着屋子裏和羊欄裏的一切事務，隨處都保持着最好的秩序。模尼站在羊欄門邊，看着她。她擠好了奶，便走進屋子去，一邊說：『來，模尼；你一定餓了。』

一切都已預備好了，模尼坐下去吃；她坐在他旁邊，雖然這夜饑只有一碟子羊奶燉粥，但對那饑餓的孩子却是一頓盛餐。同時他把在白天遇到的事情講給祖母聽；隨即他一吃畢他的夜膳，便趕快去睡覺了，因為明天天剛亮他又得同他的羊羣出外去了。

在這情狀中，模尼現在已經過了兩個夏季了；對於這種生活，對於他的山羊們的作伴，他已成爲那樣地慣習，他竟不能爲他自己想到什麼別種的生活。就他記憶所及，他是一響和他的祖母同



住着。他的母親在他剛是一個小得可憐的嬰孩時候便死了；他的父親不久之後也就遺下了他，到納波爾斯從軍去了。那祖母自己是窮苦的，但她立即把這孤獨無依的小孩沙羅門領到她自己家裏，她有無論什麼食物以及別的東西，總和他共同享用的。確，從那一天起，一種天福似乎便降賜給了這一家，因為此後她便從未感受食用不足過。

那村莊中大家都很尊敬這誠篤、年老的伊爾斯佩司；當兩年前需要一個新的牧羊童子的時候，大家一致地選中了模尼，因為個個人都樂意用這樣的方法去救助那好婦人。那虔敬的祖母從沒在一個清晨送那孩子出去的時候不這樣地叮嚀他說：「模尼，



別忘記在那山上你是非常接近上帝的；他親眼看見一切，親耳聽到一切，你什麼都不能瞞過他的神眼。但也記着他是常常在你近旁，預備救助你的，所以你無須懼怕；要是在緊急時沒有一個人在近旁可以救助你，那麼呼告上帝罷，他的救助是不會棄捨你的。」

所以模尼常常誠信地跑出去，爬上那些山巔，在那些最寂僻的山峰上他也不知懼怕，因為他常常這樣想：「我愈爬得高，我愈接近那仁慈的上帝，所以會碰到我身上來的一切事情也就更爲安全了。」這樣，無所顧慮的他，能夠從清晨到夜晚，享受他四週的一切。所以無怪他整日地唱歌，吹口笛，唱尖聲調子；他總得用種種方法表現出他的快樂來的啊。



## 第二章 模尼的山上生活

下一天早上保娜醒得比平常早了許多；一種高響的歌聲把她從睡眠中喚了醒來。她說：『這定是那個牧羊童子，』跳了起來，奔到窗前去。

果然，他面容活潑而歡愉，站在那裏；他剛從羊欄裏把那老羊和小羊領了出來。現在他揮舞着他的牧鞭，那些山羊在他四週跑來跳去，整個行列向前發動了。隨卽，模尼在羣山中回響着的歌聲重又聽到了：

「高在松樹間，



衆鳥相歌吟，

陰雲雖將集，

皎日旋重臨。」

保娜說：「今天晚上我一定得把整個歌都唱給我聽；」因爲現在她看不見模尼，也不再聽到他遠處的歌聲了。

模尼爬上山去時，紅色的晨雲還懸掛在天上，一種清新而輕微的山風在模尼耳邊拂擦着。這正是他所悅意的。他在那第一個山峰上停下了步，爲了無可言說的快樂向那山谷中那麼高響地歌唱了起來，旅舍中的許多睡着的人都驚訝地張開了眼睛，但立即又把眼閉上了，因爲他們認出了那歌聲，得知他們還可以再小





睡一小時，那牧羊童子老是清清早便來的。同時模尼繼續着爬一小時的山，爬得高而又高，直到那崖石的突出之處。

他爬得越高，景色也便越寬廣，越美麗。有時他會停下了步，望望他的四週，對面的羣山，以及那愈變愈蔚藍的明耀的天色；於是，他會用有力而快樂的聲調唱了起來：

『高在松樹間，

衆鳥相歌吟，

陰雲雖將集，

皎日旋重臨。



模尼的山上生活

『日月與繁星，

照耀何瑩瑩，

俱自明神造，

以安樂我們，

『春天有繁花，

素白與紅黃，

天色此青青

使我喜欲狂。



「夏季草莓熟

種類頗紛繁，

不問紅與黑

採得儘加餐。」

「當秋尋堅實；

羊性我素曉，

羣羊所注視

地必有柔草。」

模尼的山上生活



「嚴冬真寒冽，

憂苦又何必？

春日將重來，

大地都歡悅。」

現在他到了他常常在這裏停留，今天想在這裏休息一下的那地點了。這是一塊綠草的小小高原，突出在那山坡外面，所以人能從這裏眺望到四方，眺望到那山谷下面。這突出的地方叫做「教臺」。模尼常在這裏坐上幾個鐘頭，俯瞰着四週的地方，顧自吹着口笛，同時他的山羊們在滿足地吃着嫩草。

模尼一到了這地點，他便從背上解下他的點心匣來，擺在他



爲這匣子掘好在地上的一个小洞裏面，隨即在那教臺上走出去，展臥在地上，使自己盡情地沉浸在當前的享樂中。天色現在是深藍的；在對面的高山上，冰野和尖峰來到了視界之內，下面碧綠的山谷在晨光中閃耀。模尼躺在那裏，望着四週的景色，唱着歌，吹着口笛。晨風吹冷了他熱熱的臉；他自己的歌聲暫時停了下來，上面高翔在那蔚藍的天空中的衆鳥格外歡愉地歌唱着。模尼感到了無可言說的快樂。小美汲會不時地跑到他那裏來，情愛地把她的頭摩擦着他的肩膀，溫柔地叫着，隨即跑到另一面，摩擦他那一面的肩膀。那些大的山羊們也會時時跑來，用他們自己各別的方法表示他們的友好。



他自己的羊阿棕慣常頗爲急切地跑上他那裏來，非常注意地望着他，看他是否很好。她會立在他面前，等待着，直到他說：『好，好，阿棕；沒有什麼。回去吃草罷。』那頭奔來跑去像燕子進出窠巢一般地飛快的，纖細而活潑的燕子，常同着那幼小的白羊一道跑來。她們兩個用了這麼大的力氣衝擊着模尼，要不是他早就展開四肢平臥在地上，真會被她們衝倒了的。在一次短短的訪問之後，她們又像來時一般飛快地跑去了。

小美汲的母親，爲那旅舍所有的，那毛兒有光澤的黑羊，是缺少有點矜持。她站在離那牧童幾尺遠的地方，好像惟恐表示得過於親密似的，用一種傲慢的神氣望着他，隨即跑過去了。這羊羣的



領袖，身大的蘇丹，在他一天只有一次的訪問時，總把在旁的別的羊粗暴地驅逐開了，發了幾聲有意義的鳴叫——也許意思是在報告他一族的情況，——於是轉身而去了。

只有小美汲是不願給蘇丹從她的保護者那裏驅逐開去。當蘇丹跑來設法衝開她的時候，她會竭力潛逃到模尼的臂下；這樣被保護着，她便毫不畏怕那身大的公羊了，否則他是非常地使她驚懼的。

晴朗的上午便這樣地過去了。模尼吃好了午餐，沉思地依着那長的手杖，這手杖他常帶在身上爲走艱險的路途之用。他正在思考着一條上山的新路，因爲今天下午他要同他的山羊們爬得



高些。問題是走哪一邊的路呢，右邊還是左邊？他選定了左邊的路，因為從這一邊他可以走到四週叢生着最甘嫩的牧草的那三塊『龍崖』。

那山徑是峻峭的，沿着一座垂直的絕壁有許多危險的地方，但他知道一條好走的路，山羊是感覺靈敏的動物，不容易走失的。他動身了，山羊們愉快地奔跑前去，有時在他前面，有時又在他後面，小美汲却常常緊靠在他身邊；有時他抱她起來，帶着她走過那些最險惡的地方。他們却個個都跑得好好的，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山羊們記起了他們從前在那裏享受過的多汁的嫩葉，向着那叢生的碧草飛跑了過去。





『好好地，好好地！』模尼警告他們。『在那險峻的地方不要互相衝撞。你們會一下滑了出去，折斷了腿的。燕子，燕子，你在幹什麼？』他興奮地向着上面的絕壁喊說。那捷足的山羊已爬上了那高高的龍崖，現在立在那絕壁的外邊上，頑皮而魯莽地望着他。他慌着爬上那絕壁去，同時急切地直望着那羊，因為單單一步的失錯便會把她墮入了下面的深淵中去的。模尼是敏捷的，不久他便爬上了那山石，於是用一個迅疾的動作握住了燕子的腿，把她拉了回來。『你這蠢愚的小畜生，現在跟我來，』他一邊這樣說，一邊把她拖下來到那別的山羊都在吃草的地方。他撫捏住她一些時，直到她滿足地細齧着一叢嫩草，不想再跑開去的時候，纔放了



手。

忽然模尼喊說：「小美汲哪裏去了？」他看見那黑毛的母羊獨個兒立在一個垂直的絕壁邊上；她不在吃草，却儘望着她的四週，奇特地觸尖着她的兩耳。那小小的羊兒一響都是不近靠着模尼便跟在她母羊後面的。

「你的小羊兒呢，阿黑？」他說，靠近她站着，向上向下地望。隨即他聽到一種模糊的哭泣的羊叫。這是美汲的聲音，哀悽而又懇求，從下面傳來的。模尼伏身在地上，爬上前去。他下面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動着；隨即他看清楚了，——這正是掛在從山石裏生出來的樹枝中間的美汲。她在可憐地哭泣着。



幸氣那樹枝擋住了她，否則她早墮入了深淵跌死的了。要是她現在失去了抵擋，她也定必立即跌到下面去的。他驚慌地對她喊說：「美汲，緊靠着！緊靠着樹！我馬上下來救你。」

然而他怎麼能到那裏呢？在這地方絕壁都是峻險得使他無法下去的。但他省悟到他總是在那「雨崖」——牧羊童子幾代以來在下面避雨的那突出的懸崖——附近的地方。模尼想：從那裏，他能爬過那些懸崖，帶了那小羊兒回來。他立即喊攏了那些山羊來，把他們引到那雨崖的入口處。他在那裏撤下了他們，讓他們吃草，自己向那懸崖跑去。在他上面相離不很遠的地方，他看見美汲緊靠着那樹。



二圖 美汲緊崖我馬上下來教你



他醒悟到：爬上那懸崖再背負着美汲下來，這不是容易的事；但又沒有別的救援她的方法。隨即他又堅信那親愛的上帝一定會幫助他，他不致失足的。他合着掌，仰望着天，祈禱說：『親愛的上帝啊，請幫助我救小美汲的性命。』

於是他堅信着不會出亂子，他勇敢地爬上那懸崖，一直爬到了那株樹上。這裏他兩腳堅牢地支持了身體，把那顫抖着哭泣着的小動物負上他的肩頭，於是非常謹慎地爬了下來。當他們重又腳踏着堅硬的地面，他看見那受驚的小羊兒安全無恙的時候，他是那樣地快慰，他不得不把他的感謝高聲說了出來，他向着上帝訴告說：『親愛的上帝啊，我謝你千遍萬遍，爲了你幫助我們安全』



地回了來。我們兩個都是這樣地非常，非常快樂啊。」

他在地上坐了一些時，去安慰平靜那小小的羊兒，她還是四肢顫抖着，直到似乎從她恐怖的經驗回復了過來的時候。

當不久之後到了回家的時候，模尼重又把那小羊兒負上肩頭，擔心地說：『我可憐的小美汲啊，來罷；你還在顫抖着；你今天不能走回家去的了；我得負着你。』於是他把她緊抱着，一直帶到了家裏。

保娜立在那旅舍附近的崖路上，等待那牧童過去。她的姑母同她在一塊。模尼負抱着那小羊兒一路走來的時候，保娜要知道那小羊兒是不是病了。她看來非常關心似的，所以模尼坐在她面



前的地上，把關於美汲的故事統統告訴了她。

那年輕的小姐表示非常的同情，俯身下去撫慰那小羊兒；現在安靜地躺在模尼膝上的美汲，小小的白腳，光潤的黑毛，非常美觀，顯然在享受着那女孩子的好意。

『趁你現在在這裏安適地休息的時候，把你的謔唱給我聽罷，』保娜說。

模尼非常快樂，所以高興地接受了她的請求，把那歌兒從頭唱起，直到高響的結末。

保娜歡喜這歌唱，她說他得時常把這謔唱給她聽。於是整個的隊兒走下前去到那旅舍。那小小的羊兒在這裏給放上了床。模



尼離開了。保娜回到她的房間，關於那牧羊童子，關於他快樂的天性，他山上的孤寂生活，以及這樣一種生活的愉快與艱辛，她講了許多時候。在這遼遠的異鄉旅舍中，那女孩沒有什麼消遣的，她已在渴望着那牧童的快樂的謠聲，把它當作明天早晨的娛樂之一了。





### 第三章 來了一個客人

這樣地過去了幾天，天天都是一樣地晴朗；因為這是個天氣特別好的夏季，從朝至暮，天頂總是一片蔚藍，朵雲全無。

天天早上，天剛亮的時候，那牧羊童子唱着快樂的歌走過那旅舍，晚上回來也還是唱着；旅舍裏所有的客人們都已聽慣了那歡愉的歌聲，有一次聽不到，便會感到不自在的。

但保娜比別人格外地享有着模尼的快樂，天天晚上跑去迎接他，希望和他談幾句話。

一個晴朗的早晨，模尼又到了那教臺，正想駐下在這地方，還



時他却省悟着：「不，我們今天要跑遠一點。上一次因爲追救小美汲，我們不得不離開所有的優美而多液的食物。現在我們再上去，你們能吃完牧草了。」

那些山羊們愉快地跟在他後面跑，因爲他們知道他是領他們到龍崖上那可口的牧地去的。但這一次模尼却一路上留心着把小美汲緊緊抱在臂上。他揀拾起那些最柔嫩的葉子來，把它們餵給她吃；那小小的羊兒把頭在他臂上摩擦，時時滿意地叫着，以表示她的感謝。這樣，上午便過去了，直到模尼因饑餓而省悟到辰光已是非常不早了的時候。但他的點心却在教臺那裏的小洞裏，因爲他原想在午時回到那裏的。



『現在你們已經吃了不少，我却什麼都沒入口哩。』他對他的山羊們說。『這是我該吃點東西的時候了。來，我們下去；下面山坡上的草也夠你們吃的了。』

說後，他口吹出了尖銳的聲音，全隊動身下山，最活潑的山羊做着先導；捷足的燕子——對於她，今天還有意外的事在等着哩，——在那頂頂前面。她在一塊塊崖石上跳過去，跳過了許多凹裂；但突然她不能跑前去了，因為正對她前面立着一頭羚羊，無禮地直望着她的面。燕子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一種經驗。她一動不動地立着，疑問地望着那個陌生者，等待他跑過一邊，讓她如她所想地跳到對面的那崖石上去。但那羚羊却始終不動一動，立在那裏

來了一個客人



來了一個客人

三四

大膽地凝望着燕子的臉兒。他們這樣彼此面對着，一刻比一刻更爲頑強不屈；他們許會一直到現在還立在那裏的，要不是蘇丹恰在那緊要時跑了來。看明了那情勢，他謹慎地走過燕子，那麼有力地把那陌生者衝到一旁，他不得不迅捷地一跳以免滑脚到那崖石外去。於是燕子勝利地走上她的路去，蘇丹在她後面驕傲地前行着，實覺到自己是那羊隊的有力的保護者。

同時却發生了另一個相會。從山上跑下去的模尼，和從山下跑上來的另一個牧羊童子，面對面地相遇了，吃驚地彼此望着。但他們是舊相識，所以在初見時的驚訝之後，他們便懇切地互相問候道好了。新來的那個是從柯勃立司來的菊第。他已找尋模尼半



個上午了，現在却在他以爲最不會碰到的地方碰到了。

菊第說：「想不到你領了山羊跑到這麼高的地方的。」

「我當然這樣的，」模尼回答說，「不過不是常常罷了。我大概總在那教臺附近的地方。但你爲什麼上山來呢？」

「我要和你見見面；我有許多許多話要告訴你。這兒的這兩頭羊我正帶着到旅舍主人那裏去；他要買一頭——因之我想該在路上訪問你一下。」

「他們是你自己的羊麼？」模尼問說。

「當然是的。我不再放牧別人的羊了。我現在不是牧羊童子了啊。」

來了一個客人



來了一個客人

三六

模尼聽了這話，覺得驚異，因為菊第開始做柯勃立司的牧羊童子，正和他在費台列斯被選為牧羊童子在同一的時候。他無法了解那事情怎麼辦了的，在菊第心上竟沒什麼懊傷的表記。

但那兩個孩子現在却到了那教臺了。模尼在這裏拿出了他的麵包和乾肉，邀請菊第同吃。他們坐在教臺上，其味無盡地吃他們的午餐，因為時候已是不早，他們都餓了。當他們把一切吃完，喝了點羊乳，午餐告畢的時候，菊第身體筆直地臥在地上，把頭枕着兩臂；但模尼却歡喜坐直身體，向外俯眺那寬大的山谷。

『但假如你不再做牧羊童子的話，菊第，你現在做了什麼呢？』模尼開口問說。『你一定做些什麼事情的。』



菊第回答說：「當然我做事情——做有價值的事情，你許會相信；我是管蛋的孩子。我天天帶蛋到那些旅舍去。我也上那浴場去。昨天便在那裏。」

模尼搖搖頭。「我便不行——做管蛋的孩子。不行，我願意做牧羊童子，願意幾千倍。那好多了。」

「爲什麼呢，我倒想知道知道？」

「蛋不是活東西。你不能同它們談話，它們不會像山羊一樣地跟着你跑，看見你來便高興，愛你，懂得你對他們說的每一句話。你無法享樂你的蛋，像我享樂我的羊似地。」

「瞧，不錯，你在這兒一定有了了不起的享樂的！」菊第擲掄地

來了一個客人

三七



來了一個客人

三八

說。「你有什麼樂趣呢？自從我們在這兒坐下之後，你不得不跳起身來六次，去追那隻小羊，不給她墮下崖石去。那便是什麼樂趣麼？」  
「是呀，我歡喜這樣。你知道那美汲，是不是？留心點，留心點！」  
他喊說，一邊跳起身來，追蹤她，因為她喜極地在非常胡亂地跳躍着。

他回來的時候，菊第說：「你可知道另有一個無須你時刻去追蹤，也可使幼小的羊不致墮下崖石去的方法麼？」

「什麼方法呢？」

「在地上打個樁子，把羊的一條腿繫住在這上面；她將拼命地掙扎，但她跑不開去。」





「你並不當真以爲我會對小美汲做這樣的事情的吧！」模尼憤激地喊說，一邊拉她近來，緊緊地抱住了她，好像衛護她，不給她受這種待遇似的。

菊第接着說：「當然，這小羊兒不要你再費多久的心了。她不會再出現幾次了。」

「什麼？什麼？你說什麼，菊第？」

「嘿！你不知道那旅舍主人不想養大她麼？這羊太弱了；他以為牠永不會長成一頭強健的山羊。他要把牠賣給我的父親，但父親不要牠。所以現在他正要殺掉牠，再買我們的阿花。」

模尼驚惶得蒼白失色了。一時他說不出話來；隨即他突然爲

來了一個客人



他拉她來緊緊地抱住她 三圖



那小小的羊兒大聲哭了出來：『不，不，小美汲，他們不會那麼辦的；他們不會殺掉你。我不願有這樣的事；我寧願和你一同死！不！我不能隨他們辦，我不能隨他們辦。』他非常悲痛地自己跌倒在地上，臉兒向下。

『不要再這樣哭下去！』菊第厭煩地說；他把模尼從地上拉起來。『來，起來。你知道這小羊是那旅舍主人所有的，他能歡喜把牠怎麼辦，便怎麼辦。不要再想這事了。這裏我還有別的東西。看看這裏！』菊第向模尼伸出一隻手來，同時他用那另一隻手幾乎蓋住了他在炫示模尼的什麼東西。陽光照射着，那東西在他兩手中非常奇妙地閃耀着。

來了一個客人



來了一個客人

四二

「是什麼東西？」模尼問說，看見那東西會發光。

「你猜！」

「指環麼？」

「不是；不過一類的東西。」

「誰給了你的？」

「給的麼？誰也沒有。我拾得的。」

「那麼，菊第，這不是你的東西。」

「爲什麼不是呢？並非偷來的。我的腳幾乎踏在它上面；否則

無論如何早會踏壞了。所以我也能佔有它的。」

「你在哪裏拾得的？」



「昨天夜裏，在下面旅舍近旁。」

「那定是旅舍裏的人失掉的；你得告訴那旅舍主人。要是你不去告訴的話，我今晚去告訴他。」

「不，你無論如何不能告訴，」菊第喊說。「瞧！我講給你聽，讓你想想看。我正要把它賣給一家旅舍裏的一個女茶房；不過她定得至少給我四法郎，我給你一法郎，也許二法郎，這事情誰都不知道一點兒。」

「我不要！我不要！」模尼發怒地打斷他的話：「上帝聽到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

菊第仰望着天。「太遠了，」他懷疑地說，不過他留心着降低

來了一個客人

四三



來了一個客人

四四

他的話聲。

「無論如何他會聽到的，」模尼堅信地說。

菊第開始感到不自在了。他非把模尼運動過來不可，否則他會破壞了整個計劃。菊第想了又想。

「模尼，」他突然說，「我將答應你使你快樂的事情，要是不向人家說起我拾得東西的話。你不必拿什麼錢；那麼你給這事便毫無關係的了。要是你答應，那我便會勸我父親買下小美汲來，她便不會被殺了。你答應麼？」

那在模尼心中發動了一個艱重的衝突。瞞起寶物的拾得該是有罪的。菊第已放開了他的手；他手中擺着一個聯綴着許多閃



發五光十色的寶石的十字架。模尼知道，這不是失掉便算的區區小東西。他覺得，要是他瞞着不說，事情便等於他自己藏着不屬於他所有的東西一樣。但是，在另一方面，有親愛的小美汲；她要被殺——可怕地被人用刀子屠殺，他不說話是無法防止的。那小小的羊兒那時正親信地躺在她身旁，好像她知道他會永遠保護她似地。不，他無論如何不能讓那樣的事情發生；他得設法救她。

『好，菊第，我答應，』他說，但一點精神都沒有。

『伸出你的手來，擺在上面！』菊第伸出他自己的手來，因為這樣拍了手印，彼此不得翻悔的了。

菊第是很快慰，他的寶物現在是安全的了；但因為模尼變成

來了一個客人

四五



來了一個客人

四六

那麼靜默，又因為他回家的路比模尼的要遠，他想最好便動身罷。他告別了模尼，吹起口笛召集他的兩頭羊，牠們同時早已加入了模尼放牧的羊羣，——然而牠們並非沒有各種的舐觸與曖昧的爭執的；因為費台列斯的山羊從未聽到過對朋友應該有禮的話，而柯勃立司的山羊也不知道在作客時是不該擠去了別個，讓自已獨享那最柔美的草料的。當菊第走下到半山時，模尼也同他的羊羣出發回家了，但他非常靜默，一路上不唱一句歌，也不吹一聲口笛。





#### 第四章 模尼不能唱歌了

下一天早晨模尼來到那旅舍時，是像昨天晚上一樣地靜默而頹喪。他無聲無息地來，帶走了那主人的山羊，隨即開始他登山的行程，從未張開口來唱一個歌；他低垂着頭，看上去好像他在畏懼什麼似地。他時時虧心地向四週偷望，看有沒有人跟在他後面。模尼不再能快樂的了；他講不出所以然來。他覺得他應該快樂，因為他已救了小美汲，於是他試想唱歌，但他不能唱。那天太陽恰巧被陰雲遮住了；他想：當天色晴明起來的時候，他的感覺便會大不相同，他又會快樂了。他走上了山，天便下起不小的雨來。不久

模尼不能唱歌了



模尼不能唱歌了

四八

雨却傾盆而下了，他到那雨崖下面去躲避。

那些山羊也都來立在那石下。那驕傲的黑羊，留心着她光澤美觀的毛衣，竟比模尼先爬了進去。現在她躺在模尼背後，從她舒適的洞隅滿足地向外望着那如注的雨水。美汲立在她的保護人前面，情愛地把她的頭在他膝上摩擦，隨即驚異地抬起頭來望着，因為她發現他竟不給她說一句話，那是非常反常的。他自己的樓色羊也拿前足觸他的腳，叫着，因為他一早晨沒給她說過話。他坐在那裏，沉思地依着他的手杖，這手杖他兩天隨身帶着以防在石上滑跌的，因為在雨天他穿鞋子。今天，他在那石下坐了幾個鐘頭，他有充份的時間來思考。



他把他答應菊第的事想了一遍。事情好像菊第偷了東西他也做下了同樣的事；因為菊第不是爲了這事要給他一點好處麼？他無論如何已做下了錯誤的事情，上帝是不悅於他的了——他在心中感覺到了那個。他很高興：天是黑暗而下雨，他又躲藏在石下；因為他不敢像以前那麼仰望青天的了。他現在畏懼那親愛的上帝。

別的事情也來到了他心中。要是美汲又會在險峻的地方跌了下去，他設法去救她，而上帝却不再幫助他，那便怎樣呢？要是他永遠不能再向上帝禱告，或者永遠沒有希望得到他的救助，那怎樣呢？要是他的腳會滑跌，那又怎樣呢？於是他和美汲要跌下到那



圖四 他把他的回答給菊第的想了一



些鋸齒似的山石上去，粉身碎骨地躺在那裏了。

『啊，不！』他在他苦難的心中喊說；『這不行。』他定須和親愛的上帝恢復友好，這樣他纔能再行禱告，把他一切的苦難傾告給他；於是他便能重又快樂了。他要拋去壓住他的那重擔；他要去把一切告訴那旅舍主人。然而結果呢？結果菊第將不勸他的父親，那旅舍主人便將屠殺小美汲了。啊，不，不，不，不！這事他忍受不了；他說：『不，我不去告訴。我一句都不說。』但那並不使他得救，壓在他心上的重擔是愈弄愈重了。

整整的一天便這樣過去了。他晚上回家正像早晨出來時一樣地沉默；當在旅舍那裏等待着的保娜熱誠地跑出來到他那裏，



模尼不能唱歌了

五二

同情地問說：『模尼，什麼事？爲什麼你不唱歌了？』的時候，他窘迫地旋過身去，說：『不能唱，』便儘快跑去了。

在樓上房間裏，保娜對她姑母說：『只要我知道那牧羊童子出了什麼岔子纔好啊！他是改變得我簡直不認識他了。要是他會再唱歌啊！』

她的姑母說：『這種壞天氣說不定把他的興致破壞了。』

『什麼事好像全都出了亂子。讓我們回家去罷，姑媽，』保娜請求說。『我們的好時光都已過去了。最先我失掉了我美觀的十字架，什麼地方都找不到踪跡；隨即這落不完的雨便來了；現在呢，甚至那牧羊童子的快樂歌聲都沒有聽了。讓我們回家去。』



「但是我們得把這裏的事情辦完的啊。我們無法脫身。」她姑母說。

下一天早晨天又是陰霾而多雲，雨不稍停斷地下傾着。模尼正如度過上一天一樣地度過了這天。他坐在崖石下面，他的心思在同一的圈子裏想來思去。他一達到這樣的結論：「現在我願意去懺悔過錯，這樣我纔能重又崇敬上帝。」他總看見那小羊兒在屠刀下面，於是全部的衝突又從頭開始起；這樣，所以黃昏來時他是十分疲憊了，在那傾注的雨中毫不經意似地緩步回家。

他經過那旅舍的時候，那旅舍主人對他喊說：「你能走快一點麼？你看山羊都淋得多濕了。唉，你近來爲了什麼變了這樣兒？」

模尼不能唱歌了

五三



這種暴躁的話以前從未從那旅舍主人的口中對模尼說過。相反，那主人常對那牧羊童子表示特別的友誼的；但現在他被模尼的變樣激惱了，否則便是心經不好，因為保娜已把她失掉寶石的事告訴了他，並且申說：那寶石只能失掉在旅舍裏面，或者就在旅舍門前，因為她那一天只爲了聽那牧羊童子的歌離開了一下旅舍。聽人說出那麼值價的一件東西會在這旅舍裏失掉，而且迄未歸趙，這極端地惱怒了那主人。上一天，他把旅舍裏的僕人統統召了攆來，搜查他們，恐嚇他們，最後還立出了給與找到的人的賞格。全個旅舍被這事件擾得亂極了。

模尼經過那旅舍前門時，保娜正在那裏等候他，驚訝着他爲





什麼還沒找到他的歌。

「模尼，模尼！」他喊；「你當真便是以前常常經過這裏，從早到夜唱着——」

「天色此青青，

使我喜欲狂」

的那童子麼？」

模尼聽到這話，這話給了他一個深刻的印象，但他默不作答。他覺得他整天跑來跑去唱歌，精神像歌一樣快樂的時候，給現在比起來，真是不同的了。那些日子還會再來麼？

下一天早晨，他爬上山去，像上一天一樣地愁鬱而沉默。雨是

模尼不能唱歌了

五五



模尼不能唱歌了

五六

停了，但濃霧籠罩着羣山，黑雲滿佈天空。模尼在崖石下面，被苦惱的思想所痛心着。向午時，天起始清明起來。天色愈變愈暢亮，模尼走出石洞，四向眺望。山羊們重又愉快地跳來跳去，那小羊兒在陽光中頑皮地嬉躍着。

模尼立出在那教臺上，眼望着那天頂與羣山在逐漸清明起來。當陰雲絕跡，青日照耀的時候，這在模尼看來好像那親愛的上帝在從天上下望着他。突然事情在他心中似乎成爲非常清楚了，他知道了他必須做的事情。他不能再在心中藏匿着那罪過了；他覺得他無論如何得把它去掉。於是他捉住了那愛嬉戲的小羊兒，把牠抱了起來，溫柔地說：『啊，我的美汲，我可憐的小美汲啊！我自



然盡了力做；但這是罪過而不端的。現在你必須死了。啊，啊！我怎麼受得住！』他隨即開始傷心地號哭，連話都說不下去了。

那小羊兒發了一聲悽傷的喊叫，竭她可能地緊鑽在他臂下，好像要躲藏，給他在一起纔平安似地。他把她舉到他的肩頭。

『來，美汲，』他說；『我再來把你負回家去一次。也許不久我便沒有你來負了。』

當他們一隊跑到旅舍那裏的時候，保娜又在等着。模尼把那小羊兒和那老了的黑母羊留下在羊欄裏。於是，代替了繼續走下山去，他跑到那旅舍，正要進去了，這時那小姐却喚住了他。

『模尼，你還沒找到你的歌兒麼？那樣滿臉愁苦的，你到哪裏

模尼不能唱歌了



模尼不能唱歌了

五八

去？

『我有事情報告，』模尼回答說，並沒把眼睛舉起來。

『報告麼？什麼事告訴我，好不好？』

『我得見那主人。有點東西找到了。』

『找到了什麼東西？我失掉了東西——一個很美觀的十字架。』

『就是這東西。』

『你說什麼？』保娜驚訝之至地喊說。『一個有發光寶石的

十字架麼？』

『是，一點都不錯。』



『在哪裏，模尼？把它給我。你拾得的麼？』

『不；柯勃立司的菊第拾得的。』

保娜要知道菊第是誰，他住在哪裏；正要派人立即到柯勃立司去拿那十字架。

模尼說：『我去；要是那十字架還在他手裏的話，我便拿來。』

『要是還在他手裏！』保娜喊說。『爲什麼會不在手裏？模尼，這一切你怎麼知道的？他幾時拾得的，你又怎麼聽到的呢？』

模尼目注着地上；他不敢說出這件事的來由以及他非到不得不說便幫助着隱匿的情形。

但保娜對他是非常和善的。她領他到屋旁，和他一同坐在一

模尼不能唱歌了



模尼不能唱歌了

六〇

株斷樹的殘幹上，重又斷然地說：『來，模尼，告訴我這事怎麼來的。我要你把全部事情都告訴我。』

模尼於是得了勇氣，開口了。他把關於他爲了美汲的緣故的內心衝突；他怎樣完全因此而成爲那麼哀愁，不敢想起上帝；他又怎樣不能再忍受下去，決心要說——把全部的故事都講了。

於是保娜給與他友誼的勸告，說他應該當初馬上便來報告，但他現在這樣率直地把什麼都告訴她却是對的，他無須懊惱。她說，他可以答應菊第，她一經重又拿到那十字架，便給十個法郎。

『十個法郎！』模尼驚訝地重說，記起了菊第以前要把那十字架出賣的話。他便立了起來。他要當夜回頭到柯勃立司去，如果



拿到了那十字架，他明天早上拿來還。於是他離開了這裏，一路跑，路實感到：他又能縱身跳躍了，那重擔是不再壓在他心上了。

到了家，他只告訴他祖母說他在柯勃立司有點事情，立即動身趕路。菊第正在家裏，他便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訴了他。起先菊第對他非常發氣，後來覺得現在再隱瞞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便把那十字架拿出來，一邊問說：『她把什麼來給我交換呢？』

模尼是把回答準備在口邊的：『十個法郎。你瞧，誠實的行爲給你最好的報酬，你以前不是只希望偷偷地賣到四個法郎麼？但錢是可靠的。』

菊第吃了一驚，悔恨他當初沒有立即把那十字架拿到旅舍



模尼不能唱歌了

六二

去，否則結果便不會像現在一樣，他良心上一一定會感到光明正大。事情會全然不同，但現在是來不及了。他把那十字架給了模尼；因為天色已經黑透，模尼便慌着回家了。





## 第五章 模尼又唱歌了

保娜留下了吩咐，叫早上早一點叫她醒來。她要在那牧羊童子來的時候和他見面，親自和他解決。上一天晚上她去和那旅舍主人談了許久，帶了滿足的形容走出了他的房間，好像她已和他協議定了什麼悅意的事情似的。

模尼早上同着他的羊羣上山來時，保娜喊他說：『模尼，你現在能唱歌麼？』

他搖搖頭。『不能唱。我老想着可憐的小美汲，不曉得她還有幾天和我在一塊。我此生是永遠不再唱歌的了，但這裏是那十字

模尼又唱歌了



模尼又唱歌了

六四

架。」說着，他把他祖母爲他千包萬裏地包紮好了的那小包給她。保娜打開小包，拿出那寶石來，細細地檢視着；這確是她有閃閃的寶石的珍貴十字架，一點都沒弄壞。

「唉，模尼，你使我非常快樂。沒有你，也許我永遠不會再見到我的十字架的了。所以我也要使你快樂。你去，把小美汲領了；她現在是屬於你的了。」

模尼呆望住了那小姐，好像他不能懂得她話的意思。最後他口吃地說：「但，但怎麼——美汲怎能屬於我呢？」

「怎麼麼？」保娜說，微笑着。「我昨夜向那旅舍主人把她買了來，我今天把她送給你。你現在能唱歌了麼？」



「喔！喔！喔！」模尼喊着，像瘋狂似地奔到那羊欄去。他拿住了那小羊兒，把她緊緊地抱着。於是他奔跑回來，向那小姐伸出了手，幾次重複說着：「我謝你千千萬萬次！願上帝酬償你！只要我能為你做點什麼事情啊！」

「那麼便唱你的歌，讓我們來聽聽看，是否還是那原來的聲氣。」保娜說。

於是模尼便提起了嗓子唱，他一邊爬上山去，一邊他快樂的歌聲在那山谷中那麼清脆地發響着，在那旅舍裏的人個個都注意它，許多還未起身的人都在枕上轉側，說：「好！那牧羊童子又快樂了。」

模尼又唱歌了



模尼又唱歌了

六六

他們都高興聽他再唱歌，因為他們歡喜那清晨時的歌聲，這歌聲對於幾個人是起身的記號，對於另外的是得知再可小睡一下。模尼從那第一個突出的崖石上向下眺望，看見那小姐還立在那旅舍門前的時候，他跑出了幾步，竭力高聲唱着：

「天色此青青

使我喜欲狂。」

整天中只有愉快的歌聲從他口中發出來，而那些山羊們也像感到這是一個快樂的日子，以前從未有過地跳來又躍去。太陽是那麼地晴明，天色是那麼地青青，大雨後的山草那麼地碧綠，花兒那麼地燦爛，模尼以為他從未看見過這樣地美麗的世界。他整



天把那小羊兒緊緊靠在身邊，爲牠揀摘最柔美的草，手餵着牠吃，一邊一遍又一遍地說：『美汲，親愛的小美汲，你不會被殺了。你現在是我的了；我們兩個大家活到幾時，你便將和我一同上山到幾時。』

晚上模尼唱着快樂的歌回來，他把那黑山羊領入羊欄之後，他抱起了那小羊兒；此後她是要和他一塊回家的了。美汲看上去也非常滿足，緊靠着他，蟄伏着，好像她自己覺得這樣最安心，最妥善似的；因爲他常待她比她自己的母羊還要溫柔哩。

模尼擁着那小羊兒來到家裏的時候，他的祖母不知道他幹着什麼事。他的『這是我的，祖母；這是我的！』的叫喊絕不能使她



來回歌的樂快着唱尼模上晚 五圖



明白。但模尼不能停下來說明一切，他先奔到那羊欄去，在緊靠他們自己的山羊旁邊，爲美汲備好一個好的舖位，使那小羊兒不致孤單。

「好，美汲；現在在你的新家裏好好地睡罷。你以後常有一個好舖位。我將天天爲你把它弄得清清淨淨的。」

於是跑到莫明其妙的祖母那裏去，他們一邊坐着吃晚餐，他一邊把整個的故事講給她聽，——講到他愁鬱苦難的那三天，以及這一切的快樂的結局。他的祖母注意地聽着，他講完之後，她真摯地說：「模尼，這經驗你得時常記在心上。要是你信仰着那仁慈的上帝，開頭便不做錯，那麼以後一切便都會順利的。現在上帝已

模尼又唱歌了



模尼又唱歌了

七〇

「給了你遠過於你所應得的救助，你得一生不忘懷它纔是。」模尼是非常有把握，他不會忘懷的。

他睡覺之前，他不得不再跑到那羊欄去，證實那小羊兒的確屬他所有，是睡在牠的舖上。

菊第如約地拿到了十法郎，但那並未完事。他到那旅舍去時，他被送到旅舍主人那裏，主人給了他一頓嚴厲的教訓。但最壞的是，那以後一有東西失掉的時候，立即被疑爲賊的總是菊第。他不再能平靜的了，因爲他時常驚恐着爲了自己並未做過的事情而受懲罰。

模尼的小羊兒旺盛地發育了起來，成爲健強的了，那牧童整





個夏季繼續着唱歌。但常在他舒適地展開了四肢躺在那教臺上的時候，他回想起在那兩崖下面的那苦難的日子，他對他自己說：『無論如何不能再有那樣的事情了。』

但當他在那樣的回想中出神得過久的時候，那些山羊們裏面便會有一頭跑來，用詢問的鳴叫喚他醒來。

沒  
有  
朋  
友



## 第一章 一個毫無用處的孩子

從背面登上西里司山的旅行者，會立即發見他自己走到了  
一處有清新而鮮豔的綠草平鋪在山坡上的處所。那地方是那  
地景色美絕，人會感到一種引誘，想去加入那些和平地吃着草的  
牛中，間俯下身去和牠們一同吃那柔嫩的綠草。那清潔飽食的牛  
羣跑來跑去，發出悅耳的音樂合奏聲；因為每一頭牛身上縛着一  
個鈴，這樣纔可使人從那聲音上知道牠們中是否有向着那崖邊  
跑得太出的，崖邊上險峻的絕壁隱匿在那些小叢林中，一失足便  
會送掉了性命。當然，有一羣孩子守牧着那些牛，但鈴也是必需的，



鈴聲叮叮是那麼地悅耳，沒有了便會是一件可惜的事。

小小的木房子點綴着那山坡，隨處有汹涌的河流順着山坡翻騰而下。沒有一座村舍是建築在平地上；好像它們被人怎麼一來投擲到山上而貼住了在那裏似的，因為它們怎樣能建築在這傾斜的山坡上這件事，是難於理解的。從山下的那大路上，你望見它們暢曠的走廊和小小的木階，你許會以為它們座座都是一樣地潔淨而爽適；但當你走近它們一點的時候，你便會注意到它們在性質上却非常不同。

那最前的兩座村舍是一點也不相像。它們之間的距離並不是很遠，但它們却不相往來的，因為鄰近一帶最大的那條名叫清溪



的河流恰在它們之間沖下山來。在最前的那一座村舍中，所有的  
那些小窗，甚至在天氣頂好的夏天，都緊閉着，除了從那些破碎的  
玻璃中流進的以外，從沒有新鮮空氣進去，而且爲了抵禦冬日的  
寒冷的侵入起見，所有的碎孔都用紙糊住了，從碎玻璃中流進的  
空氣也是有限之至。屋外的木階有許多地方都已壞了，那走廊是  
在這樣的一種破毀情狀中，那許多在那上面爬來爬去翻上跌下  
的小孩，一定會斷了臂或折了腿。但那些小孩身體倒是非常健康，  
雖然模樣是污穢不堪，他們的臉上滿是污垢，他們的頭髮從未被  
木梳碰過。這些小頑童中，有四個整天在這裏爬行着，到晚上又加  
入了四個年紀較大的，——三個強壯的男孩和一個女孩，——



他們白天都在做工。這四個也沒有一個說得上整潔，但他們看上去比那年紀較小的却好了一些，因為他們至少都能自己洗身的了。

對岸的那小屋却另有一個非常不同的風度。即使在你走上那木階之前，一切都看去那樣地又清潔又整齊，你會以為這一塊地一定和對岸的那一塊不同。那木階每一步時時都像剛纔擦抹過似的，在那走廊中，有三盆怒放的石竹，整個夏季花香從那些窗中隨風送入室內。明淨的小窗，洞開着一扇，以迎入山中的清新空氣；室內可以看見一個婦人，雖然在她潔淨的黑帽下的頭髮已皓白如雪，人却是又康健又活動。她時常做着補綴男衫的工作，這男



衫的質料是堅牢而粗糙，但她老是非常留心地洗的。

那婦人本身看去是那麼地整而且潔，使人發生幻想，以為她一生從未觸碰過什麼不潔東西。這是文生士太太，那笑面力強的年青牧人弗郎士·馬丁的母親。弗郎士·馬丁整個夏季住在山上的小茅舍裏做乳餅，只在深秋時回到他母親的屋子裏來，和她同過冬天，在附近的山下牛奶棚裏做牛油。

因為在那野溪上並無橋樑，那兩座村舍不相往來，文生士太太對於別的住得較遠的人們，比對於就住在對岸的這些鄰人，要熟悉多了；因為她不常望到在對岸的他們——那景象是不使她喜悅的。鮮潔的溪水既近在門前，孩子們的臉兒却那麼污黑，襤褸



的衣服那麼穢垢，她看見了，會不以為然地搖頭。她歡喜在蒼茫的暮色中欣賞那走廊上的紅色石竹花，或下瞰從她屋前向下伸展到那溪谷的那綠草的斜坡。

對岸的那幾個被忽視的孩子是大家叫他「稀草的傑沃」的那個人的兒女，他常被人雇到別處去做乾草或伐木，或荷負重物到山上去。他的妻在家裏當然有許多事情要做，但她好像以為那麼多的孩子是無法弄得整整齊齊，而且一到孩子長大一點的時候，一切都會自自然然地改變好來的。所以一切她都聽其自然；而在那新鮮純清的空氣中，孩子們身體却都康強，在木階上在地爬來爬去倒也歡樂無盡。





在夏季那四個年紀較大的孩子整天在外牧牛；因為在這裏半山的牧場上，並不像在峻高的阿爾卑斯山上一樣，整個的牛羣不是由一二個牧童放牧的，每一個農人不得不自行雇用牧童去照顧他自己的牛。這造成了那些男女孩子的愉快的時機，他們把那悠長的日子全費在一起在那寬曠的綠田中惡作劇與戲樂上面。有時傑沃的孩子們被雇到那山下溪谷中去，去除種植馬鈴薯的地上的雜草，或做別種輕鬆的農場工作。他們這樣在夏天維持他們的生活，此外又把不少的錢帶回家來，這筆錢他們的母親能作為很好的用處；因為老有着那四個小口得養活，以及所有的孩子們的衣服得縫做的。這一家是窮到連一頭牛都沒有，雖然在鄰



近一帶幾乎沒有一個農人不自己有着石頭，無論他所有的那塊田地是怎樣地小。

稀草的傑沃是從他的田地上的草梗稀少到養不活一頭牛的這事實上得了他的名字的。他只有一頭山羊和一塊馬鈴薯地。從這一點家產上，那做妻的不得不掙扎過了夏天，預備那四個小孩子的衣食，有時工作缺少，還得預備大孩子中的一二個的衣食。那父親在冬天有時也回家來，但他沒有什麼錢帶給他的家人，因為他的屋子和田地都是那麼地重抵了出去的，他終年還不清的。一到他賺得了一點錢的時候，債主便會來全數拿了去。

所以那妻的生活是艱苦的，——因為她處理家務毫無秩序，



又不善做任何工作，生活是格外艱苦。她常跑出去，立在那頹壞的走廊上；走廊的板都鬆散着快要掉下去了，她却代替了拿個鎚子來把它們敲敲牢，望着對岸的那窗戶明淨的整潔的小村舍，抱怨地說：「是呀，她是正好整理擦抹的，——她沒有別的事情做；可是在我，事情却全然不同了。」

於是她便憤怒地轉身走進那狹悶黝暗的室中，把她一肚皮的憤怒，發洩在第一個跑過她面前的那個人身上。這人常常恰巧是一個十歲或十一歲的男孩子，他不是她自己的孩子，自從嬰孩時代以來一向住在她家裏的。這個只被人叫作「蠢羅提」的小的人兒，是那麼地身體瘦削而面色憔悴，人會把他看作還不到



八歲大的。他害羞畏縮的態度使人難於說明他實際上究竟是那一種的面貌，因為當無論什麼人對他說話的時候，他從不把他的視線移開地面。

羅提從未見過母親；他還沒滿二歲，她便死了，不久之後，他的父親在一天黃昏時分從山上回來的途中，遭遇了意外的不幸。他跑了很遠的路去收集乾草，在尋覓回家捷徑之際，却失足從峭壁上跌了下去。這一跌使他成了跛子，那以後他除了織編草蓆之外，是不適於做任何其他工作的了，織編好的草蓆他去賣在西里司山上的那大旅館裏。小羅提從沒看見過他的父親不是膝上鋪着一條草蓆，坐在一條矮橈上的。那個人隨就得了「跛子羅達夫」



這名字了。現在他是已經死了六年了。在妻死後，他便在傑沃家裏租下了小小的一角作爲他自己和兒子的睡覺地方，此後那孩子便永遠住下在那裏了。村中付給羅提作爲他生活費的那幾個辨士，對於傑沃的妻是樂得收納的；而在父親死後，他臥室中空餘出來的一點地位，便急切地被奪了去給她自己的二個兒子睡覺了，他們曾有一時簡直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的。

羅提生性是個害羞，安靜的孩子。他的父親，在失掉了妻又加上自己成爲殘廢的不幸之後，精神完全失去了，在他遭遇不幸之前他本來是不大說話的，以後他却甚至更爲沉默了。

所以小小的羅提會一整天一坐在他父親身旁，聽不



到一句話，自己直到很大了纔學習說話。他父親死後，他便完全屬於傑沃的家庭的了，他簡直從不說話。任何人都辱罵他，任何人都把他推來拉去，但他從不想到抗拒；打架不是他天性所好的。那些孩子歡喜怎樣對待他便怎樣對待他，除了他們的凌辱之外他還得忍受那女人的咒罵，在她對着對岸的那整潔的小村舍發氣的時候，咒罵也便格外厲害。但羅提並不變叛，因為他感覺到整個的世界既全在與他爲難，那麼變叛會有什麼用處呢？因為這種關係，這孩子是漸漸地成爲這麼地羞縮的了，好像他絕不注意他四週一切的變化，無論什麼人對他說話的時候，他常常連回答都不給一個。實際上，他好像老在找尋一個洞穴，他可以爬了進去，永遠



不會再被人們發現。

因之那幾個大一點的孩子——喬潑，漢士，猶里，和女孩梨雪，常對他說：「你是怎樣蠢的一個羅提啊！」那四個較幼小的孩子，一到會講話的時候，便起始照樣說他。因為羅提從未試想過否認這話，所有的人們也都漸漸地臆斷着這話定是不錯，於是他在鄰近一帶便只以「蠢羅提」聞名了。而實際上也好像這孩子什麼事都不能像其餘的孩子那麼做得當的。要是別人差派他和別的孩子一同出去牧羊的話，他便立即尋覓一列叢密的小樹，把身體隱匿在它後面。他坐在那裏，恐懼得戰慄着，因為他能聽見那些孩子都在搜尋他，叫喊他去參加他們的遊戲。那些遊戲總以一大



圖一 他厚一列叢密的樹把身體隱匿在牠後面





場或輕或重的毆擊作結的，那毆擊上面羅提絕無例外地總是最吃虧，因為他自暴自棄地並不衛護自己，實際上對那許多強大的孩子也無法衛護自己。所以他偷偷地溜了開去，儘快躲藏起來；同時他所守牧的牛便都任意漫走開去，吃着鄰人田地上的草。這當然發生了糾葛，於是個個人都同意羅提甚至在牧牛這工作上也還嫌太蠢，不再有人願意雇用他了。在農場工作上也有同樣的煩難。孩子們被雇了做去除馬鈴薯地上雜草的工作的時候，他們引爲最好玩的事情，是拿一束一束馬鈴薯花擲來擊去——這使時間過去得格外快些，——當然個個都把自己集得的儘量還擲回去的。只有羅提一個人並不還擊，却只急切地向四面瞻望究竟



誰擊着了他的。這正是使別的那些孩子覺得有趣的事；於是，在叫喊與狂笑之中，他四面都被擲擊着，——他頭上，背上，或其他花束會擊打到的部分。但別人一邊擲擊，一邊有時間工作的，羅提却不工作，只閃避開去，匿身在成叢的馬鈴薯後面。所以在這工作上他也是失敗，於是男女老幼都一致同意：羅提太蠢，什麼工作都做不來；羅提永遠不會有什麼出息。因為他半個辨士都賺不到，而且永遠沒有出息，他自然被傑沃的妻那麼樣地對待了。她自己的孩子們常常不能飽食，所以老碰到羅提什麼都吃不到，人家對他說：「你能賺一點來的；你年紀是夠大的了。」

他實際上怎樣地生存着，這沒有人知道，甚至連傑沃的妻也



不知道；但他却總有方法過度日子。他從未乞食過；他不願乞食；但當他不敢舉起眼睛，更不敢開口要求什麼東西，偷偷地跑過門前的時候，許多好心腸的婦人會拿出一片麵包或一個馬鈴薯來給這可憐，挨餓的孩子。他出生以來從未飽食過，但這在他，倒不像從別的孩子們那裏所受的嘲弄和虐待那麼地難堪。他漸漸地長大起來，對於他們的取笑也便格外敏銳地感覺着，他時時刻刻都在想念着竭力逃避他們的注意。因為人們從不看見他參加別的孩子的工作或遊戲，他們就此以為他是沒有能力做別的孩子所做的工作，他們宣告說，他是一天蠢似一天了。



## 第二章 山頂的牧場上

一天晴朗的夏日午後，羣蠅愉樂地在日光中飛舞的時候，所有那山村的男孩女孩們都那麼興奮地在奔來跑去，顯然那一天正要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他們裏面年紀最大的喬潑是那集合的領袖，當所有的孩子都已集合在一起的時候，他便宣佈說，他們現在動身到山頂牧場上的那牛奶棚去，因為這正是舉行「乳餅會」的日子。但動身之前他們不得不先行決定：別人都去赴會的時候，誰將住在下面守牧羣牛。當然那是一個難決的問題，因為沒有人願意爲了別人的緣故而自己犧牲，留在下面的。猶里提議說



他們可以暫時叫羅提照顧那些牛，而且爲了使他時刻懷念着他的責任起見，他們最好在事前先把他打上一頓。大家都贊同他的提議，有幾個領袖正預備出發去找覓那被戲弄的孩子了，這時梨雪尖銳的聲音却壓倒了別人的聲音響了起來：「我想猶里的主見是一個蠢的想頭，因爲我們回到家去發現走失了牛，倒霉的還是我們大家。你們不以爲，要是羅提守牧兩頭牛還嫌太蠢的話，他竟會突然伶俐起來，照顧得了二十頭的吧！我們定須抽籤，我們裏面一定要有二個和那些牛一同住在這裏。這是惟一的辦法。」

梨雪的論調是動聽的。大家都接受了她的忠告，其中三個便抽定了留在下面，猶里本人也是抽到了那不幸的籤的人裏面的



一個。他囁嚅抱怨着，從歡樂的羣衆那裏旋過身來，在地上坐下了，——另外的那二個坐在他旁邊，——同時其餘的孩子們都吶喊着，喧笑着，充滿着希望，飛也似地跑上山去了。

弗郎士·馬丁常常把舉行「乳餅會」的日子，的來臨通知那些孩子們，在那些孩子們一面，他們惟恐他許會忘却，也從不忘記提醒他的，因為這對他們是一個難得的佳節。這天是弗郎士·馬丁修整他新鮮的乳酪，把乳酪在圓形的木架裏面壓過之後，做成軟塊的日子。上面加了重壓，一部分的乳酪便會像一條長而白的香腸似地，從那模型的邊頭被壓了出來。這被那好心腸的酪坊主人修掉了，折成小塊，分配給那些孩子。這種乳酪分配的節日，夏



季中每二星期舉行一次，次次都被高聲的歡呼所歡迎着。

那些孩子們正在決定他們的辦法的時候，羅提早已躲藏在一個巨大的薊叢後面了。他不出一些兒聲息，不動一動，直到他聽得那整羣的人衆在飛跑上山去的時候；於是他非常謹慎地向外窺望。抽籤決定了留在下面的那三個孩子背向着他，唉聲嘆氣，怨言不斷地坐在地上。其餘的孩子們已上山走了不少的路了；他們的歡樂的呼喊聲從上面傳送下來。聽見了他們的歡呼的羅提，突然被一種也去參加那乳餅會的強烈的慾望所支配住了。他偷偷地從那薊叢背後走了出來，對那三個抱怨着的孩子投了迅捷的一瞥，隨即輕柔得像一隻伶鼬似地溜上山坡去了。



爬上了那最後一個斜崗，他跑到一塊滿鋪着新鮮的綠草的  
小小的高原，那牛奶棚便在這裏；緊靠着屋旁，清溪在翻騰着流下  
山坡去。牛奶棚的門前，立着圓臉兒帶笑容的弗郎士，對着男女孩  
子竭力參加那歡會的奇特的擁擠傾軌的模樣在發笑。他們都已  
到達了那牛奶棚，爲了分配開始時站得近一點起見，現在正在互  
相竭力擠軌前去。

「文雅點，文雅點，」弗郎士笑說；「要是你們統統都擁進了  
屋子的話，我要沒有地位修切乾酪了，那是你們的損失。」

於是他拿了一柄堅利的刀子，走到他早已預備好在桌上的  
那巨大的圓圓的乳餅那裏去。他迅捷地切去了邊頭的乾酪，帶了





雪白的一長卷走了出來，把它分成小塊，遞擲到四面去，有時從那些比較高大的孩子的頭頂上遞擲給擠不上前的小孩子——因為弗郎士·馬丁要在他的分配上弄得平均而又公正的。

羅提立在最外面的那一排上，他試着擠上前去的時候，他時刻從東面受到一拳又從西面吃着一掌。所以他從這邊到那邊又從那邊到這邊地跑來跑去；但弗郎士·馬丁一點都看不見他，因為總有比較高大強壯的孩子擠在他前面。最後他從高大粗蠻的喬潑那裏吃到了那麼凶猛的一拳，他在立定脚跟之前幾乎翻了一個筋斗，遠遠地被撇在一旁。他看見分配是快告結束了，他是連得到一小片乾酪卷的希望都沒有的了，所以他不想再多吃幾拳



的了。他獨自走開去下那山坡，山坡上立着幾株幼嫩的杉樹，他就  
在樹下坐下了。這些杉樹中最高的那一株上，一隻小鳥兒在對着  
明淨的天空愉快地細聲叫着，好像世界上除了青天與陽光之外  
便什麼都沒有似的。

傾聽着那快樂的歌聲的羅提，幾乎忘却了。一刻前他的苦難  
了；但他不能自己地有時要望到牛奶棚那裏去，孩子們在那裏一  
邊繼續地發着呼喊與喧笑的声音，一邊互相追逐，試想從別人那  
裏搶過幾塊乾酪來。羅提望着他們一口一口咬下那美味的乾酪，  
他嘆着氣，對自己說：『啊，只要我也能嘗一嘗味兒啊！』因為他從  
未吃到過一口乾酪卷；以前他甚至從未過像參加集會這麼大



的敢膽的。但即使他像今天一樣鼓集了全身的勇氣，對他還是毫無利益，所以他得到這個傷感的結論：他此生將永遠嘗不到乾酪捲的味兒。這想頭對他是那麼地喪氣，他不再聽到那小鳥的歌聲，只十分無望地坐在那樹叢下面。

現在牛奶棚那裏的宴會是結束了，那些大吃了一頓的孩子們，蜂擁着走下山坡來，個個都想跑在別人的前面，他們爭先恐後的急切，發生了不少的爭執，在傾斜的地方都滾着下去。漢士吶喊着走過那一叢杉樹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半隱匿在樹下的羅提。

他喊說：『老鼯鼠，滾出來！給我們一起玩去！』羅提明白他同他們『玩』他們所希望的是什麼。



他們要他像木塊一樣地立着，這樣他們可以跳過他的身體。每次跳都常把他打倒，他千萬倍寧願住在他的小小的隱避之處的；然而他知道，要是他不服從他們命令的話，他們將怎樣來對付他，所以他順從地跑出來了。

漢士對他吆嚨着說：『你得了多少乾酪捲兒？』

羅提回答說：『一塊也沒有。』

『真是蠢貨！』漢士格外高聲地吆嚨着。『他上山到這裏來顯然是想得到乾酪捲兒的，後來他却得不到半塊，走開了！』

他們從四面對他喊說：『你這蠢羅提！』那些大的孩子便開始跳撲他，於是他困難地竭力設法一被撲倒便趕快站住。有時他



會同他們一大羣一起滾下山去，他們繼續着下滾，直到偶然的阻礙物重又使他們立起身來。他們喧噪着走下山坡之後，他們都向不同的方向奔跑了去，個個都去尋找他自己的牛。羅提偷偷地逃跑了，給所有的他們離得遠遠地，因為現在他已準備了從那三個未能參加『乳餅會』的不幸者那裏，接受爲了私逃而給與的，甚至格外凶惡的對待了。他溜下山去到那潮溼的洞裏，把身體蟄伏了下去，這樣纔可使山上山下都看不見他。

那潮溼的洞是一處窪地，夏秋二季有水集積在這裏，把那塊土地弄得潮溼溼的。現在它却是非常乾燥的了，——一個愉快的地點，在這裏，佳美的深紅色莓實在和暖的陽光中成熟着，陽光曬



照在那窪地的邊頭。但羅提在那些屋子以及牧童的鄰近地方，總是戰慄着，因為牧童們隨時都可發現了他，重溫他們的虐待的。他坐在那裏，聽見一點聲音便發顫着，因為他不住地想着：『現在他們追來了。』忽然他心中充滿了那杉樹下的僻地和樹上細聲歌唱的小鳥的愉快的記憶了。他感到無可抵抗的引誘；他定須回到那地方去。

他用盡平生之力，奔上山去，足不停步地一直跑到那杉樹叢邊，溜進了樹下。在這僻隱地，惟一的出口是在向外對着溪谷的那一面，所以他覺得藏匿得非常安全。他的四週一切都是非常沉寂；沒有聲息從山下傳來；只有那小鳥兒還在細聲發着牠愉快的歌。



聲。太陽在沉落下去；雪蓋的高峯起始生氣盎然地發着紅光，整個草色青青的峻嶺上映滿着金色的夕照。羅提在靜默的驚訝中環望着四週；一種說不出的平安舒適的感覺來到了他心中。在這裏他是安全的；在任何方向都看不見一個人，聽不到一點人聲。

他在那裏坐了許久，真願意永遠不再離開這裏，因為他有生以來從未感到這麼愉快過。但他聽到沉重的腳聲在從他背後牛奶棚那裏過來。這是那牧人；他手拿着一個小水桶在走過來；也許是到那溪邊去汲水的。羅提竭力做得像一隻老鼠一樣地靜寂無聲，因為他是那麼地慣於被任何人辱罵取笑的了，他以為那牧人也會做同樣的事情，或者至少會把他驅逐了開去。他在樹下身



縮做一團；但樹枝却發出了息息的聲音。弗郎士·馬丁聽了聽，隨即走過來在樹下看望著。

「你在那裏，半個身埋在地下，幹些什麼？」那牧人微笑着臉問說。

「不幹什麼，」羅提用了畏懼到顫動的微弱的聲音回答。

「孩子，走出來！你無須害怕，要是你並沒做下了錯事。你爲什麼躲着呢？你是帶了乾酪捲兒溜到這裏來，要太太平平地一個人吃麼？」

「不；我沒有乾酪捲兒，」羅提說，依舊顫抖着。

「你沒拿到麼？爲什麼不拿呢？」那牧人問說，語氣是別人以





怕害須無你來出走子孩 二圖



前對羅提說話所從未用過的，在他心中喚起了一種完全新鮮的感情，——對於一個人類的信賴心。

他一邊從他藏匿的地方立起身來，一邊回答說：『他們把我擠開了。』

『在那裏，現在，』那友好的牧人繼續說：『我至少看得見你。走近一點來。他們擠你開去的時候，你爲什麼不衛護你自己呢？他們統統都互相擠軌的，但個個都設法輪流到了，你爲什麼不呢？』

『他們力氣都比我大，』羅提這話說得那麼地使人確信，弗郎士·馬丁在這事上不能再提出什麼更進的論辯的了。他現在細細地打量着那孩子，孩子立在這壯健的牧人面前正像一枝小



杖在一株大棕樹前面。那健強的人憐憫地下望着那瘦削的小人，他看上去實在像只有皮和骨的；從那蒼白，瘦削的臉上，兩顆大眼睛羞澀地向上望着。

那牧人問他：『你是誰的孩子？』

『沒有人的，』是那回答。

『但你一定在什麼地方有個家的。你住在哪兒？』

『給稀草的傑沃一同住。』

弗郎士·馬丁這纔明白了。『喔，你原來便是那個傢伙，』他說，好像記起了什麼事；因為他常聽人說起蠢羅提，他是對誰都毫無用處，連守牧一頭牛也還嫌太蠢呆的。



『跟我來，』他同情地說；『你同傑沃住在一起，怪不得你生得也只會一莖小草了。來！乾酪捲兒是全分完了，但我們會找到一點別的東西。』

羅提不知道他正要碰到什麼事情。他跟隨着弗郎士·馬丁，因為別人吩咐他這樣做，但好像他正在去到什麼快樂的境地，那在他却是完全新鮮的事了。弗郎士·馬丁走進了那村舍，從一個高高的架子上拿下一塊圓形的麵包來，他用刀橫過那一整塊切下了一大片。隨卽他跑到室隅像一堆黃金一樣發着光的那奶油大球去，切下了慷慨的一片。他把這勻塗在那麵包上，於是把這塗了厚厚一層奶油的麵包片遞給羅提。從出娘胎以來那孩子從未



有過這樣的食物。他呆望着它，好像這不能屬於他似的。

「到屋子外面去吃；我得去汲水。」弗郎士·馬丁望着那孩子臉上瞬間着的眼睛所表現出來的那驚喜的表情，說。羅提服從着。他坐在屋外的地上，當那牧人走上清溪那裏去時，他在那麵包上咬下了一大口，接着一口又是一口，他不能明白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美味的東西，他怎麼會吃到它，咬去了許多怎能還剩下不少，——因為這是巨大的一片。晚風溫柔地拂弄着他的頭，把那些幼嫩的杉樹吹得搖來擺去，小鳥兒仍坐在樹頂的枝上，把歌聲送入這金色的晚天中。羅提的心中滿孕着說不出的快樂，他覺得自己好像在和那小鳥兒一同歌唱。



同時弗郎士·馬丁已提着小桶來回走了幾次。每次他總在那溪邊站立一會，望住着他。現在羣山不再閃映晚光，優美的滿月却從雪白的羣峯背後昇了起來。那牧人回到那村舍來，立在這時仍然默默地坐在原來地位上的羅提身邊。

『你歡喜這裏，是不是？』他微笑着問。『你已經吃畢了晚餐，我曉得。你說回家去可好？你瞧，月兒已昇上來照你回去了。』

羅提的確沒有想到過離開這裏，但現在他却實覺到這也許是必須的。他立起身來，重又向弗郎士·馬丁道了謝，動身走了。但他跑到那些幼嫩的杉樹那裏，不能再跑前去了；什麼東西把他拉了回來。他重又向四面望了一望，發見那牧人已走進屋去不能看



見他了，他便迅疾地溜進到黑影重重的樹叢下。弗郎士·馬丁是世界上惟一對他表示溫仁或同情的人。這已那麼地感動了那孩子，他不能離了開去；他覺得他定須住在這好心腸的人的附近。隱匿在樹枝之間的羅提從一個空隙中窺望着，看他能否再瞥見他的朋友一次。

一刻之後，弗郎士·馬丁果然又出來了。他立在他屋子門前，交着臂，向外眺望那躺在他面前優美的月明中的山的世界。無論誰在那一刻看見了表現着平和的快樂的那臉兒，總會共享到那種快樂的那個人合了掌；他好像在默念着晚禱辭。他突然出聲說：『上帝給你晚安，』於是走進屋去，關上了門。那晚安的信息定是



傳給他的老朋友們——羣山，以及雖不能見面却在他心中懷念着的那些人們的。羅提從頭便在靜穆的敬畏中遠望着。如果弗郎士·馬丁吸引了凡是從他溫存暢快的習癖上認識他的人，那麼怎樣的愛慕之情他定已在小羅提的心中引起了來，他是羅提惟一的朋友和恩人呀！

到那村舍中燈光全熄，聲息俱無的時候，羅提纔立起身來，儘快奔下山去。

時候已是不早，傑沃家裏是火光都看不見了；但他並不關心，因為他知道那門是永遠不鎖的。他聲息全無地走進屋子，爬上了床，那是他和猶里合睡的。猶里起先表示他對於羅提不回來的滿





意，喊說：『怎樣地幸氣，羅提竟是蠢得連床鋪都找不到了！我總算可以寬寬暢暢地睡一次了！』他現在正酣睡着。

羅提輕輕地躺了下去，直到他閉上眼睛的時候，他仍然看見弗郎士·馬丁在他面前，合着掌立在月光中。羅提有生以來第一次滿心快樂地入了睡鄉。



### 第三章 一個救星

下一天是星期日。山村這鄉村是在那溪谷中倍根蘭禮拜堂管轄之內。到禮拜堂去要走不少的路，但那些孩子們不得不每星期日去上課，因為那牧師固執着主張孩子們必須合理地被教養大來。所以在那一天，那整隊的孩子像平常一樣走下山去，隨即他們個個都儘可能地靜默着坐在禮拜堂裏的木橈上。別羣的孩子也會集了來；那牧師招呼他們個個都坐定了；隨即開始。他說他上一次對他們講了今後的生活；他眼光落到羅提身上的時候，他繼續說：『現在，羅提，我問你幾句話你一定回答得出的，即使我們也



不能對你希望太大。在哪裏，凡是好基督徒——甚至我們裏面最窮最賤的，只要我們平日行爲有道——終於幸福到不再知道愁苦的？」

「在山頂牧場上的那小屋子裏，」羅提毫不遲疑地回答。

但他聽到四週的人都在吃吃而笑，他膽怯地環望了一下。譏笑的臉在各處迎住了他的視線，那些孩子們個個都像在暴發着壓抑住了的狂笑。羅提俯下了頭，好像他願意鑽進地板下面去似的。關於那牧師上次的教課，他是什麼都沒聽到，因為他在那一點鐘內無時無刻不在設法閃避從背後來的機敏的打擊。現在他完全從他自己的經驗，回答了那個問題。



那牧師固定地望住着他；但當他發見羅提只畏懼而又羞辱地坐在那裏，並未絲毫想笑的意思的時候，他懷疑地搖搖頭，說：『對他真是毫無辦法。』

那一課一退課，整羣的孩子都跟着羅提奔跑而來，一邊喧笑着，吶喊着：『羅提，你在日曜學校裏夢想着那乳餅會麼？』和『羅提，你爲什麼不說起乾酪捲兒呢？』

羅提像一隻被獵人追逐着的兔兒似地奔跑開去，試想逃避那些喧噪的，虐待他的人們。他奔上山去，他知道別人不會追來的，因爲他們都要在山下村莊裏過度那愉快的夏日下午。

他漸漸地向着深山上進。他這樣的奔跑跋涉，心中却有一種



慰藉。他能飛奔到那山頂的牧場，以一見弗郎士·馬丁友愛的臉面而自慰。他能非常靜穆地坐在那裏的他自己小小的隱僻處所，別人也萬萬不會追尋到的。當他今天坐在那裏的那些杉樹下面，那小鳥兒又在頭頂上歌唱着，雪蓋的羣峯在陽光中閃耀，隨處都有澄清的山溪在那些草木青蔥的斜坡間流瀉着。

羅提一邊環視着這和平的景色，一邊滿足地吐了口氣。他完全忘去了他最近的被虐待，只意識到一個願望——但願他能永遠無須再離開這地方。他時常瞥見了弗郎士·馬丁一面，他原是不斷地在窺盼着弗郎士·馬丁的。瞥見了一面之後，他便彎下身去，竭力把自己圍得小小的，因為他覺得要是弗郎士·馬丁又



在這裏找到了他的話，他許會以為他爲了再得麵包牛油而來的，而實際上却不過因爲這個人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惟一的對他友愛溫和的人，他纔覺得在他所在的地方要比在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快樂些。那牧人並未發見他，羅提坐在他小小的隱僻處，直到星星出來，弗郎士·馬丁又從他屋子裏跑出來，說『上帝給你晚安』的時候。

於是羅提終於回家了。像昨夜一樣，他上床已是不早的時候了；但今夜他是飢餓着，因爲早晨以後他一點東西都沒吃過。他却也並不怎樣以飢餓爲意，他在山上曾那麼快樂過了呀。

整整一星期便這樣過去了。羅提一到覺得並沒有人在注意



他的時候，便跑上高山，溜進他那隱匿的地方。他在那裏會時刻注望着那牧人的行動，不到弗郎士·馬丁說了『上帝給你晚安』之後，從不離開他隱匿着的地方。現在在他看來，那夜晚的祝福好像也是給與他似的。

下幾天天氣都是異常地溫暖。天天早晨太陽在沒有一縷纖雲，好像把昨天的太陽沉溺了在那裏面的天邊升了起來。畜牧是特別好，弗郎士·馬丁從那些牛身上得到了可以製成頂好的乳餅的那麼純厚的牛奶。那給了他喜悅，從曙光初現到黃昏時分，他來往工作的時候，他愉快的口笛聲從未停止過。這星期的星期六那天，他甚至比平常更早便動手工作，因為這是他把三四個乳餅



下山帶到湖邊，把它們出運的那些日子之一。他即刻把它們包紮好了，用帶子縛住在自己背上，手拿着走山路用的手杖，愉快地一步步走下山去。這是全個夏季中最炎熱的日子。

他愈向山下走去，他愈感到被那過份的炎熱所壓抑，許多次他對他自己說：『啊，今晚在涼爽的空氣中上山回去，我將多麼快樂！這裏山下，正像一個壁爐了。』

他到那裝貨地方，正當裝載乳餅的那隻船進來的時候。他的買賣一會兒便講妥了，於是他立了一立，心裏計算着：他馬上便上山回去呢，還是吃點東西，歇一歇腳。但他並不想吃東西；他的頭是熱而且重，他只願回去。那時有人觸觸他的臂。這是船夫裏面的一





個剛纔也幫着裝貨的。

「來，弗郎士·馬丁；天氣多熱；我們到那樹蔭下去，喝一杯酒罷。」他說，一邊拉着那牧人向大樹下面的那酒店去了。

弗郎士·馬丁是又熱又渴，並不反對到那樹蔭下去坐一會。他一口便喝乾了他的酒杯；但他不久便立起身來，一邊說：他覺得被這山下沉重的空氣壓抑得十分厲害，他是一向慣常喝冷牛奶和水，不慣喝酒的。他別了他的友伴，大跨着步，動身上山。但他以前從未發現過上山是這麼煩難。午時的太陽射擊着他的頭，他的脉息急跳着，他的兩脚是重到幾乎舉不起來的了。但他果決地繼續趕路。愈到山上，他的脚步也愈跨愈大；他以這樣的希望鼓勵着自



已：現在只有一點鐘，現在只有半點鐘，終於在他前面只有一刻鐘炎熱的爬山了；不久他便將到家，能在新鮮的乾草上躺着休息了。

現在他已到了那最後一個傾斜的山崗了。太陽像火一般地燒灼着他的頭；忽然他眼前一切都變成了漆黑；他身體搖來擺去，沉重地倒在地上——他失去了知覺了。

榨牛奶的那個人晚上來的時候，他發現弗郎士·馬丁還沒回來。他把牛奶擺在室隅，便跑了；他永不會想到去尋尋那酪坊主人看。但那裏另外却有一個人已找尋弗郎士·馬丁許久了，那便是羅提。這孩子已在他隱僻處所坐上了幾個鐘頭。他熟悉那牧人



每一個缺不掉的行動，以及他怎樣順次做他的必做的事情；他發見弗郎士·馬丁今天怎麼隔了這麼久還不來拿起那牛奶，覺得非常驚奇，因為他以前總是立即把牛奶傾入各種的器皿中去的。一部分做牛油用的牛奶傾入那些圓形的大鍋子裏，一直要到乳衣厚地浮升到頂上來纔住了手；其餘的牛奶都傾入了那乳餅鍋裏。這一切羅提從那屋子開着的窗裏天天看慣了的。

那牧人却還不回來。這孩子起始感到出了什麼亂子。他非常輕柔地從他隱匿着的地方走出來，向那小屋子跑去。這裏，在底下的室內以及上面的草頂，一切都是沉寂而荒涼。沒有火在鍋子下面燒，沒有一點聲息可以聽到；一切都像死滅了。羅提急切地圍着



那小屋外面，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奔來跑去。於是，突然，在下面那條小徑上，他窺察到弗郎士·馬丁躺在那地上。他向那地點跑去。他的朋友緊閉着眼，非常痛苦地呻吟着，疲乏着，躺在那裏。他是火似地灼熱，他的嘴唇又乾又硬。羅提立着，驚恐得面色慘白地向他的恩人看了一會。隨即他竭盡了奔跑的能力，拚命奔下山去了。

弗郎士·馬丁毫無知覺地在地上躺了好幾個鐘頭；一種非常厲害的寒熱襲擊着他。他被可怕的口渴痛苦着。在他的寒熱中，他時時覺得好像走到了水邊，幾乎彎下身去喝了。在他爲了獲得水喝的努力中，他會暫時醒來了一下，因爲這不過是神志昏迷罷了。那時他發見自己依然躺在地上，無力動彈，徒然地渴望着喝水。



他於是重又失去知覺，夢着他正躺在那溼地上；他今天早晨走過那裏的時候，看見過鮮美的莓實。他看見莓實還掛在那裏。啊，他是怎樣地想望着莓實啊！他伸出手去，但是徒然——他拿不到。但不久他口裏却吃到了一顆；一個天使正跪在他身旁，把那給了他的，——一顆，又一顆，又一顆。啊，那果汁在他乾焦了的口裏味兒是多麼鮮美啊！弗郎士·馬丁出聲地張開嘴唇，舐吮着那上面使人心清神爽的一點餘味。他醒了。這是真的事情麼？他真是醒了麼？這不是夢；在他身旁跪着那天使，又把一顆多汁的大莓實放進了他的口。

弗郎士·馬丁溫聲地說：『啊，你這好天使啊，再給一顆！』但



不只一顆——五顆，六顆的莓實，那天使送進了他口裏，弗郎士·馬丁急不及待地吞食着。突然，一種痛苦表情掠過了他的臉兒；在他重又完全失去知覺之前，他把手放在額角上，只能喃喃地說了聲『水』；他甚至不能咀嚼那最後一顆莓實。

他夢到了許多頂可怕的事情：他的頭漲到像他自己那個頂大的牛油球一樣大，隨即還在漲大起來，而且成爲那麼地沉重，他在恐怕中想道：『我一個人是負不起的了；他們非得用柱棒來支撐住它不可，——像一株果實結得太多的蘋果樹。』隨即他又十分明晰地感到他的頭裏裝滿了火藥；有人從背後把它點上了火，現在它熱得可怕地燃燒着，不久便會把一切都炸裂成了碎片。隨



卽清溪突然在他額上流瀉下來，涼快而又使人得力，又流到了整個的臉兒，流進了他的口；弗郎士·馬丁不住地吞嚥着，於是恢復了知覺。

這是非常確實的，——一陣又一陣的冰冷的水流滿了他一臉；隨卽他覺得有什麼像小碗似的東西在他口邊，他貪婪地喝那冷水。他上面是閃瞬着羣星。這些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還曉得他依然躺在露天的地上。但在他面上流瀉着，給他喝的，不會是清溪的。他想不出這究竟是什麼，只覺得味兒佳美，而又使人心神爽然，他感謝地喃喃說道：『賜福的上帝，你遣送這個救星來，我怎樣地感謝你的仁慈啊！』



水冷那喝地養食他 三圖





最後他感到在他額上有那麼又涼又爽的東西，他說：『現在火可燒不起來了啊，』於是滿足地入了睡，不再做夢了。



## 第四章 母心大快

太陽正從高峻的羣峯背後燦爛地上昇着，當弗郎士、馬丁張開眼來，瞭亂地望着他四週的時候。他微微發顫——他覺得冷。他想坐起身來，但他的頭是沉重而昏木。他把手擺上額角去；額角上好像有什麼東西擺在那裏似的。他却並沒弄錯；他擺下在那屋子裏的他的大手帕，水浸得濕濕透，折了六折，擺在他頭上。他把它推掉了，涼快的晨風吹拂到他的額上，他感到那樣地心神爽適而力氣大增，他迅速地坐了起來，望着四週。他的視線觸到了一雙巨大而嚴重的眼睛在迫視着他。



「羅提，你在這兒麼？」他驚訝地問說。「你怎麼起身得這麼早的？可是好，你在這兒，走近點兒，我好倚靠在你的肩上；我頭暈，一個人立不起來。」

羅提跳起身來，走近那牧人身邊。他用足全身之力把兩腳牢立在地上，這樣纔可以給弗郎士·馬丁以堅定的支撐。在艱難地上山到那小屋子去的路上，那依然倚靠在那孩子肩頭的牧人，起初一件一件地回想起他所遭遇到的一切；但有許多的事他却不能理解。也許羅提能幫他說明的。

走進了那小屋子，弗郎士·馬丁在一隻三腳的橈子上坐下了，說：「羅提，把另外那隻橈子拿來，坐在我旁邊。但你先拿下那大



壺，我們一道來好好地喝一次冷牛奶，因為我現在還不能生火哩。壺旁邊有一隻小碗；『他停了話，驚訝地四望着。』可是那小碗怎麼啦？我一向把它收拾在那兒的；我不知道昨天以來我碰到了些什麼了。』

羅提的臉兒變成了火一般地紅；他知道得明明白白是誰拿下了那小碗的。他羞怯地說：『小碗在那邊地上，』奔到那裏去拿了來；於是他舉了那牛奶壺，把這兩樣都擺下在弗郎士·馬丁面前。

弗郎士·馬丁莫明其妙地搖搖頭。他自有生以來，從沒把他的碗擺在那門邊地上過的。他靜默地沉思地喝了牛奶，又倒了一



杯說：『羅提，來，你也喝點兒。你那麼早上山來，給了我不少的幫助。你以為今天這兒又會有乾酪捲兒，纔搶先來了的麼？』

『不；我的確不是這麼想，』羅提否認說。

那牧人望望擺在桌上的濕手帕，又望望擺在門邊等着預備出發似的那小水桶，繼續說：『好，告訴我，羅提，告訴我：你今天一早上山來的時候，我頭上有着那手帕麼？』

羅提面紅了，因為他心想：要是弗郎士·馬丁聽到了他所做了的種種事情，也許他會不歡喜的；但那個人這麼認真地直望着他的兩眼，使他不得不把一切都說了出來。他羞怯地開口說：『我把它擺在你頭上的。』



母心大快

六〇

「但爲什麼呢，羅提？」那牧人驚訝地問。

羅提回答說：「因爲你是那麼地燒熱。」

弗郎士·馬丁是格外驚訝了。「可是我在太陽出來的時候便醒了。你什麼時候上山來的呢？」

「昨天下午五點，也許是四點鐘，」羅提羞怯地口吃着說。「那榨奶的人直到隔了許久之後纔來了。」

「什麼！你整夜在山上麼？你在這兒做什麼事，或者需要什麼呢？」

但那牧人看見羅提十分驚慌着。昨夜的種種景像給他記了起來，他用了爲父的慈愛拍拍那孩子的肩頭，鼓勵地說：「對我，羅



提，你無須害怕。好，再喝一杯牛奶，然後把你到了這兒之後所發生的事情，統統都說給我聽。」

這樣地被鼓勵着，羅提有了新的勇氣了。他深深地一口一口喝完了牛奶；這味兒對那又飢又渴的孩子真是鮮美。於是他開始叙說：「我上山到這兒小樹叢下坐一會兒，不過照我每天的老例，並不爲了乾酪捲兒。後來，那榨奶的人帶了牛奶來，你却隔了那麼久的時間還不來，我便找尋你，我發現你躺在地上，你面兒又紅又熱，好像口渴。所以我便趕快下山跑到濕地那裏，把我所能找到的大莓實統統都摘下了，帶上山來給你，你倒是歡喜吃的。但你指着你的頭，頭上要點水。我便到屋子裏來找到了那小碗，和那水桶，到



溪邊裝滿了水，把水倒一點在你頭上，又給你喝，因為你非常口渴。水桶一空，我便到溪邊去給裝滿了；但因為水在你頭上一下子便流掉了，我想一塊厚布會把水濕保持許久的。所以我從屋子裏拿了那手帕，摺得厚厚，浸得濕濕的，擺在你頭上，一到變成乾而熱的時候，便在水桶裏浸浸濕；後來，早上的時候，你終於醒來了，我非常快活。我怕你許會害了重病。」

弗郎士·馬丁從頭全神貫注地傾聽着。那孩子昨夜所做的一切事情，現在對他是明明白白的了，——他怎麼以為一個天使帶給了他莓實，他後來又怎麼把清溪的水當作生命的泉源一樣地享受着。弗郎士·馬丁驚訝得說不出話，坐在那裏凝望着羅提，





好像他以前從未見過一個孩子似的。像這樣的一個孩子他當然從未見過。他心裏暗暗地想：這個孩子，被老老小小，個個人，一向只叫作『蠢羅提』的，竟會聰明異常，救了他顯然非常危險的性命，這怎麼可能呢？那牧人十分明白熱病對於身體的消耗是怎樣厲害的。羅提要是並不用涼爽的陣水驅散了這熱病的話，誰知道到早上事情會變成怎樣了？而這孩子，誰都以為不值得給講一句好話的，怎能整夜坐着看護他，自己犧牲到如此呢？

他望着那羞怯，受人輕視的小朋友，把這一切想過一遍的時候，淚兒來到這高大強壯的人的眼中了。隨卽他捏住了那孩子的手，說：『羅提，我們以後是好朋友了；我得大大地感謝你，我不會忘



去的。請你再爲我做一件事。我是這麼力弱而站立不住，我必須躺下休息。你下山到我母親那兒去，叫她到我這兒來。你說我身體不大好。但你得同她一塊兒回來，因爲我今天有許多話要給你講個明白。別忘了。』

有生以來，羅提從未這麼快樂過。他快樂得連跳帶躍地奔下山去。弗郎士·馬丁親口叮囑他再到他那裏去，現在他無須再躲藏起來，只要直截爽快地走進那屋子去好了，而且更好的是，弗郎士·馬丁說過他要和他做好朋友了。羅提越想越高興，身體也跳得越高了，在不知不覺之中却已到了山村。正當他從山上向着那窗戶明淨的清潔小屋子跳着走來的時候，文生士太太穿着星期



日的衣服，手裏拿着祈禱書，從山下上來。那孩子跑到她跟前，却有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奔跑得氣都幾乎喘不過來了。

那循守禮節的瘦小婦人一邊從頭到腳把那孩子估量着，一邊不以為然地說道：『你從哪兒來的？』她以為星期日的習慣是應該相當地遵奉的，而穿着窄小而破舊的衫褲的羅提，所欠缺的便只是一種休假日的外觀。她說：『我想看見過你在對岸的，你定是稀草的傑沃的兒子吧？』

『不，我是羅提，』那孩子非常謙和地回答。

於是那婦人想起了，傑沃家裏有一個蠢孩子，據說那孩子是永遠不會做什麼事情的。這也許便是那孩子。她愈弄愈驚訝了，問



說：「你有什麼事情？」

羅提喘息已定，現在把他帶來的口信清清楚楚，一點不錯地傳達了。那母親非常驚慌。她強壯的弗郎士·馬丁以前從沒害過什麼病，而他現在並不親自下山，却叫人請她上去，這在她看來是一種非常不吉的徵兆。一句話也不說，她走進屋子，細心地把她以為用得到的東西統統都包了起來，不久便臂上背着一個大筐子，走了出來。

「來，」她對羅提說；「我們立即上山去。你爲什麼一定要回上山去呢？」

「我不知道，」他羞怯地回答，隨即好像惟恐把事情弄錯了



一般，遲疑地添說：『我可以拿那筐子麼？』

『啊，對了！我明白了，』那母親心裏暗暗地想着；『弗郎士·馬丁想到我一定帶着各種的救治藥物，差這孩子來代我拿的。』

她把那筐子交給羅提。她默默地傍着他走上山去，因為她的心痛苦着。她的兒子是她的驕傲和愉樂；他真是病了麼——說不定是病得很凶了吧？她走近那小屋子的時候，她的驚恐格外加重了。她的兩膝顫抖着，使她幾乎站立不住了。

她走進了屋子。沒有人在那裏。她向室內環顧了一下，又仰望到那乾草架上。她的兒子全身滿蓋着乾草，躺在那裏。她心跳着爬上梯子去。羅提把那筐子擺在屋內之後，一直有禮地立在戶外。當



那母親急切地俯下身去看察她的兒子的時候，他張開了他的碧眼，高興地伸出手來，坐起來說：「母親，上帝保佑你！我高興你來了。」羅提去了之後，我一直像死了似地睡到了現在。」

母親半喜半懼，凝望着她的兒子。她不曉得應該怎麼想了。

「弗郎士·馬丁，」她急切地說，「你有什麼不舒服？你在昏暈中說話麼，或者你可知道你要我來的？」

「知道，知道，母親，」弗郎士·馬丁笑說；「我的頭腦現在是清明的了，熱病已經退了。可是我的四肢都顫抖無力；我不能下山到你那裏，而我却又非常急於要和你談一談。我的兩膝到現在還是虛顫的，我不能跑遠路。」



「但是什麼事呢？什麼事呢？對我說呀，」母親一邊說，一邊在她兒子身邊坐下在乾草上。

「母親，我會從頭到底把一切都告訴你的，」他身體向後靠着乾草，沉靜地說；「但是先看看在那邊的那憔悴瘦小的可憐的孩子，名下沒有一件合適的上衣，誰都以為不值得給說一句好話，只以「蠢羅提」出名的。」

那母親向下望着羅提，他正非常關心地望着那牧人，看他是否又要發昏。

「以下的話呢？」母親熱心地問說。

「母親，他救了我的性命。要不是碰到這孩子的話，我現在還



在垂死的熱病中躺在外面的地上，或者此刻我甚至會什麼都完了。」

於是弗郎士·馬丁把昨天午後以來發生了的種種事情都告訴了她，——羅提怎樣整夜和他在一塊，看護他，救治他消耗精力的口渴與熱病，驅散他頭裏的火熱。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也不能再做得好一點的，也許再沒別的人會對他那樣的。

那母親不得不幾次三番地拭掉她的眼淚。她心裏想：如果她的弗郎士·馬丁一個人躺在那裏地上，一邊口渴得要命，沒有水喝，一邊精力被熱病消蝕着，誰都一點都不知道！

接着非常的愉快與感謝之情在她心中發生了起來，她出聲





喊說：「謝謝上帝！謝謝上帝！」

而對那幼小的羅提，她突然感到了一種充滿了愛的心情，她熱誠地宣告說：「弗郎士·馬丁，羅提不要再回到傑沃家裏去了！這孩子也許常常不過吃得半飽，傑沃的女人隨他穿得又污穢又襤褸，四處去亂跑。就在今天他同我一塊兒去，明天我爲他做合適的衣服。他和我們一同過日子不會苦的；我們不會忘去他對你所做的事情。」

「母親，那正是我所要做的事，但當然我得徵求你的意見；現在你却和我一樣意見，而且把一切都打算得頂頂好。總之，世界上沒有和母親可比的！」



弗郎士·馬丁那麼摯愛而快樂地望着她，真使她從心底裏熱愛起來，她想：『世界上也沒有和一個丈夫氣，有道德的兒子可比的。』接着她說：『現在你得吃一點東西，恢復體力。我帶來了鮮雞蛋和麥麪，我去升火。你先試着走下來看；』弗郎士·馬丁發見真得試一試纔行，因為他還是無力而虛顫着。但他終於跑了下來了。他到了下面，便向那一向從門口向內望着的羅提招招手，叫他坐到桌邊他身旁來。

『羅提，』他望住那孩子的眼睛，微笑着說：『你願意大起來做一個製酪人麼？』

一種愉快的表情來到羅提的面上，但不一會便消失了，因為



在他的耳邊響起了他已不知聽到了多少次的那些使他灰心的話——「他永遠不會有什麼出息的，」他什麼事都做不來，「他永遠不會有什麼用處的，」——於是他沮喪地回答說：「我永遠做不成任何種人的。」

「羅提，你做一個製酪人，」弗郎士·馬丁斷然地說。「你在第一次的事情上做得成績很好。此後你和我住在一起，帶牛奶，取水，幫我做各種事情，我教你做牛油做乳餅的法子，一到你年紀夠大的時候，你便和我一同立在鍋子邊，做我的助手。」

「在這兒，你的屋子裏麼？」羅提問說，那樣快樂的前途對他簡直是幾乎無從理解的。



「便在這兒，我屋子裏，」弗郎士·馬丁宣佈說。

羅提面上出現了一種那麼容光煥發的愉快的表情，那牧人不能把視線移開他了。那孩子好像換了一個了。那母親也注意到這個，當她把剛做好的一大盆雞蛋糕端上桌來擺在他們面前的時候。她撫着那孩子的頭，說：「不錯，小羅提，我們今天大家在一塊兒快樂，明天也如此；我們要天天感謝仁慈的上帝，他把你頂適當的時候帶給了弗郎士·馬丁，雖然別人誰也不會明白你爲什麼會到這兒山上來的。」

歡樂的餐宴開始了。羅提有生以來從未看見過這麼多的東西一起擺在一隻桌上；因爲除了雞蛋糕之外，那母親又預備好了



上桌隻一在擺起一西東的多麼道過見看未從來以生有換羅 四圖



新鮮的麥麵包，一大球金色的牛油，和一塊雪白的乳餅，桌子的中央擺着一大杯厚厚的牛奶。每一樣羅提都有很多的一份，他吃完了一份的時候，另一份又預備着給他吃了。

晚上母親預備回家的時候，她說：「弗郎士·馬丁，我把主見改變了。羅提應該和你一起住在這兒，直到你身體健好的時候。他能做事，對你有用的。我去和傑沃的女人把事情拿妥了。」

弗郎士·馬丁滿意着，羅提更是快樂無窮。現在和弗郎士·馬丁在一起，他真覺得自在。那夜，當黃昏的祝福致送過了的時候，他並不蟄伏在那些杉樹下面，却傍着他的朋友立在多星的天空之下，一邊後者合着掌，說：「來，羅提，我們做晚禱。」



他也虔敬地合上掌；當那牧人在結尾說『上帝給你們晚安』的時候，羅提的心中那麼地充滿了愉快，他需要對世界上每一個人致送祝福的話——『上帝給你們晚安！』

那母親當夜跑到傑沃的女人那裏去。後者正同那三個男孩和梨雪立在門前，在設法懂得他們告訴着她的話。他們都同時說話，他所能聽明白的，只是這是關於弗郎士·馬丁的事情，那榨奶的人把他的病告訴了他們。當文生士太太說明來意，說她和她的兒子已同意把羅提收作他們自己的孩子的時候，那女人無謂地大大紛擾着，叫她相信：他們在她自己三個孩子中收領一個去，要好得多了，他們對於弗郎士·馬丁都比蠢羅提有幫助多了，百



倍地有幫助的。

那三個男孩子都高聲地噪喊着「我去我去我去！」因爲他們很知道弗郎士·馬丁是怎樣慈和，在山上那小屋子裏有什麼好東西吃到。但他們種種的懇請和喧鬧都是徒然。文生士太太非常沉靜地說她已決定收領羅提，說她了解他，說他比那許多喚他「蠢羅提」的人要有心腸有見識多了。而且，她要警告那些孩子們此後在他們戲弄嘲罵的事上要留神點兒，否則他們只好同弗郎士·馬丁和他強而有力的臂膀解決去。她離別他們的時候，他們個個都沉默地呆木地目送着她，個個孩子都在心裏想：「做了羅提多好！他要過好日子了，——像一個皇帝，在山上弗郎士·馬





丁的小屋子裏。」

那天以後，那些孩子們在無論什麼地方一見到羅提的時候，都跟在他後面跑，個個都要做他的知己朋友，因為他們都記得在上一次舉行乳餅會的時候，羅提被他們那麼虐暴地對待過的。但現在他定要把所有的乾酪捲兒留給他自己吃了，所以做他的朋友是一件好事情。後來他們的確發現這是件好事，因為羅提非常樂意把所有的乾酪捲兒分給他們個個人。對於所有的孩子向他改變了的態度，以及他們的不再戲弄他嘲笑他，他永遠訝異着。

他把畏懼人們的心理去掉了的時候，人們在驚奇之中發現他却是一個非常靈敏機警的孩子，大家都說他：「或者他現在不



母心大快

八〇

了。是原來的那孩子，否則便是我們以前都把他錯叫做「**蠢羅提**」了。」

小小的逃亡者



## 第一章 赤楊樹下

有一塊莊地名叫赤楊，素以肥田沃草，和甘旨的果產，聞名於世。許多蘋果樹和梨樹排列在那些整齊的田地上，要是碰到了好年成，在果子成熟的時期樹枝都下垂着，紅和黃的寶實遠遠地閃發着金光。

給那屋子和穀倉隔着相當的距離，便是那塊寬大的牧場，在晴和的秋日，八頭毛兒潤滑的牛，滿足地在那裏吃着芬芳的草兒，在來往漫步的時候發着悅耳的樂聲，——因為每一頭牛在頸上都繫着一個小小的鈴兒。有時羣牛突然一同活動起來，那愉快的



鈴聲遠遠地直傳到那溪谷中去，使山下大道上的行人的心都歡暢了起來。

穿過那牧場中部，築着一道矮矮的石牆，作為這塊莊地的界線的標記；因為牆外的地是屬於菩提莊的了。緊靠着牆中央的地方，矗立着兩株巨大的赤楊樹，搖擺着的樹枝把快人的陰影投射在牆上，使這莊地得了赤陽這名字。

在隔壁的那莊地上，從古以來便有一株非常巨大的菩提樹。這樹守衛着那門前的庭院，樹枝遠遠地伸展開去一直到那農舍和大石井上面。這莊地便從這樹上得了菩提莊的名字。

這兩個莊地，雖然並不特別大，算是蒲盧威教區內所有散處



在山坡上的莊地中最好的幾個裏面的。

九月中的一個早晨，陽光暖而溫存地照在那牆上，一個大約十歲模樣的小女孩子快步走過那草地。她右手拿着一束長長的假髮；左手一把捏住她胸前帷裙的摺攏的下緣，小心地衛護着衣斗裏好像非常寶貴的東西，因為她刻刻停了步，放開衣斗，向裏面窺視一下，接着帶了快活的微笑又摺攏了。

她走到牆邊的時候，停了步，向牆那邊的牧場望着。她碧綠的兩眼在她編成了兩條長辮的金髮的頭上放着快樂的光，活潑而嫩紅的小小臉兒期望地從這邊旋到那邊。因為不見那邊有人而失望着，這小女孩子放下了手裏的假髮，從衣斗裏拿出一隻亮晶



赤楊樹下

四

晶的紅蘋果，擺到那牆上。接着她一個又一個地拿出了許多個，最後牆上竟有了一長排的蘋果了。

『喂！喂！葛蘭馨！』下面傳來了勇壯的喊聲；接着，在喊聲，鈴兒叮噠聲，和鞭子凶猛的揪打聲中，一個男孩衝上了山坡來。羣牛發着嘈雜的鈴聲跟在後面，因為有力的鞭打使牠們一路上騷擾得非常厲害。

『你爲什麼來得這麼遲？』葛蘭馨向那孩子喊說。

『因爲我——我有——有那麼多的事情——唉，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事情那麼多。』

說着這幾句話，郎第走到了牆邊，現在氣喘喘地立在已坐上



牆頂，下望着他的葛蘭馨面前。

『現在你看事情是怎麼的，』她說；『下一次我遲來的時候，你得耐心點。你看，你不能常在你預定的時間到這兒。』

『是，你說得不錯。我以前沒有細想過。而且，你沒來的時候，這兒總是那麼毫無趣味的。啊，多熱啊，多熱啊！』他喊着，丟下了他的鞭兒，兩手把他厚厚的櫻色頭髮掠向後去。隨即他展開四肢躺在地上，仰望着那蔚藍的天。

葛蘭馨從她赤楊蔭下的涼爽坐處向下微笑着。

『天氣一點也不熱，不過你奔跑得太快了。馬鈴薯在哪兒？』

郎第指着他丟在牆腳邊的一個袋子。

赤楊樹下

五





赤楊樹下

六

『多好的蘋果！』他說，頭抬起了一點，贊許地向上望着那些排成一行的又大又紅的寶實。隨即他又躺了下去，轉過視線去望着天頂，在他極度的愉快中吹起口笛來了。

同時羣牛在這兩個孩子的兩邊平和地吃着草。牛在那草地上四處漫步着，鈴兒的柔和的叮噹聲隨地都可聽到。那兩株赤楊樹上，鳥兒們在歡樂地歌唱；清新的山中微風搖擺着樹枝，時時吹下了葉兒數片，葛蘭馨就把落葉揀集起來，一片片鋪在她圍裙中。她正在把一片片葉兒的柄繫住在那上一片的背面，編成了個精美的小圈兒，因為葛蘭馨所用的葉兒都是精緻的。她後來會把這些葉圈兒帶回家去，夾在那聖詩書中，作為標記她將在日曜學校



學習的詩節的書籤。

那小女孩有時從工作上抬起頭來，看看她的八頭牛是否都在眼前而且好好地吃着草，既不互相紛擾，也不被外界所紛擾。葛蘭馨記得她每一頭牛的名兒，在她和牠們親密相處的兩年中，已漸漸知道每一頭的生性和特質——因為這不是她第一次的牧牛了。她去年夏天秋天放牧過牠們，而且由她一個人放牧的——那意思是，有郎第幫助着，他是常在牆的那一邊的。至少，他的牛是在那邊；他自己總是和葛蘭馨在一塊——在牆上，在她的莊地上，或在他的。

郎第現在無關心地躺在陽光下的草地上，對於他的牛並不



給與多少的注意，因為他對於自己的氣力與敏捷有着大的信任，要是在牛與牛之間發生了什麼事的話。

葛蘭馨向着一處地方望了好幾次，有兩頭牛頗為奇特而自然地立在那裏；牠們不在吃草，却仰起着頭。

「郎第，」她說，「我相信出了亂子了。你看，星和阿棕怎樣奇特地仰着頭，牠們不在吃草。現在虎斑也起始驚慌了。看，郎第！」

郎第跳起了身來。同時，一個可怕的大頭在葛蘭馨的莊地的山坡上露了出來。接着那獸的全身都出現了，——暴怒地衝上山來的，一頭大聲發着鼻息的野性的閩牛。那些牛都驚恐地亂跑了起來。鈴兒都混亂地大聲響着，像警告暴風雨的鈴兒似的。郎第的



牛現在也都開始亂竄着。

葛蘭馨從牆上跳下到郎第這邊的莊地來。『啊，郎第看看他來了！我們跑到哪兒去呢？』她驚恐失色地喊叫着。

郎第一跳跳過了那道牆。隨即，好像自己本是一隻野獸似的，可怕地吶麼一聲，他迎頭向那閹牛襲上前去，同時盡力大聲揪揮着鞭子。那獸暴怒有加地跑上前來；郎第更把聲音加大着。

那閹牛隨即停了步兒，一動不動地立着。郎第吶麼着，揪揮着鞭子，向他跑去。突然那閹牛轉過身子，狂奔了去。郎第在他後面追奔上去，仍然像瘋人似地絕叫着，暴怒着。

驚恐有加的那獸，向着那傾斜的下山到廣木農場去的路上



去前上羈牛離那向頭迎他 一圖



奔去，他就是從那廣木農場脫逃了來的。郎第終於在那裏停了步，轉回身來。他追奔得氣都喘不過來了，但他還是奔着回到葛蘭馨的莊地。她立在那裏等着他，她的臉兒失了色，但她的碧眼中却放着快慰的光。

『啊，郎第，你回來，我多快樂！』她深深抽了口氣說。『你追在他後面跑去的時候，我是那麼地驚慌着，怕他會轉身來用角兒舐刺你。』

『你永遠不必害怕，』郎第叫她確信地說着，氣喘喘而幾乎不成聲地，因為他的大聲嘍已幾乎激破了他的肺。當他想起那閹牛在對他嘍聲的驚恐之下的那不平常的飛跳的時候，他突然



然大聲發笑了。

『要是我獨個兒呀！』那女孩說，一想起了這，重又顫抖着。『要是你不和我在一塊兒的話，叫我逃避到哪兒去呢？他一定會用角兒舐刺我，把我撞倒地上，踐踏我！喔，喔！他也會撞死了那些牛。』葛蘭馨一想起這許會發生了的事，重又顫抖着了。

『葛蘭馨，別怕；我將永遠給你在一塊。』郎第擔保說；『以後早上你來的時候，我總在這兒了。相信這話，我不會遲到半分鐘的；我總會設法好了。我打算把今天的事情回去告訴他們，他們會傳過話去，叫廣木的農人繫住他的閘牛，使他不能再脫逃出來；所以別再驚慌了。』



那兩個孩子回去坐在那牆上，葛蘭馨聽了那男孩種種擔保的話，終於平靜了下來。羣牛重又發着柔和的叮嚀的鈴聲在吃草，他們四週的一切看去是那麼地平靜，不久之後那兩個孩子已完全忘去了剛纔紛擾的事了。

教堂的鐘聲從四週的村莊裏隨風浮傳過來。這是十一點鐘，在這地帶午鐘頻敲，叫那些在田中操作的農婦荷鋤歸家，烹煮午餐的時候。草場上，男男女女的牧童們便興奮了起來，一縷淡淡的炊烟在四處升騰。歡快的呼喊聲伴着蜒曲的炊烟升上青天去。

郎第從牆上跳了下來。『來，是午餐的時候了！』他喊說，一邊奔上他擺下他袋兒的地方，把那袋兒拿了來。





葛蘭馨精精明，留留心地把她的樹葉圈兒一個個擺在那牆頂上，用小石子壓住了，使它們不致被風吹去；隨即她跳了下來。郎第已把袋裏的東西統統倒在地上了。馬鈴薯，小木片，一塊乾酪，幾塊磚頭，亂七八糟地混雜在一起。

『你該用紙包好你的乾酪，』葛蘭馨俯下身去從地上拾起那塊乾酪的時候，告訴他說。『你瞧，染上了磚頭的紅色，貼滿了小木片了。』

拿出了她的小刀子，她刮去那染貼着的污物；郎第心感地地望着，因為那塊一點紅一點黑的東西給了他痛心的驚訝。隨即葛蘭馨從她衣袋裏拿出個小小的包兒來；那是她的那塊乾酪，用一



張潔淨而堅牢的紙包裹好了的。她打開小包，把郎第的乾酪放了進去，一同擺在那牆上。

『磚頭做什麼用的呢？』葛蘭馨問說。

『生火便當一點。』看着我們用磚頭生火。郎第把他的五塊磚頭在地上架成了個爐灶似的東西。隨即他留心地把小木片堆積在那裏面，點上了火。火焰立刻射跳起來，充滿了那爐灶。郎第不得不尋覓更多的木片來維持火的燃燒。當大火焰熄滅了下去，只有一個個小小的火舌從灰燼中東西伸出來的時候，葛蘭馨來了，細心地把馬鈴薯擺在餘火之中，個個都在火力充足的好地位上；無論那裏灰燼看去要熄滅下去了，郎第便用盡力量吹着，直吹到



重有火力爲止。他時時加上乾草和木片去，使火焰繼續在馬鈴薯之間燃燒着。

葛蘭馨切心地看好那發着細聲的餘火。郎第不得不時時跑開一邊去涼一涼他的臉兒，因爲吹火和撥火把他的臉烘得幾乎像火一樣地灼熱了。隔了一會，葛蘭馨說：「現在好了。郎第，你有木板麼？」

「有，在這兒。」他一邊回答，一邊從袋下面拿出一塊小木板，又拿出一根長長的柳條。這柔軟的柳條從頭被彎曲下來，繫着一根繩，成了個圈兒。那兩個孩子用這柳條從火裏把馬鈴薯撥出來，移上那木板，拿到牆頂上去。



所有的馬鈴薯都已拿來排列在牆上時，葛蘭馨在赤楊樹蔭最深濃的地方找了個舒適的坐位，因為現在太陽正在天頂，從無雲的天上射下非常的炎熱來。

當她坐定當了，身邊擺下了她先前收集了的幾張大樹葉的時候，她說：『郎第，來；這兒不錯。』郎第立刻跑到了她身旁，隨即他們坐在那裏，望着一小團一小團的灰色水氣從馬鈴薯上升發出來，隨風浮散了去。但現在他們已等待得夠常久了；葛蘭馨把馬鈴薯一個又一個地拿起來，用她預備在手頭的大樹葉，擦去燒焦了的外層。然而她留心着保存那皺縮的褐色皮，因為那是他們頂愛吃的部份。於是他們的午餐開始了。他們高高地坐在那裏，一手一



赤楊樹下

一八

個馬鈴薯，一手一塊乾酪，美味地這裏吃一口又那裏咬一下。頭頂上羣鳥在赤楊的枝頭唱着歌，草場上滿鋪着金色的陽光；他們腳邊的草中，藍色的鐘形花在微風中震蕩着。

「葛蘭馨，」輪流着從右手咬一口又從左手咬一口的郎第說，「你寧可身坐龍廷，頭戴金冠，做一個皇帝呢，還是願意坐在赤楊蔭下的石牆上，吃烤馬鈴薯，聽鳥鳴？」

葛蘭馨遲疑着。

「噫——」她想了想說，「皇帝是能夠想要什麼便得到什麼的；所以，除了有別的一切之外，他在高興的時候，便照樣能夠坐在牆上，吃烤馬鈴薯。」



『不，他做不到；那是不合適的；皇帝一定得老坐在龍廷上；』

郎第宣言說。『可是我知道，』——郎第在激昂中高舉起拳頭打下自己的膝上——『與其做坐龍廷的皇帝，我千千萬萬倍寧願坐在這裏，因為皇帝不能有什麼更好的享受，比我們在這兒得到的。』

『是，是；這話不錯，』葛蘭馨同意說。『我也頂愛在這兒了。』

『我曉得你當然如此的。啊，這馬鈴薯的味兒多好！你聽見那梅花雀的歌聲麼？』

郎第試着模仿那鳥的輕鳴。隨即他又咬了一口馬鈴薯，但是無論如何不得不表白他的歡快，他腳踢着牆為那鳥的歌聲點拍。



『這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地點。哪裏能再好一點的呢？或者你以爲天上會更美吧？』

『是，當然，』葛蘭馨堅信地回答說；『天上有一切美麗的白天使，她們手裏拿着百合花。』

『我不相信真是這樣。置身在那麼多的陌生人裏面，我們會害怕，會弄得手足無措的；我相信不會比得上這兒好，這兒只有我們兩個在一起，我們高興做什麼便做什麼，我們是整塊草地的，牛羣的，以及一切的主人。不，我相信無論人間或天上，沒有地方是這麼好的。』

但葛蘭馨却不容易被說服的。



『你從沒到過天上，一點兒也不能斷定的，』她宣告說。『但是，來，現在讓我們吃蘋果罷。』

午餐的第一部，比較豐富的食料，現在是吃過了，因為這是比較乾性的，這使那兩個孩子非常口渴；所以多汁酸味的蘋果味兒是最可口，他們吃得那麼地快，不一會只剩下兩隻了。不多幾口又把這兩隻吃完，於是郎第在牆上坐得舒舒服服地說：『那是無論誰個所能有的最好的午餐。』葛蘭馨完完全全地同意他的話。

下午發生了許多意外的事。星和虎斑因為大家都要在同一的地方吃草的緣故，發生了衝突。他們起始互相以角碰撞，那兩個孩子不得不奔跑下來分開他們。接着他們叫他們在牧場不同的





地段吃草，守望了一時，直到那兩頭牛放棄了挑釁的氣概纔走開了。後來郎第看見他牛羣中那頭瘦削的黑牛書生在穿過牧場向着那邊的圍籬奔躍過去，看見了她的另外三四頭牛也動身追了起來。整隊的牛看去像都要學他們的樣子。郎第追過去，『喂！喂！』地喊着，正在她們奔到圍籬之前，把她們喊了回來，圍籬那裏他們看去是絕不會停步的，雖然越過圍籬的高跳一定會給她們以悲慘的結果。圍籬的那一邊，草是割去了，散鋪在陽光中曬乾。那麼富於引誘性的草香飄傳到了書生的鼻裏，使她拔腳便奔，追蹤那香味。

這樣地，在那下午的時間內，事情一件又一件發生着，使那兩



個孩子接着忙個不了。那些牛都是身體康強，餵養得好好的，在快近黃昏，她們不再飢餓的時候，她們便被種種那兩個孩子難於約束的玄想和主見所支配着。一邊的莊地上牛羣平平靜靜的時候，在另一邊却會出一點事故，那兩個孩子來回地奔跑着，因為他們總是互相幫助的。無論什麼不得不做的事情，大家一同做，總是有趣得多了。

同時太陽向着黃昏移動着去，快要落山了。峻高的羣嶺起始塗上一層紅色，所有四週的小山好像滿蓋了黃金。突然，一種高響的號角的吹聲傳了來，最先從右面，接着在左邊，隨後從遠遠近近的各地方。這是從許多莫大的號角中吹出來的信號，告訴男男女女



女的牧童，這是領帶牛羣回家擠奶的時候了。而那些牛好像也懂得這聲音的意思似的，因為她們從那牧場各部集合到一起來，立在那裏等待着。

那兩個孩子彼此喊說：『晚安，郎第！』『晚安，葛蘭馨！』

郎第連着三四跳便到了他牛羣的中央，揮着鞭，高聲唱喊着，他向着菩提莊的牛欄跑去了。

葛蘭馨揀集起她自己做好的那兩個小小的葉圈，把它們展開着擺在她手掌中；於是她也動身回家，郎第高響的唱喊聲幾乎伴她到了家門之前。



## 第二章 菩提莊和赤楊莊

菩提莊的那屋子有一間寬大舒適的起坐間，室中央裝着一個綠色的荷蘭式火爐，四面沿牆擺着許多木長凳。圍着那火爐，也有一條長凳，一隻灰色的老貓時常躺在那裏懶懶地嗚嗚念着一疊積起來的許多小長凳似的寬闊的梯步，通引到樓上的臥室。這樣的佈置使人儘有機會坐下在室內的無論哪一部，這給與這地方一種安閒舒適的氛圍。

那農人和他的妻有兩個女兒，一個二十歲，一個十九歲；但她們不再在家住了，兩個都在去年夏天差不多時候先後嫁了出去。



她們的婚姻都很美滿，因為她們所嫁的那兩個青年農人都自己有田地，家道富裕的。現在那父母又像初結婚時一樣，只有兩口兒了。最先他們只雇一個傭工，因為丈夫說：『我們與其在家裏雇着幾個人，不如在田忙的時節雇用短工，而到其餘的日子只留下一個。』

妻說：『我也這樣想。我不歡喜沉重的靴子在屋子裏亂闖。』所以那一家在它原來的清靜的狀態下過着日子，而家務却仍然處理得整整齊齊。

但當秋天來時，那農人說：『我們得雇個牧童纔好。那傭人不能一天到晚坐在那草場上，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可是我們却又不



能把牛都放在牧場上，無人看守。」

妻說：『那正合我的意思；因為一個伶俐的小孩，關於廚房、井、披屋的事情上，對我倒常便利的。他也會照顧那些小雞；我不能叫那傭人做這些零碎的小事情。』

『那麼我去找一個來，』那農人說，一邊伸手拿他的上衣和他的重手杖。那慈善院委員總曉得用工的孩子的，他到他那裏去。事情湊巧，剛在那一天那屠夫差他送貨的孩子帶個信息給那慈善院委員，說他自己買了輛貨車，用不到這孩子了，應該爲他找一個新位置。

這孩子便是郎第，既無父母，又沒什麼其他的關係人，他在世



界上真是孤獨的。誰都不知道他從哪裏來的。

九年之前，在勞倫司節那一天，一個包裹在一塊粗布中的男嬰孩被人棄在那教堂的門階上。來打鐘召集晚禱的那司鐘，在門口發見了一個包裹，裏面却裹着一個活小孩，他便即拿到牧師那裏去。在下一天星期日，那小孩受了洗禮，得了勞倫司這名兒以紀念在他的節日孩子被發見的那神。隨即他被托養給那洗衣老婦克梨娜，她總把他出落得干淨而像樣。但她幾年之後便死了，於是郎第便在人手裏一一轉換過去過日子了。有時人家待他還仁慈，有時却很壞；直到他第十年的時候，他從未知道過有家的感覺是怎樣的，因為他在一個地方從未被人留養到一年以上過。從他做



得來輕鬆工作之後的最近幾年中，他幾乎每三個月換一個地方，什麼地方恰巧有人用得着他，他便去。

那菩提莊的農人到達那委員地方的時候，那委員是在門前，郎第正立在他面前傳達那屠夫的信息。

那農人並不特別注意那孩子，只立即開口述說他的需要；一聽到話，那委員便把郎第拉上前來，說：『你來得正好。這兒是一個馬上可以跟你回家去的孩子。他做事循規蹈矩，郎第，你是不是這樣的？』

那孩子點點頭。他這人有使那農人中意的地方。

『那麼跟我來，』那農人說。





於是郎第傍着他急步走去。赤着脚，除了身上所穿的那小的斜紋布褲和粗布襯衫之外，便無其他衣服——因為他的小上衣早已破碎了，——郎第便開始了在菩提莊的生活了。

那農人的妻看見丈夫這麼快便帶了個孩子回來，驚訝地望着。她比她丈夫更細心地檢察了那新來的孩子，因為她知道那孩子將和她朝夕共處，她對於她週圍的人們是特別仔細的。郎第生着一雙棕色的大眼，以坦白的眼光望着這世界和人們。厚厚的棕色頭髮鬢曲地散在額部。那女人中意他。

她對自己說：『我得把他的衣服弄整齊，』因為她猜度到他身上所穿的便是他所有的衣服的全部。



下一天早晨，郎第立即被派出去放牧羣牛。他在牧場上遇到了葛蘭馨，她也只在幾天之前纔說起擔任牧牛的事務的，她發見有了伴侶，心中很是快樂。

進入這新的生活，對於郎第，却有一種他以前從未經驗過的歡樂——他找到了一個家。跑到陽光和煦的牧場上，和葛蘭馨共處在赤楊蔭下，那孩子是歡快的。歡樂之光從朝至晚在他眼中射耀着，他不和葛蘭馨談話的時候，他便不自己地把他的歡快用歌唱來表白。

那農人的妻對他很仁慈。她給他做了一套星期日穿的潔淨的衣服——褲子和上衣——做了一件和衣服匹配的白襯衫。於



是她教他天天早上在井邊細心洗滌，他對於洗滌倒也樂意而甘願，因為他自己也歡喜衣服整潔的。在他小小的臥室裏有一付真正的床鋪，那是他以前所從未有過的；現在從沒有人像他以前的男女主人那麼地以粗暴對待他了。所以郎第是像空中飛鳥一樣快樂，他的口哨聲要直到鳥倦歸巢不再唱歌的時候纔停止，而且許會整夜地繼續着的，要是那主婦整夜地繼續叫他伐木取水的話。他常在晚上做種種關於烹調的差使，因為那主婦處事有序，要預備好下一天早晨的一切事情。

當晚上那孩子的口哨聲從那牛欄，披屋，或鷄房裏傳來的時候，聽到了這哨聲的那農人常說：「叫那孩子睡罷。他工作的時間



到這時候是應該過了。」

但那妻便回答說：「工作永遠不會傷壞人的；他睡眠的時間很充足，他的口哨表示他並不快樂。」

於是那農人滿意了；對於她能憑自己的意見處置那孩子，他是又歡樂又滿足，農人的妻也是快樂。冬天來時，她提議他們把他雇用下去，因為當他不在學校裏的時候，她有工作叫他做，而春天一到他們不得不添雇短工的時候，她烹調的事務便增多了起來，那孩子會成爲非常有用。單是一天三次遞送菜飯到田裏去給工人們吃的這工作，已值得把他留在家裏了。

在他各種的事務上，那孩子是常和葛蘭馨在一起，因為她有



許多工作是和他的一樣，兩塊莊地是緊鄰着的。在夏天，那兩個孩子被派到收割過了的田裏去收拾落穗。他們發見了：這工作大家一起做，先一同收拾一邊莊地，再一同收拾另一邊的莊地，是比一個人單獨地做有趣得多了。他們別的許多工作也是這樣，所以他們很有許多時間在一起的。但當秋來，他們帶了牛羣被派到牧場去的時候，他們是頂快樂了。郎第對菩提莊的生活已是那麼地熟習了，他能熟識每一頭牛的外貌和性格；他對於那些鷄已是那麼地熟習了，他能揀起無論哪個鷄蛋來，說出它生的地點和時間。尋找鷄蛋的踪跡是需要專注的觀察的，因為鷄都歡喜在隱祕的地方生蛋。屬於那莊地的所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對於郎第，要比對於



那農人自己，或對於任何個曾在這裏做過工的人，熟習得多。

在赤楊莊，生活是和在菩提莊一樣地在平靜有序的情形下過去着。事實上，在經營那兩塊莊地的方法中，常有非常的類似。牛欄中常有八頭牛，要是那兩個農人中的一個覺得該有九頭牛纔適當，那麼另外的那一個會連覺都睡不着，直到他牛欄中也有九頭牛纔算安心；因為使兩塊莊地所有一切皆同的這一點，是一個老規矩。

然而那兩個農人却是頂和好的鄉鄰，在他們之間從沒有一個不快的敵對的念頭。個個都要使一切恰像父親的，祖父的，曾祖的時代一模一樣，纔心滿意足。



再巧沒有，曾有二次菩提莊舉行嬰孩命名式的時候，赤楊莊在那同一的星期日也舉行命名式——然而有這一點不同：菩提莊受命名的嬰孩兩個都是女孩，而在赤楊莊則都是男孩。漢納第一個出生，一年後猶里出世——這兩個孩子現在一個二十歲一個十九歲了。但那兩家之間的最大不同是：菩提莊孩子的數目永遠是兩個，第三個孩子却在好幾年之後出生在另外的那個家庭裏。一個小女孩的出世雖屬遲晚，却完全不是不受歡迎的，年月過去，更證明着這女孩對於這家庭的大樂。她是一個嬌媚愉快的孩子，受了不少她父母細心教育的恩惠，因為他們都是明禮的人，兩個都主張他們頂重要的責任該是把他們的兒女誘導到一種高



尚有序的生活上去。

每個星期日都可看見他們一家人一同到教堂裏去——父親母親打頭，小小的葛蘭馨在父母之間，漢納和猶里在後，個個都穿着星期日的衣服，個個的外貌都是那麼地整潔而誠實，使那看着他們魚貫進教堂的牧師的心都熱烈了起來。

生長在這種整飭的生活中的小小的葛蘭馨，博得了個個人的心愛；因為她始終是愉快而有禮，明亮含笑的兩眼像矢車菊一樣地碧綠，長長的髮辮像金粒一樣的顏色——這模樣叫人看着怪疼愛的。

當她到了第九歲的時候，有一天，她的父親說：「我相信葛蘭





馨的年齡夠大了，今年可以牧牛的了，我們不必雇用牧童。要找到一個信托得過的牧童是不容易的，葛蘭馨是個怪伶俐的孩子，牛也都是溫馴的。」

那母親想，他們至少可以試它一試。第一天，當然，要猶里伴她一同去，看她有沒有困難，是否害怕。——因為獨個兒去照顧那些牛，她確實是太小的小人。

葛蘭馨自己却歡喜出外牧牛這主見的，猶里說：「她用不到膽怯。我們鄰家有一個牧童，好像比普通的孩子來得溫和，我會叮囑他照顧她。」

所以幾天之後，有猶里伴同着，葛蘭馨開頭出外了。在貼鄰的



那牧場上，郎第已經在做事了。猶里把他叫到那石牆邊來，向他說明：如果牛與牛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他得過來幫助葛蘭馨。他們將在李子和栗子成熟的季節，以李子和栗子來報酬他。

現在郎第在他十足的歡樂上便只缺少這個——草場上有一個伴侶；到第一天向晚的時候，那兩個孩子已成了那麼和好的朋友了，那男孩，爲了葛蘭馨的緣故，赴湯蹈火也是願意的。對於她，一個更忠實的保護者是我不到的了。

這樣地，那兩個孩子天天相伴着過了秋季。冬天來時，他們一同從學校一天來回二次。星期日他們總是在一起過了的，因爲屬於菩提莊那農家的郎第，是以鄰人被對待的。他每星期日下午到



赤楊莊去，和葛蘭馨一同玩耍到晚飯時分——那已成爲老例了。每一個星期日下午都是那麼快地溜過去了，下午已經過去的時候，他們却願望它剛開頭；他們沒有時間做完他們預定計劃的一半。郎第善於雕木叫子和做南瓜燈；葛蘭馨有一批顏色紙，他們用來製作整個的城市，城裏有居民，裝着划得動的槳的船，教堂，裝置窗戶的房屋。

接着來了春夏的工作，那兩個孩子繼續地在田裏會面。他們不在一塊兒的時候，大家都確切地知道那另一個是在那裏，他或她在那裏做些什麼事，他們什麼時候纔可再見面。

現在季節已入了秋，那兩個孩子在那草場上享受他們歡樂



的日子。不大有下雨日子把葛蘭馨阻留在家裏，因為那一季天氣是少有地晴明。在下雨的天氣，郎第不得不獨個兒跑來走去，裝食料的那袋子爲了怕雨淋濕的緣故包紮在他肩頭。在這樣的日子，他也照顧猶里在早晨帶到牧場上來的牛。這樣，他的口袋裏便常常裝滿了栗子了。下一天葛蘭馨出來的時候，常有許多事情相談，關於羣牛的行動，關於赤楊樹上的小鳥以及它們怎樣爬進了巢，關於那些大烏鴉，它們突然飛落到牧場上，叫得那麼地可怕，虎斑在完全恐怖中直奔到它們中間去，那麼一來，整隊的烏鴉便都高飛起來在空中迴旋着，驚恐着的虎斑格外地驚恐了，她竟撒野地亂奔了起來，郎第不得不捉到她，打她的頭，直到她鎮靜下來。



所有這些事故，都是那兩個孩子重又在赤楊樹下會面時的急心的談話資料。日子這麼過去着，在週圍各地的孩子中，沒有比郎第和葛蘭馨更快樂的了。

十月來了，晴明的天氣一直要繼續到過了這月中旬，所以那兩個孩子依舊整天留在牧場上，不覺得寒冷——不過他們傍晚早一點回家。第三個星期的星期六下午，黑雲開始在天上密集起來，那兩個孩子在四點鐘便動身回家。突然的黑暗襲了來，傾盆的大雨，或許是夾雹的暴風雨，看去快要突然開始了。葛蘭馨是十分垂頭喪氣，因為她怕下雪的冷天現在便會開始，把放牛的事告個段落。但郎第却很樂觀，他想冬天還遠着哩。他說，星期一將又是好



天，他們照常出來。

他們互道了晚安，慌着領帶了牛羣趕回家去，因為雨點已開始下落，天是愈變愈黑了。走到穀倉那裏，把牛都繫好在欄裏之後，郎第照着天天黃昏時的老例，在各個角裏爬來爬去找尋雞蛋。不久，他聽見一陣狂怒的暴風雨向着穀倉打將下來。雨，雹，風幾乎壓倒了穀倉。他把雞蛋擺在他的帽子裏拿着，立在穀倉的門內，因為他怕雞蛋被雹打碎，如果他動身走向屋子裏去的話。

當他立在那裏的時候，那農人正從廚房的窗中向外望着那暴風雨。他的妻在吹那幾次地被風雨熄滅了的火。那農人傾聽着吹拂過的風，說：『我正盼望着這風雨。我已等待了一些時了。果樹



是受了打擊。唉，這把秋天告了結束，我們可以等着冷天來了。今天廣木的那農人對我說，他冬天要雇一個孩子。他打算只用一個傭工和一個孩子過冬，因為他有兩個兒子幫他做事情。所以我告訴他，他可以雇郎第去。」

「你真是說了麼！」那女子喊說。她停止了吹火的工作，旋過頭來望着他。「你爲什麼對他說那句話呢？只爲了叫廣木的農人有一個好孩子，我要整個冬季一個人做事麼？」

「不，不，」那農人用安慰的口氣說；「我沒有這種念頭。剛剛相反，你要有比你現在所有的還要好的幫手，——一個比郎第強壯，能於你用處更大的青年朋友。今年冬天我有許多樹木要伐，需



要一個額外的做手。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能做這工作，也能幫你做廚房裏的事務。我眼睛裏看中了一個。」

『我滿意郎第，』妻說；『但要是需要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做手的話，我們必須把那孩子解雇，因為我們不需要三個用人。』隔了一會，她接着添說道：『如果郎第必須離開我們，我很高興他有一個好位置。不明白他去上工的是何等樣的人，我是不肯放他跑的，不過廣木的那一家倒是治理得很好的。你雇來代替他的是誰？我希望是個合於做廚房事務的人。』

『是，他會做得好好的，』那農人說。『他年紀還小，能做屋子裏廚房裏的種種差使，但同時身體強壯而有力。做搬運木頭和水





的事情，他比個小孩子要好多。明天他要路過這兒，如果我們要，他便留着。他們盼望郎第明天黃昏時到廣木。

妻以爲這總有幾分是忽急的辦法，但她丈夫解釋說：牧牛的時節現在既已結束，伐木的事正好立即開始。

他們便這樣決定讓郎第明天去，雇用那個青年，當他來時，因爲她丈夫說出那青年的名字，把他描摹了幾句之後，妻記起了她見過他一二次，他出生在一個鄰區的一家清白的人家的。

現在那暴風雨已經和緩了下來，那農人跑出屋去察看一切是否都無恙。同時，郎第第一臉的奮熱和歡快，奔進廚房來，向那主婦展開了滿盛雞蛋的帽子。



『探尋蛋窠，你真是個出色的孩子！』她一邊說，一邊在灶邊奔走著。『郎第，你明天要到廣木去了。那邊有許多許多的雞蛋給你找尋，因為他們養了一大羣的鷄，這一帶地方頂好的。』

郎第凝望着那女人，幾乎掉了手裏的雞蛋，但他一句話都不說。

『把雞蛋擺在桌上，』那女人說，『我現在沒有時間收拾它們；去拿根木頭來。雨這麼大，你不必去汲水了。拿了木頭，便進來晚餐。』

郎第擺下他的帽子，到那披屋裏去了。他聽了剛纔的消息，身體癱軟了下來；他幾乎拿不起那根木頭了，雖然平常他拿了木頭



還奔跑哩。

那主婦懷疑地問着他。『郎第，我相信你一定疲乏了。來，吃夜飯罷，吃了夜飯便去睡。』

吃飯時郎第始終低垂着頭，他到菩提莊以來第一次覺得食而無味。

『他疲乏了；我剛纔便看出來的，』妻回答她丈夫莫明其妙的神色說——因為那孩子的調羹不像平常一樣頻繁地進出那酸牛奶的大碗。

『哼！疲乏不會倒了他的胃口的，』那農人說。  
但郎第嚥不下他的晚餐。



『也許那暴風雨苦惱着他。讓他去睡罷。』那農人說。

『是，是，是你還是去睡好。』那妻用關心的口氣說。『我自己來照料那幾雙鞋子。去在你舒適的床上再好好地睡一夜罷。』

郎第爬上樓去，到他親愛的小臥室裏。他覺得胸頭好像壓上了重重的東西；他幾乎不能呼吸了。但他上床以後，他的一切看去都像和往常一模一樣，他想以後也必永遠如此，於是他呼吸比較輕鬆得多了。這一夜裏面定會發生一點事故把事情挽回過來的。既然一切那麼順利，毫無變動地過了那麼久長的時間，也不會在一夜完全推翻的吧。這樣想着，郎第終於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那農人和他的妻從教堂回來的時候，郎第像平



常一樣走出穀倉來迎接他們。星期日早晨，他有不少的時間可以在那穀倉的許多角落裏爬來爬去，他常發現新的隱匿的蛋窠。

『現在，郎第，去穿上你星期日的衣服，』那女主人說。『吃過午飯你不妨跑到赤楊莊去一下，對他們說一句分別時祝福的話，因為你許會有一時不和他們見面的。到廣木路是遠的。隨後你便回來出發，這樣你纔能在天黑盡之前趕到你新主人那兒。你到得太晚是不大好的。』

郎第覺得好像被雷打着。早晨像所有別的星期日早晨一般地平安過去了，他以為那危險定已過去，一切都會照常。然而，現在他終於被差到別處去了！他穿上了他星期日的衣服；午飯到了，吃



過了，他也不知道怎樣吃了的；他正像是暈昏着。午餐之後，他走到穀倉那裏去，坐在那乾草梯的最下一級上。他在那裏一動不動地坐了幾個鐘頭。他不能到赤楊莊去，對他們說分別祝福的話。不，不！他不能到別處去！他不能！

以爲他照她的話到了赤楊莊去了的那主婦，把他的衣服包成了一包，便到那起坐間裏去和丈夫坐在一起，星期日下午夫婦倆常同坐在那裏的。她在這裏等待郎第回來。

鐘敲了三點半，他還不見回來，她說：『他遲了。他應該在這時到了這裏的。』

『他知道今天是星期日，四點鐘有咖啡吃。他四點鐘會在這



二圖 他在那裏一動不動地坐了幾個鐘頭



兒的，』那丈夫說。

那妻走出去預備咖啡。她拿着盤回來的時候，郎第還沒來。她走到門前去找他，喊他的名字。他從穀倉那裏答應着。

『你回來了，爲什麼不進來呢？』她說。『來吃咖啡。這已是你早該動了身的時候了。』

郎第走進來，胡亂吞了咖啡，但他什麼東西都吃不下。那女人把一塊新鮮的星期日吃的餅擺在他的包裹裏，把包裹遞到他面前。

『哪，郎第；上帝保佑你做個好孩子，做事要循規蹈矩。有空的時候日來看看我們，把你的生活情狀告訴我們，』她一邊說，一邊





把包裹攔在他臂上。他一句話都不說，默然伸手給那女人，再給那男人；他隨即轉過身，走了出去。

那主婦一直送他到了外門。

郎第不向後望一望，離開了那屋子。一走到外面，他竭力狂跑了起來。

『總之，還是這樣好，』那女人回到她丈夫身旁，說。『他許會說了句再會的話的；但這樣比他捨不得離開這兒要好一點，因為要是他捨不得離開，把他送出去倒是件難事。』

『你不必爲他擔心，』那農人說。『年輕的人總喜歡變動的。他高興到新的環境裏去。』



郎第盡力奔跑着，直到他遠離了菩提莊的屋子和田地。於是他倒身地上，哭着，呻吟着，好像他的心要碎了似地。在他的前途，他看不見一線希望——看不見一條安定的光。

當他終於立起身來的時候，天上已是滿綴着星星了。於是他一停不停地直奔到廣木。那麼遠的路程要快跑半點鐘以上的時間纔能到達——他的新生活要在離家那麼遠的地方過了。



### 第三章 迷途

郎第奔到廣木那孤零零的屋子的時候，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一天到晚老開着的那村居的門，已緊緊地關着了。他走上前去的時候，一隻可怕的大狗從窠裏向他衝出來，盛怒地唁吠着。郎第在驚恐中退縮了回去。幸虧那狗被練條繫住着，因為，對於這麼夜晚纔來的客人發着怒的他，是非常兇惡可怕的。

那屋子的門開了，一個粗暴的聲音喊出來說：『這兒出了什麼事？』

『是——是我，』郎第用發顫的聲音回答說。



「我」是誰？」那農人說。「走近點看。他不會吃掉你的。別做聲，蠻貨！」

郎第走過去，說：「晚安。」

那農人看見了郎第臂上的那包裹，說：「啊！你便是菩提莊來的孩子。到得真早！他們當然老早便打發你走的。要是你以為我們會允許你四處亂跑，跑夠了便回來，那你是轉錯念頭了。進來！」

那農人的妻在那裏竭力想想出，她丈夫能在這麼夜晚的時候交談的那個人究竟是誰。個個人都已睡了，——兒子們和田裏的工人，——因為這裏的規矩是：「早睡早起。」她看見她丈夫同着個孩子走進來的時候，她明白這是誰了。



『馬上打發他去睡覺，』她一邊拿了蓋小燈遞給她丈夫，一邊說。『你得領他路，給他點上臘燭。明天他便不必用火了。他和那年青人麥秀同房睡。』

那農人拿了那薄暗的小火在前面領路，郎第跟他到了一間屋頂下的小房間，那傭工早已熟睡在那裏了。郎第趕快脫衣，鑽進了他又狹又小的床；那農人拿了火跑去了。郎第實感到這床是比他在菩提莊睡的那架要硬多了，但這並沒使他苦惱多少時候。他是非常疲乏，不一會便沉沉入睡了。接着他便夢到他和葛蘭馨一同在那兩株赤楊樹下，廣木的那闍牛來了，他便襲擊牠，救了葛蘭馨。



這新的地方，比他剛脫離了的那一家，要嘈雜得多，忙碌得多。廣木這莊地包含許多的森林地，那農人和他的三個兒子，兩個傭工，整個冬天在森林裏做工。穀倉那裏，除了牛之外，還有一組強壯的馬，有時連那壞脾氣的閹牛，也用來拖車，因為車運的工作非常繁忙。

郎第要搬運，要奔走，要做穀倉，林場，或屋子裏的種種不同的工作。夏假是過了，照理他天天要上學校讀幾點鐘書的，但這件事上那農人不大贊同。

星期一上午他們叫郎第留在穀倉那裏，幫那農人做事情。午時，他把午餐送到林場上去給工人們吃，整個下午他便留在農場



上幫他們忙。郎第手脚敏捷，對於穀倉那裏的事務也是熟習，他給他新主人相處甚得。午時他帶了個大筐子到那林場去，他們吃過了午餐之後，工作上需要郎第的時候便呼喊他去，把郎第弄得時刻忙碌着奔來奔去。他一會兒要推，一會兒又要拉，還要時刻不停地把伐木用的器具搬來送去。

但忽然他失了影踪。高響的聲音一次又一次地喊他，他却應聲全無。那些喊聲發了怒；他們威嚇着，他們咒罵着，愈弄愈粗暴了。起來。郎第不來；他這時早已到了他們喊聲所萬不能及的地方了。他突然被一種無可抵抗的情感所支配着，他無法制止它——他定須到菩提莊去；於是他一停不停地奔着奔着，直奔到了那穀倉。



他在那裏停了步，向四週望着。是呀，那地方是一點都沒改變：那穀倉的大門直開着，他能聽見他的那些牛在那裏面從芻槽裏拉出乾草來；他的那些鷄像平常一樣，滿足地咯咯叫着，在那裏跑來跑去找尋食物。

這不再是他的家了，他也不再屬於他所愛的那些牲畜了——這感覺是超過郎第所能忍受的。他溜到別人看不見的那穀倉背後，倒身地上，掩面哀泣着。他在那裏躺了許久；他立起身來已是暮色蒼茫的時候了。隨卽他竭力狂奔到那牧場上去，爬上了那低低的石牆。晚風掠過赤楊的樹枝，把枝頭枯死了的葉兒搖落下來；此外一切都十分寂靜。郎第第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凝望着那暮





色中的世界，好像他希望召來了那不在眼前的什麼人。號召做晚禱的人們的那教堂的鐘，響了起來。這聲音定是驚醒了他。他跳下牆來，穿過牧場，向着赤楊莊跑去，他偷偷地溜過那穀倉的角，遠望那屋子。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他立在那裏，直到他看見有一個人從屋子裏跑了出來。這是漢納跑到穀倉那裏去。郎第這纔拔腳跑回家去，但他回到廣木的時候，天色已全黑了。他走進屋子，看見夜饑已過，正在熄燈的那農人剛從穀倉那裏夜巡了回來。那農人的妻立在他旁邊。她先開口。『流氓來了！你以為我們這裏容許這種行爲的麼？我奇怪你有面孔回來的！』

接着，那農人說話了。『你從哪裏學了這一套鬼計來的？聽說



你在日中便跑掉了。在菩提莊，他們允許你這麼辦的麼？孩子，留心點兒；要是再這樣，你會翻悔的。這一次我放過你，因為這是你第一天上工，上午你工作得不錯；但別再試了！睡覺去。夜饑吃過了。誰過了時候來的，便沒得吃了。』

郎第上樓到他臥室裏去。他對於不吃晚餐而睡，毫不關心，因為他到過菩提莊去了啊。第二天那農人帶他到馬鈴薯地上去。這裏他做推車的事情，揀選馬鈴薯，把壞了的馬鈴薯揀出來，另堆成一堆，預備給豬吃。

一上午，事情很順利。郎第勤奮地做着工，那農人很高興。下午，那妻說，她要郎第幫她做園圃裏的事情。她正要為冬季準備一切，



掘起不能在冬天的戶外生活的植物。郎第在這工作上顯得特別敏捷，因為以前他常幫助菩提莊的女主人做這同樣工作的。他明白這工作的最適當的做法，一樣一樣做着，使那女人沒有機會說出指揮的話來。

『你願意做工的時候倒是怪聰明的！』她一半稱讚一半辱罵地說。『你明白沒有，照規矩做事，是怎樣使人悅意？你知道怎樣合理地做你的工作，我們個個都把你當作朋友看待；然而你却跑掉不得的了。』

四點鐘的時候，那女人收拾好了個擺食料的筐子，遞給他。『現在把點心送去給他們。他們在林場邊，路不遠的。馬上回來，你



自己吃晚餐。牢記着馬上回來。』

郎第不回來。

『真是混蛋！』過了一點鐘之後還不見郎第回來幫她做工的時候，那女人怒意地罵說。現在天在黑下來了，她收拾好她的器具，走進屋子去。

那農人和他的家人傭工們回到家來晚餐的時候，郎第還沒露面。

『現在你得拿出主人的身份來，給點厲害他看看了。』妻把郎第的事告訴了丈夫之後，說。

『不錯，要斬斬截截教訓他一番。』他說。



晚餐的時間到了，又過去了，工人們去上床了；只有那農人夫婦兩個還在忙着結束他們的事務。

終於郎第在門口露了面。

『無賴的傢伙！』那農人盛怒地喊罵出去。『你到那裏去鬼混了來？』

郎第一句話也不說。

『你會說話麼？』那主婦問說。

沒有回應。

『你知道你該受什麼處分麼？好，你明天許會記着了吧！』

那農人一邊惡狠狠地打他耳光，一邊說。『睡覺去。』



星期三那天，郎第勤奮地工作着，細心地做一切他人吩咐他的工作。他這樣勉強支持到了傍晚，接着又是踪影全無了。那主婦需要木料引火的時候，她喊他，但郎第却不在那裏。

『我們怎樣處置這樣的一個孩子呢？』那農人聽到這最近的報告時，絕望地說。

『我開頭便疑心到的，』妻遣責地說，『菩提莊那農人那麼一口應承地把他介紹給你。他的妻子大概夠受了這混蛋的鬼計了。』

『他一心一意做工的時候，成績倒是很好的，』那男人用和解的口氣說，『却也奇怪，不知道他究竟撒野到哪兒去了的。』他



重又開了門，向外望着。

「我倒不覺得奇怪，」妻回答說。「一定他軋進了一批四處浪遊的壞孩子裏面去了，那便是他不肯說出他所去的地方的原因。工做得好，有什麼關係？要是我們頂用得到他的時候，他却跑了，那他對於我們有什麼好處呢？不，我們不能再留他了，如果他照這樣子下去。」

正當那農人快要鎖上大門的時候，郎第却跑着回來了。他像昨晚一樣不吃晚餐便上床，受到比以前更厲害的處罰，還得了個斷然的警告：如果這過失再犯的話，嚴重的事情要發生了。

星期四那天，那農人對他的妻說：「今天讓他上學去。沒有什



麼特殊的事情要他做。下星期我們非常需要他。如果他輟學太久，那校長先生會對我們說不好聽的話的。」

郎第上學校去。自從他們在那牧場上分別之後，他第一次見到葛蘭馨；但他只能遠遠地見到她，因為學校一放學，男孩子都在一起向一個方向跑，女孩子都在另一個。那是他們在學校裏的老規矩，——除了在冬天的時候，男孩子都跟在女孩子後面，向她們擲雪球；但今年沒有夠他們做這事的雪。所以，在四點鐘的時候，郎第沒給葛蘭馨講過一句話，向廣木跑去了。當他走過了一半的路，還在奔跑着的時候，他突然感到了一種力從後面來抓住他，把他旋過了身去。他向四面望了望，立即沿着那來的路，比先前更快地





奔回去了。

上星期日，做好禮拜，在農人們常借此大家見面，互談新聞的那時候，葛蘭馨聽說郎第要離開菩提莊，到廣木去。她聽了這消息，喪氣到在午餐時一句話都不說，猶里嘲笑她道：『你怎麼啦？你的小貓又逃跑了麼？』

但母親說：『猶里，別惹她。她因為郎第要到別處去了，心裏不好過。』

『我真想不到那有什麼不好過，』漢納反對說。『在廣木，他生活很舒適的。那是這一帶頂好的莊地裏的一個。我們有一組像他們一樣的馬，多好。』



葛蘭馨覺得郎第一定會在下午來的。他星期日常來的，現在他要到別處去了，他當然會來說句再會的話的；等他來時，她要叮囑他下星期日一定來。但她徒然地等待着他。她幾次三番地走到窗前去望他，他却總不來。葛蘭馨心裏非常的難過。晚餐的時候，她父親說：郎第到別處去，再會也不來說一聲，禮貌上未免說不過去，——這使她心裏格外地難過。

漢納和猶里同意父親的話，說他們沒想到郎第會這樣的；但母親却依舊善心地表示意見，說他也許想來，却爲了男主人或女主人的事務抽不出身。

葛蘭馨在學校裏望了郎第幾天，却總失了望。然而她知道他



已離開了菩提莊，因為猶里直接從菩提莊的主人口裏聽了來的。但今天他却到了學校。他沒給她說一句話，他只看見他坐在課堂那一邊的凳上，散學之後，他給那些男孩一起跑了；但她很高興，因為他到過學校，她至少知道了他這麼一點消息。

傍晚天色在黑下來了的時候，葛蘭馨的母親給她水桶，差她到井那邊去，叫她把水桶擺在猶里看得到的地方，他來時會汲滿了水，帶回來的。葛蘭馨正從井邊走回來的時候，她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好像抑制着的嗚咽。這聲音好像是從穀倉那裏傳來的，她立定了，向那邊望去，但因為天黑的緣故什麼都看不分明。她立着望的時候，又聽到了那淒切的聲音。她害怕了，奔向屋子去。



那時她却非常清明地聽見有人喊她的名字——「葛蘭馨！」她認識這聲音，向穀倉那裏奔去了。

郎第臉兒緊靠着牆，立在那裏。

「郎第，是你麼？」葛蘭馨在快樂的驚訝中說。「你爲什麼立在這兒？走進屋子去。母親在廚房裏。你爲什麼哭呢？」

「我不能進去；我害怕。個個人都因爲我跑開來，對我發氣。她也大概一樣。」

「啊，啊！你沒得他們的同意，偷偷地跑了來的麼？」葛蘭馨用傷心吃驚的口氣說。「可是你爲什麼不在星期日來呢？下星期日你一定來，好不好？」



三國 你爲什麼立在那兒 你爲什麼哭呢



「上星期日我不能來，等到下星期日，日子這麼長，我等不及。我不能不天天跑出來。」

「你跑到哪兒的呢？我從沒看見過你。」

「我來到這兒，時候總是很晚的了，我不得不馬上折回去。你呢，總是不在這兒的。我天天跑上菩提莊去，要是那兒不見有人的話，我便跑進那穀倉去，從餵食的洞裏下望那幾隻牛。虎斑總認識我的，她看見我，便『哞——』叫着。唉，我受不住！我受不住！」郎第嗚咽着說，臉兒向着那冰冷的石頭上緊壓上去，好像強要石子可憐他似地。

葛蘭馨的兩眼滿藏着淚水了。



「你天天偷跑出來，郎第，他們鞭打你麼？」

「當然鞭打的。他們今天也要鞭打我。」

「啊，郎第！那麼趕快回去罷，否則他們對你要愈弄愈兇了。明天別再跑掉了，後天也不要，以後永遠不再跑掉，這樣他們纔不會鞭打你了。」葛蘭馨勸慰他說。

「我倒滿不在乎的。」郎第說。『這比不跑開來難受得好點。』

他臉兒依舊緊貼着石牆，但葛蘭馨終於把他拉了開來，勸他回去。想到他們要打他，她的心都痛了起來；她希望，如果他跑得非  
常快，他會被寬容，免了打。

於是郎第轉身跑去了。



葛蘭馨走進屋去，把這事統統都告訴了她母親——她怎樣爲郎第難過；他們鞭打他，是多麼可怕。母親也爲那孩子難過；但她說：他得設法使他自己順應那變動，不再偷跑出來纔好。她叫葛蘭馨下次遇見他的時候對他說：他們歡迎他在星期日得了主人許可，到赤楊莊來；但要是他偷跑出來的話，他當然不被歡迎的。

所有這些關於郎第的受難，重重地壓在葛蘭馨的心上。郎第在這星期的其餘幾天，都沒被放到學校去。那農人的意思，以爲這樣他可以時時看住他，不給他跑掉，直到他安於這新的生活，習慣了這新生活的方法的時候。但每一天——大概要到天黑透了之後，他纔得到機會——他總設法溜出屋子，箭一般地飛跑開去了。





他脫逃的時間愈晚，他回家的時候也愈遲，等待着他的處罰也便格外兇暴。星期六晚上，那孩子照平常一樣被罰了之後，那農人吩咐他不吃晚餐便去上床的那時候，那農人對他說：『我再給你一星期的試驗。如果你不改好起來，我要打發你跑了。』

第二天那女人對郎第說：『今天下午我准許你出去；但得留着心，要在適當的時候回來晚餐，恰合上流人的舉止。』

午餐一完，郎第便跑了，但他不到赤楊莊去。他以為那一家也許已經聽到了他脫逃的事情，他羞得去。說不定葛蘭馨的父親和兩個哥哥會以遺責的眼光望住他，使他覺得他是不受歡迎。對於菩提莊的人們，他也覺得那樣，他又何必到他們那裏去，或讓他們



見到他呢。

天起始下了點雪，凜冽的寒風捲着雪片打上他身來。

郎第奔上那牧場去，坐在那石牆上。雖然他冷得發抖，風幾乎把他吹下牆來，他却一直在那裏住到天黑。等到天黑到人家不會看見他的時候，他纔下來到菩提莊去，在穀倉和牛欄那裏徘徊着，好像個不安定的靈魂已經註定了應該離開一個地方，却無論如何不能斷然地把私情割絕。他幾次拔腳想跑；接着他却又繞着那穀倉跑了起來，把耳朵擺上縫隙去，試想聽到他的牛或他的雞的親密熟習的聲音。最後他終於斷然離開了，走到赤楊莊去。他在那穀倉角上等了許久許久的時候，看葛蘭馨會不會走出來；但她什



麼地方都沒影踪，所以他終於跑回家去了。

下一個星期正如上一個星期一模一樣地過去了。要是有一天傍晚郎第找不到出跑的機會，那他下一天在比較早了不少的時候便溜掉了。有幾次他回來得那麼晚，使那農人不能夠在他習慣的時間去上床。於是那孩子受了最最兇暴的懲罰，那農人以爲『這一定會把他弄好的。』但這却並沒把他弄好。

第二個星期日，郎第早上出來的時候，那農人說：『你一吃了早餐便去罷。那慈善院委員在等你去；我已經把你的事情給他講過了。』

那妻把他的衣服包了一包，郎第吃好早餐立起身來的時候，



她把包裹遞給他；他走出去的時候，那農人夫婦兩個都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下一次做事，要比在這兒做得好點。』

郎第完全無關心地走他的路；他此後無論到哪裏去上工，都不在他心上。他到那委員的家時，那人還沒從教堂回來，所以他等着。不一會那人來了，看見郎第在門口，馬上喊說：『我聽到了些關於你的好消息！你的成績真不錯！你還是設法在你新的工作地方常住下去的好，因為過了三個月之後我不曉得你要成個什麼樣子了。教區裏過了那時候，不再貼補你了；所以用點頭腦想一想這件事罷。現在你到鞋匠那兒去做工。』

郎第覺得那委員對他沒有什麼好感，給以前是太不相同了。



他在窘擾中旋轉身去，走了。

在冬天，不像過夏的時候，農人們都不大願意在供給衣食的條件下雇用孩子，所以誰都不要那樣地雇用郎第；但那鞋匠因爲常用得着個孩子，便同意出了剛夠他吃食的一點錢，把他雇用了。

郎第現身在那鞋匠家的時候，那個人正和他的妻和三個小孩子，坐在一間房間裏。雖然那天是星期日，他在修補一隻鞋子。

『你便是來上工的孩子吧，』那女人說，當他走進去的時候。『把包裹放在這兒。這是你睡覺的地方，』她指着他走進來的門那裏。郎第明白，他要睡在他注意到過在門左邊的，那碗厨似的小地方。這地方和這一間的其餘部份，用幾塊狹狹的木板攔開着，



板與板之間有大大的隙縫，這些隙縫却是光線和空氣能夠進去的僅有的路。裏面只有一個草床，和一張破椅。這要做郎第的臥室了。他把包裹拋擲在那椅上，跑了出去。

那窮苦的鞋匠，在他的家裏，是毫無秩序的。他雇用郎第，不過因為他只要化很少的錢便可雇到，因為他需要有人給他差遣，他自己的小孩們年紀太小，還做不來什麼事情。除此之外，他不去注意那孩子，隨他照他自己的意思做去。他上午叫他上學校去，因為學費是由公家擔負的，要是郎第不在讀書的話，他還得受責備哩；但下午，如果他有遠路的遺差或者別種工作給他做，他便叫他停學了。傍晚的時候，那鞋匠常把他差到各處去，郎第高興回來的時



候便回來，誰都不把他放在心上的；但那時他從沒吃到過東西，他總回來得很晚，那一家的夜饊早已吃過了，當然不會爲他留下一點什麼東西。別人見他不來，都很樂意，因爲東西總是不夠一家人吃；如果他剛剛在他們夜饊的時候來了，那他們不得不給一點他吃剩東西，在他是從未碰到過的事。

郎第一天一天可哀地退步着。在學校裏，他什麼都沒學到，因爲他回家來從不濫習，夜夜外出。外貌上也一樣，這褻褻瘦削的小人兒和往日的郎第是大不相同的了。

葛蘭馨對於這一切非常耽心；她的生活變成非常不快樂的了。她一聽到那先生常說的「郎第，你變成學校裏頂頂壞的孩子



裏面的一個了，』她覺得好像沉下地板去似的，因為她常覺得好像她自己那麼地被辱。她從沒機會和郎第講一句話；他總一散學便跑掉了，好像變成羞怯的了。她在家裏不能說出她的苦惱來，因為她一提到他的名字，她的哥哥們便會叱說：『別說起他；他是毫無好處的壞孩子。』甚至她的母親也不再為他辯護，善心地說一句『他會慢慢變好的』了。

葛蘭馨只有一個希望——希望郎第在鞋匠那裏做工的時候，間滿了之後，他重又被雇到管理較好的農場上的時候，他會換了個新面目；因為她不能相信，他真是像她哥哥們所設想他的，毫無用處的壞孩子。





黃昏時她常想跑出屋子去，看郎第會不會立在那穀倉角上；她要去安慰他，督促他改好起來；但她母親永遠不准她出去。她說：郎第不該在晚上東西亂跑，如果他頭腦清明，他會在星期日下午來上他們的門的。要是他不在那時候來，葛蘭馨不准見他的面。所以，在許多許多晚上，葛蘭馨悶着心兒上床去，眼睜睜地躺在那裏，籌思着能把郎第引回到正路上去的方法。



#### 第四章 葛蘭馨怎樣克服哀愁

三月初到了。草場上櫻草和白頭翁開放着花，田地上農人們正竭了全力在趕做春天的工作，因為大家都想比別人先種下馬鈴薯。隨處有犁耕和播種的工作等待人們去做。幫手的需要是很急迫，孩子們重又有了被雇的機會。所以郎第在離開了那鞋匠的下一天，便找到了個新的地方。星期日一早，他帶着他的小包裏走了出來；但這包裹和他當初離開菩提莊時所拿的那個，是很不相同的了。自從他離開菩提莊那天以來，他沒添過新的衣着，他的舊衣服都破碎了。以前曾一度顯得那麼潔淨堅牢的那星期日上衣，



現在是又薄又襤褸的了；當時和那新上衣匹配的那活潑的臉和明亮的眼睛，在現在郎第來到溪莊新主人家的時候，神氣很不相同了。這地方所以名叫溪莊，是因為那莊地正沿着流過薄盧威較低的一帶地方的那大河的邊而伸展着。郎第來那新地方的時候很早，那農人還沒上教堂去哩。

那個星期日的早上，葛蘭馨是又快樂了，因為他們從教堂來的時候，她聽得那慈善院委員告訴她父親，說郎第要到溪莊去了，說這對於那孩子倒是個很好的變動，因為那鞋匠家裏實在太壞了，那孩子說不定沒有多少東西吃的。

後來，他們坐着吃午餐的時候，葛蘭馨的父親起始說到郎第。



在星期日的食桌上，他總比在別的日子來的歡喜談話，因為那是他們僅有的，有充分的時間吃食，不必慌着吃了便去做工的日子。

「溪莊，」他說，「對那孩子真是個再好沒有的地方。他們那兒不雇傭工，人手絕少的；所以他會常和那農人在一起，便在他眼前。也許他能因此被那農人領導回到正路上，忘記了他逃跑的習慣。」

「我懷疑他那種流氓脾氣會有改好的一天。他在廣木的逃跑有什麼可寬恕的理由呢？那邊的地方又好，」漢納忍不住說了；因為一想到那邊廐房裏有兩匹好馬，而自己這裏却一匹都沒有，



他便覺心煩意燥的，他常常想望着有一匹馬。

「無論如何，他爲什麼會逃跑了的？」猶里接着說。「漢納和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種事情，我們在讀書時代，有許多我們實在不歡喜做的工作。」

漢納和猶里都是有點自以爲是的。他們常過着一種平安合理的的生活，不想到安適的好家庭和父母的愛護對於他們究竟有了多大的價值。

「我們不應該始終責備他有時逃跑的事情。」那母親善心地說，「如果他現在行爲端正的話。他年輕，受了人家不少的磨折。要是他現在到了好人手裏，他會變好的。」



葛蘭馨聽見母親那樣說法，心裏很高興。吃好了午餐，她走出到那草場上去採集櫻草和白頭翁，她愉快地想起了以前在星期日下午和郎第一同出去採這種花的那些時候。也許他會再來，要是他現在回到合理的生活，發見他自己重能做好事情的話。

那一天，郎第一自早至晚亂跑着，誰都不知道他在哪裏，因為他非常留心着不使別人見到他。然而，他留戀徘徊的，總是那幾處老地方。星期日，他常連着幾點鐘坐在菩提莊的那穀倉後面；在那裏，隱身在木堆旁邊，他掘蚯蚓和鱗鱗給鷄吃。這樣地引它們接近他，它們滿足地咯咯叫着，顯出愉快的模樣，一口一口在他手上啄食，正像它們還屬於他的那時候所常有的。但有時，正當他歡快之際，



他會突然把臉兒緊靠上木頭去，哀哀地嗚咽着。

星期一早晨，工作開始了。那農人時刻監視着他，正如葛蘭馨父親的話，因為田地上和廐欄中的工作，除了那農人和郎第做之外，沒有別的人了。

那農人的妻只有兩個小孩，她親自搬進廚房裏用的木料和水。所以郎第被差出去做這些事務的時候，是不會在傍晚的，結果便沒有逃跑的機會了。

田地上的工作和穀倉裏的傍晚雜務做完之後，那農人便說：「好，進來吃晚餐，吃了晚餐睡覺。」

那人不大給郎第講話的，但那孩子却非常明白他是時刻在



嚴密地監視着自己。整整一星期的時間，沒有一個可以試圖逃跑的機會。那孩子不上學校去，因為那農人說初春的工作是很急迫。這一切在郎第身上發生了奇異的效果：他覺得被一種手裏拿到什麼便想給撕個粉碎，扔到腳下去踐踏一番的情感所支配着。

要是他做着的工作使他常在那農人背後，他會忽然丟下手裏的器械，緊握着拳頭，像瘋人般腳在地上亂踏。那農人回過頭來的時候，他便攪起器械，着手工作；但這些奇特的行動並沒完全避過了那農人的眼睛。

那孩子一點不像他從前那樣地敏於工作了。如果那農人一步一步地把一件事情的做法說明給他聽，他毫不注意，還沒做完





那工作一半的時候，早把指示的話完全忘去了。他的心思並不在那工作上面，是顯然的，因為他會立在那裏，空虛地望住着空間，有時他的眼睛會蠻野地轉來轉去，好像他正從事着什麼險惡的抗爭似地。

『把你的心擺在工作上，不要這麼傻頭蠢腦的，』那農人常常這樣對他說，但效果全無。他又警告他說：『留心點兒，孩子；如果你不改好的話，你會懊惱的。』但他並不改好。下一個星期日，那農人說：『今天你定須住在家裏。如果你到四處去亂跑了的話，整個星期，你的頭腦要充滿着癡野的主意了。』

郎第無法跑掉，因為那農人整天住在家裏望得到屋子和穀



倉的地方，冷眼監視着那孩子，直到了擠奶餵牛的時候，而在這些職務上，郎第常不得不幫助着。

下一個星期甚至比上一個還壞。郎第好像被什麼不給他安寧的惡鬼迷崇着。有一天，那農人叫他坐在那穀倉門前，削為種植之用的馬鈴薯，他自己在那監視得到那孩子的穀倉裏忙碌着。郎第以前做過這種工作，頗知道削的時候應該非常留心，留下那些適當的芽頭給生發。但他現在却不管什麼芽頭不芽頭，把刀子用了這麼可怕的暴力隨處亂削着一個個馬鈴薯，好像他在那些馬鈴薯身上報復他們給與他的虐待。那孩子動作的粗暴使那農人懷疑工作並不照合理的方法細心地做着；他聲息全無地跑上那



孩子背後來了。

「你在幹嗎？」他突然在那孩子的椅子後面說。

郎第在驚慌中跳起身來，把筐子連裏面未削的馬鈴薯統統打翻，這些馬鈴薯除了幾個之外一個個都滾進那農人剛剛開了蓋的一個水槽裏去，踪影全無了。

郎第隨接開始恢復知覺，因為他剛纔坐着正像在迷夢中。他並無毀壞那些馬鈴薯的意思，不過一點不想念到他削馬鈴薯是爲了什麼用處，發洩情感，去用全力劃割。

「你這亂子出得真好！」那農人一邊凝望着留下來的那幾個小馬鈴薯，一邊盛怒地說。「你在我真是得不償失。這是由於你



老是念頭撒野而來的。但你以後別想從屋子移動一步——等着瞧好了。隨你掙扎，結果你終會學得忍耐。」

這幾句話使郎第覺得好像那農人在他身上繫了條鏈條，把他牢監在下。那以後他變得比以前更不安寧更奇矯了。他時刻在尋求脫逃的機會，他所做的事情都是那麼不經心地做了的，那農人不止一次摻住他的耳朵，說：「留心點，留心點！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的了。」

星期六傍晚擠奶的時候，那農人走進那牛欄，郎第像平常一樣跟在他後面。

「你把提桶在井邊洗擦之後，不拿回來了，」他忍耐不住地



說；因爲他早已繫結好了那牛的尾巴，使她不致在他擠奶的時候把尾巴搖拂到他臉上。『跑去拿來，快一點！』

郎第奔了出去。一出了門，他箭一般飛奔上那些田地中去。一刻之後，那農人從他坐着等待的擠奶凳上立起身來，走到門邊去。那井便在門外：那提桶還是像原來擺着溜乾的樣子，底向着天擺在那裏，而郎第却踪影全無。

『狡猾的小混蛋！看我還要你！』那農人跑出門去拿那提桶的時候，在盛怒中自言自語着。

郎第足不停步，一直跑上了通達到菩提莊去的那條小路。於是他停了一停；他忽然想起，這正是他們在牛欄那裏忙碌的時候。



所以他轉過身去，向赤楊莊跑去了。

『郎第，郎第！等一等！』他聽得背後有人喊他。他轉過身去，看見葛蘭馨滿面笑容，在向他跑來。她非常高興，重又見到郎第，要從他口裏聽到他在新的工作地方日子過得很好，一切都順順利利，——因為這是她信任地希望聽到的。

但當她走上他身邊，望住他面兒的時候，她驚慌地說：『郎第，你怎麼啦？』

『沒有什麼，』是那回答。

『可是你多麼地改變了啊。你有差使出來的麼？你剛纔正打算到我們家裏去麼？』



葛蘭馨怎樣克服哀愁

100

「不。」

「你不是又偷跑出來的吧，郎第，是不是？」

葛蘭馨痛心地望着他。

「不錯，偷跑。」

葛蘭馨面色蒼白了。

「唉，唉！現在你又偷跑，一切都要出亂子了！你回去的時候，那農人要怎樣對待你呢？」

「我不管他怎樣對待。我真願意把他所有的樹都砍個干淨！」

那在郎第看來是對付仇人的最惡毒的辦法了。他以前聽人



四圖 我與顧憲把有所的樹都砍個干淨





說過一個盛怒的僕人砍下了他主人的一株樹，郎第記得這使每一個人得了一個多麼恐怖的印象；因為那株經過不少年代，年年結果實的又老又好的樹，是在那些農人眼中給與特殊的尊敬的。郎第說出這使人恐怖的願望的時候，是緊握着拳，咬緊了牙關的。

葛蘭馨是非常傷心。「我從沒看見過你像這樣的，郎第。你一定又在變壞了，」她哭泣着，「人人都要敵視你了，誰都不會來給你一點救助的了。」

「一點救助都沒有，」郎第嘆說。

教堂晚禱的鐘聲響了起來。

「我得回家了，」葛蘭馨慌着說。「我們快活的日子是過完



了。晚安，郎第。」

『不錯；此後我永遠不會再有歡樂的了。晚安，葛蘭馨。』

郎第穿過那些田地，奔向菩提莊去；葛蘭馨帶了悽傷的心去了。

下一天，是春季的一個晴朗的星期日，所有的田地都含笑發光地躺在那裏，葛蘭馨立在屋子的角上，不願意進去午餐，因為她擔心着：現在他們都已知道郎第又偷跑的事；她的父親和哥哥們要說些什麼話了呢？她的母親第二次喚她了，她猶豫地走進屋去。她並沒懸心多久。她的父親一放下湯匙，便說：『噫，現在郎第是完了。我今天在教堂聽說他已在溪莊那裏被辭退了。那農人說



他不能再留下他，因為他是一無所能，說別人也誰都不能試從他身上得到一點好處的。」

「但是，父親，他現在到哪裏去呢？」葛蘭馨膽怯地問。

「也許他們會把他送到慈善院去，像他們對待那白癡的孩子耶及一樣。在那兒他們會把他制服的。」漢納用勝利的態度告訴她說。「他們不希望他做工了，但如果他不停止偷跑的事，他們會把他網縛起來，直到他馴服的時候為止。」

「這是他罪有應得的，」猶里用自以為是的堅信的口氣宣告說。

「我對那孩子真是失了望了，」母親說。「我以前總是歡喜



他，希望他會慢慢地變成個好孩子；但如果他隨處做不來工，這是個壞徵象，表示他在什麼上面一定出了亂子。」

葛蘭馨幾乎忍不住眼淚了。現在誰都是敵視他的了，甚至她母親也是如此，她不敢爲他講一句好意的話。接着她記起了昨晚上他的舉止是多麼地奇特，她心裏愈形痛苦了，以爲也許他眞已墮落了。她却不能救助他，別人也誰也不能救助他。她無法嚥下那最後一口的食料，午餐還沒完畢，便離開桌子，請求出外的准許。

『好，不過早一點回來，』她的母親照例叮囑說。

葛蘭馨奔上那牧場去，牧場上是靜寂無聲，不大有人來的。她走到那石牆的時候，她坐在那兩株赤楊的蔭下，把關於郎第的事



從頭想了一遍，——他怎樣地愈變愈壞，一切看來是怎樣無望。她忍住了那麼久的眼淚開始流淌下她的面頰；赤楊樹上的羣鳥歌唱着他們最歡樂的歌兒，她却坐在樹下，好像她的心要碎了似地哭着。

這時她聽得有人在來；她拭乾眼淚，裝得非常平靜的樣子。她向下望到那牧場上，看見那牧師在向她走來。星期日下午他常這樣散步上山，欣賞在山上所能見到的四鄉的美景。

看見葛蘭馨一個人孤單單地坐在那石牆上，他驚訝地停下了步，對她說話。她立即站起身來，伸手給他。他在靜默中向她望了一會；接着，友愛地撫拍她的肩膀，他說：『葛蘭馨，葛蘭馨，你明亮的



眼睛怎麼啦？你聽得羣鳥歌唱着，在銘謝這美麗的星期日麼？

『是，牧師先生，我聽得的。』

『你不能和它們一同歡快樂麼？』

『不能，我不能，』她用一種幾乎是哽咽的聲音說。

『葛蘭馨，你有什麼煩惱麼？來，把煩惱告訴我好不好？』

葛蘭馨一時不答；後來她低聲說：『不。』

『我想我明白的，』那牧師同情地說。『有時我們會遇到不大高興講起的事情——兄弟姊妹之間的小小不和，或者家裏的誤會。這使我們煩惱，使我們痛苦，因為我們想不出什麼方法來弄個明白，再快活起來；但是，葛蘭馨，你記得你前星期在日曜學校背



過的那幾行詩麼？」

『記得，牧師先生，』那孩子從容地回答說；因為她並不是那班在到日曜學校去的上一刻讀了，等到跑出教堂便忘掉的孩子之一。她謹慎地讀着，這樣她纔有把握，不致在教堂裏失敗。

『你到這兒來，現在爲我把那幾行詩背一遍，好不好？』

那牧師自己坐在那牆上，向葛蘭馨指着 he 身旁的一個位置。她甘心服從着，合了掌，她以虔敬的態度背說：

『依着主的大道唱歌，祈禱和行動，

爲着主而工作；

到世界上不能得到一些歡樂時，



自有主來助你。

因為若是你的忠誠是真有，

你的勇敢能夠持久，

上帝便是你的朋友。」

「背得很好；但是，葛蘭馨，你也曾經想過這首詩是什麼意思麼？」那牧師問說。

「我已背過了不知多少遍，所以我說起來能毫無逗頓的。」葛蘭馨說。

「你的確已經學得很好了，」那牧師說；「但我意思是要更進一步。讓我們看那詩中的話：『唱歌，』——那是，像羣鳥一樣歡





快，不要失却勇氣或是垂頭喪氣，「祈禱，」——那是你要保持歡快所必須做的事。「爲着主而工作，」你便會覺得上帝是與你同在，在世界上沒有人救助你的時候會來救助你好，葛蘭馨，把這想想看。再會。」

那牧師含笑地伸手給那孩子，隨即走上山去了。

葛蘭馨用了深切的注意聽了他所說的一切，現在她坐在那裏想着他的話，一種巨大的重壓好像在從她心上消散着去；她得到了安適了。她要完全遵照那牧師所說的話做去；她慢慢地沉思地重複背誦那首詩，竭力想牢記他告訴她的每一句話。她背到那最後幾句的時候，她愉快地堅信地出聲念了起來：



「因為若是你的忠誠是眞有，  
你的勇敢能夠持久，

上帝便是你的朋友。」

她聽見羣鳥在赤楊樹上歌唱着，她突然覺得好像參加了她們歌唱似地。向晚的太陽把金色的光輝散射在那草場上，葛蘭馨曉得這是回家的時候了。她從那牆上跳下來，下山走向家去，一邊走一邊唱着歡樂的歌。



## 第五章 郎第怎樣決心自新

那慈善院委員竭力設法使溪莊的農人再把郎第留下一些時，因為他除此之外不知道把那孩子怎樣辦了。那孤兒院裏沒有空額；既然個個人都說他在工作上完全無用，爲他再找一個地方的希望自然是沒有的。那教區在夏天不像在冬季，不願給他貼補費。那農人起先發誓他對那孩子不願再有什麼往來的了，但終於答應了再把他留下一二個星期。整個夏季，田地上的工作將日益加緊着，也許過了一時，郎第的工作地方會找到的——如果不在人人都知道那孩子的薄虛威，也許會在哪個鄰近的教區裏。



所以郎第現在暫時住下在溪莊；但他在那邊的日子是慘淡的，因為那農人對於前星期六不管他怎樣注意着終於偷跑成功的那孩子，是非常兇暴。郎第在工作上，也毫無改進；所以他所受到的只有兇暴的責罵，他一天比一天糟糕了。

那季節倒是怪晴朗和煦的，春天的工作因之能毫無間斷地進行着。幫手充份的那些農人可以指望着大好的收成，因為他們能及早種下種子，和暖的太陽保證着迅疾的生長。

薄盧威教區的最後那個村莊是石畝。實際上，這村莊一部分的地方是在那隔壁的教區裏面，但那一家的人却都到薄盧威教堂做禮拜的。在石畝，他們的生活是緊張而辛勞。從清晨到遲暮，那



農人偕同着他的五個兒子和兩個傭工在戶外耕種着，而那農人的妻則到那豆地上去，督察一個女僕和一個日工掘穴種豆。到午時，她趕回家去，預備午餐，到牛欄裏去餵牛，接着又外出到那豆地上去；諸如此類的工作一天到晚毫無間斷，因為她在地方上是素以比較其他婦人更有精力更能耐勞出名的。

但有一天晚上她對她丈夫說：『同時顧到各處的工作是辦不到的。我得雇個孩子。你在外邊田地上動手工作，不能回家來午餐，叫我怎樣做飯燒菜，把午餐送到外面去給你們，同時還要在這裏餵牛，看顧屋子？』

『雇個孩子罷，』那農人說。『你自己去挑選一個，你好心滿



意足一點。』

但她却没有挑選的餘地。遠遠近近，除了郎第之外，並無一個待雇的孩子，而郎第却是以執拗惡劣到無人可以管束出名的。

別人把這話告訴那婦人的時候，她說：『真的麼！我倒要領教領教我管束不住的孩子。我曾把許多年紀大一點的孩子們管好了；我們等着瞧，把這少年管好究竟要多少時候。』

她立即傳言到溪莊去，說她需要一個孩子，說他們可把郎第遣送過來。

人們聽說那孩子要到石畝去了，都說：這是決定他究竟能不能有出息的最後一個機會了，因為如果世界上還有人能夠訓練



好他的話，這個婦人一定能夠的。她以前馴服過不少野心的孩子，如果對於郎第還有辦法的話，她便是實施那辦法的人了。

郎第就在被遣送的那一天到了。那婦人在那天下午恰巧只有一個人，正坐在屋子前面揀選豌豆種子。她身邊躺着一隻巨大的看家狗，他聽到一點細聲便要唁吠的，郎第一現身的時候，他跳起身來盛怒地吠着。

『別做聲！』那婦人喝住他說。於是她對着郎第說：『到這兒來。他不會傷害你的，如果你不做錯事情的話。幸氣我有這機會，在別人來到這兒之前，給你安靜地講話。孩子，你曉得，我已聽到了許多關於你的鬼計的話，所以你在這兒切勿再試，因為你第一次偷



跑了開去，你便得受到一頓你夢想不到的厲害的鞭打。那上面，你有話講麼？」

『沒有話，』郎第用執拗的語氣說。

『沒有話？你意思是要反抗我麼？你以前爲了偷跑，受到打責的時候，你怎麼辦的？』

『我下一天又偷跑了。』

『當真的？那麼那便是打責的惟一效力麼？好，我有更好的辦法，一定會治好你的。』那婦人喊着那隻狗，——『尼魯！』——她手指着郎第說：『看好！』

那隻狗盛怒地唁吠着，衝向那孩子去；但那婦人拉住他的項





鏈，把他拖了回來，郎第驚慌地縮了回去。

『我看你明白了，』那婦人對郎第說。『現在這狗已經懂得他的責任了，自今以後，凡是你送午餐到田裏去，或者爲了微小的差使出外的時候，他便給你一塊兒去；因爲我不能常常地看住你——我有別的事情做。如果你試想脫跑，這狗馬上便會明白，你等着瞧好了。他會擒住你的頸項，如果他要弄死你的話，誰也不會來救你的。你想，你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那孩子用膽怯的口氣說，因爲一想到他凶惡的守衛他便顫抖了起來。

『現在講關於你工作的話。如果你工作做得不錯，什麼事都



了 好 瞧 着 等 你 白 明 會 傾 上 馬 狗 這 五 圖



沒有；不然的話，記着我對於別人都是拉耳朵的。你就照了這話決定你的方針罷。』

說了這些序引的話以後，那婦人便把他應做的事務說明白了。就在那天晚上，他被差出去送晚餐給那些田間工作的人，那狗同他一塊兒去，沒有一刻不貼近他身邊的。郎第曉得不再有偷跑的機會了。

下一個星期，對於那孩子，是很苦的。但他現在却越發強硬了。他以前從沒這麼執拗過。在菩提莊，他從來沒有覺得傲慢無禮過；但現在，那婦人會對他說：『你爲什麼站在那兒空望？』你爲什麼不繼續做你的工作？』他會悻悻地回說：『因爲。』當她喊出去對他



說：『快一點，否則我來幫你了！』的時候，他說：『誰放在心上！』

有一天，她差他去做除清園圃裏雜草的事情，他是那麼地形勢凶凶，她不得不立定了看住他。他用了那麼大的力把刈刀刺進地去，他幾乎無法把它拉拔起來，這樣地發洩他內心的憤怒。她喊過去叫他留心點，否則他會懊悔的。他悻悻地自言自語，說發生無論什麼事都不在他心上。

爲了無禮的答語，他幾次地被拉耳朵。這一個星期，在那孩子一方充滿了內心的盛怒，在那婦人一方充滿了憤激和盛怒的暴發。

星期日上午做過禮拜之後，當凡是急於知道她和那孩子過



活情形的認識她的婦人們都圍集在她身邊的時候，她一遍又一遍地喊說：『他把我弄得發狂了！毋怪誰都不要他了。那麼一個悻無禮的流氓——沒聽到他的話，你不會相信的。他的工作又是一點都不像樣。可是我決不放手，非把他馴服不可。』

所有的那些婦人們都彼此同意：『他定是個壞坯子。』回到家裏的時候，告訴她們的丈夫說：『她要是當真把他管好了的話，那真是個奇蹟了。』

下午，那婦人叫他帶幾件農具到山下鐵匠店去修理。她對他說：『今天是星期日，所以你在外面可以一直逗留到五點鐘；但是應該留心及時到家。要是五點鐘時你不在這兒，你會懊惱的。』



郎第帶了農具，走了。他只要把農具擱在鐵匠店裏，讓他們明天早上修理；這樣，爲了這差使，寶貴的工作時間纔不會費去了。

負了農具，郎第儘快趕着路，到了鐵匠店，又折回來，晴朗的下午過去着。他想去再探訪一次那牧場，那矮矮的石牆，和那兩株赤楊樹。他在遠遠的地方便看見葛蘭馨坐在那牆上。她一看見他，急切地奔向他這裏來。

「你又來了，多好！」她對他喊說。「不聽到你的消息，已是很久了啊！今天星期日，你今天來不會是偷跑的吧，所以我們會快快活活過這下午。」

他們走到了石牆那裏；葛蘭馨坐上牆去，郎第立在她面前。



「不，我並沒偷跑。」他傲慢地說；「不過我該在五點鐘回去。然而我不想這麼辦；那隻狗不在這兒，非到天黑我決不回家；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不在心上。」

「啊，郎第！你又在發作你的老毛病了麼？」葛蘭馨哭聲說。「他們說你在石畝許會教導好的；但現在你却想違背你女主人的話，你要挨一頓鞭打，什麼都要像以前一樣糟糕了。」

「一向都是如此的。」郎第一邊回答，一邊野心地東張西望着，口氣是愈說愈厲害了。「她要揪打我，不在我心上；她要打死我，那更好。無論如何我是完了。但願我能把她整個莊地上所有的樹木都砍個精光！」



『啊，郎第，郎第！別說這樣的話！』葛蘭馨在驚恐中哭說；因為她在想像中看見那凶惡的願望實行了，所有美麗的樹木都亂七八糟地橫在地上。『如果你這樣任性做去，你要愈弄愈糟了，終於——不錯，郎第，父親說：要是你行爲不改，事情要糟透的。唉，如果你能變好起來，像以前一樣啊！』葛蘭馨雙手遮住了臉兒，非常傷心地哭起來了。

郎第倒身地上，嗚咽着說：『我不能再變好了；我不曉得怎樣改變纔好，我是一點希望都沒有的了，我願意此刻便死！』

於是葛蘭馨拭乾眼淚，急切地說：『對你有救助方法的。如果你有信仰心，會祈禱，那你便會覺得上帝是你的朋友。』





「但上帝怎能救助我呢？」郎第哀聲說，他的臉兒依舊埋在  
地上。

「我不知道，但我確信親愛的上帝知道的，如果「他」救助  
你，郎第，你便會再變好，像以前一樣。唉，我忍受不住看你那麼改變  
了！郎第，爲了我的緣故，試一試罷。」葛蘭馨誠心地懇求着：「試一  
試變好起來！那時我們都會又快樂了。」

「那麼，我便試，」郎第說，一邊從地上立起身來：「如果你不  
再哭，不爲我一向那麼壞而對我發氣的話。」

「的確不；我的確沒有！」葛蘭馨叫他相信地說。「郎第，我並  
沒發氣；我不過傷心罷了；如果你現在照你所說的話做去，我們將



有多好的日子啊！」

「你的確這樣想麼？」郎第懷疑地問說，因為他不能想出什麼會使他重又快活的方法。「但是，葛蘭馨，」他想了一想說，「爲我的女主人應該怎樣做，纔能使事情成爲像你所說那樣呢？」

「她對你說話，你得立即服從，工作要做得合理。只要你運用你的智慧，你是非常明白工作應該怎樣做的。凡是關於偷跑，關於砍樹的壞念頭來到你心中的時候，你應該祈禱。於是，在沒有別的安慰的時候，上帝會救助你。你曉得詩篇上說：

「因爲只要你的忠誠是眞有，

你的勇敢能夠持久，



上帝便是你的朋友。」

郎第注意地聽着葛蘭馨所說的每一句話。把事情想了一遍之後，他決心地說：『好，我試一試看；下星期日下午，你到石牆這兒來，讓我把努力的成績告訴你，好不好？』

『好，我來，』葛蘭馨答應他說；『但你不得許可是不能來的，否則你又要把一切都破壞了。現在你得回家了；四點鐘已經敲過多時了。』

郎第聽到了那鐘聲的，知道這是回去的時候了，但他覺得他能一直住到葛蘭馨給與警告的時候。爲了表示他對於他答應的話是真心誠意起見，他立即伸手給她，說：『再會。』於是他儘快穿



過那草場，奔下山去，足不停步地，一直到了石叻。

他的女主人看見他的時候，她說：『很好，你今天不想玩你的鬼計。尼魯預備來追蹤你了。』



## 第六章 大家喫了一驚

星期一來了，另一個星期的工作又開始了。

「奇怪，現在那孩子的心裏來了些什麼念頭了！」那主婦說，一天之內，對郎第幾次地投射懷疑的眼色。星期二也是一樣，那婦人終於說：「他心裏在想些什麼呢？我不知道怎樣對付他了。」

郎第永不回答一個字。他不再說無禮反駁的話；他的傲慢是沒有了；但他看來好像被什麼可怕的負擔擠壓到地上去似地。他不得不不斷地掙扎着遵守他的約言。立即照葛蘭馨的話做去，實行自己約束，忍住無禮的答語——做這些事需要他那麼大的克



苦，連他的頭都俯彎着了，他簡直不看見他四週一切的進行。而把他的思想約束在工作上，使他做得好，這也是煩難的事，因為他不得不把做壞事的種種引誘都用祈禱克服住了。但他能想起什麼馬上奏效的祈禱辭呢？於是他記起葛蘭馨的詩，每當惡念蠢然欲起的時候，他便說：

『因為如果你的忠誠是真有，

你的勇敢能夠持久，

上帝便是你的朋友。』

但有時惡念那麼突然地衝發起來，在興奮中他記不起那首詩來，於是他不得不停下來想，同時繼續着他的工作。這一切在那



孩子身上發生了那麼大的影響，他臉色蒼白，胃口都失去了。

「他真是個裝得極像的偽君子，」到了星期三，郎第依舊是像星期一開始了的老樣子的時候，那婦人說。「我要曉得他究竟是在計劃什麼纔好。我制服了別的許多孩子，却沒看見過像他那樣的。」

星期四星期五，郎第還是照老樣眼看着地，不說一句話，臉色愈變愈蒼白，那婦人不再責罵了。她起始覺得那孩子古怪。她急切地從眼角看望好他，好像她時刻恐怕有什麼新的變故似地。星期六，郎第簡直不吃東西了；於是一個可怕的思想來到她心中：會不會那孩子吃下了廚房裏杯盤中的殺鼠毒藥的。



她立即開始詢問他：『你病了麼？快回答！你有痛苦麼？』

『沒有』那孩子頭也不抬，說他依舊掙扎着。

『他這人真是有點神祕莫測的。也許他是個吸血鬼！』她在突然的驚恐中想着。她以前聽說過一個人，因為是吸血鬼，誰都不敢向他望一望的。『真願意沒有看見這孩子！』她喊說，激怒着她自己的弱點；她整天地衝來撞去，好像被什麼惡鬼驅使着似地。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孤立無助。無法制服一個年少的孩子，這意思好像可笑，但她對那孩子的確是那麼地不舒服，她寧願不再在他身上用功夫的了。她明天無論如何要做禮拜去，告訴她的朋友們，她的生活是怎樣糟糕，怎樣使人忍無可忍。那會使她心上好過





大家吃了一驚

一三四

一點，她想。

禮拜一做完，一大羣的人圍住了她，個個都好奇地急於聽到她和那孩子的過活情形。

於是她傾吐出她的故事，話說得太急，幾乎氣都要喘不過來。『不錯，不錯；只要你知道他！他是深刻的，我可以告訴你們。約束他麼？如果你能那樣做，你便有天大的本領了。星期一以來，他換了個方法了。現在他不說一個字，——不答話，只把頭低垂着，一天到晚在沉思默想。他在劃策的事情馬上便會發生的了。當然我們說不出他在劃策的是什麼事，可是，』她神祕地點點頭，繼續說：『那個孩子的確有點古怪。我不把我的意思說出來。你們等着自己瞧



罷。」

那時，菩提莊的女主人從人羣裏走出來，面對着石畝的那婦人，用在場的人都能聽到的清晰的聲音，說道：『在這事上，我要說幾句話。一星期前，對於那孩子的抱怨是他無禮的答語，以及說話的傲慢；今天却又是他不答，不說了。所以我願意知道，他應該怎樣做纔能合人的意？在我看來，如果那孩子變得那麼壞了，在他所受的待遇上面一定也有相當的原因的。』

石畝的那婦人好像被黃蜂刺了一下，吃了一驚。『在我的意思，』她盛怒地回答說，『打發一個成爲累贅的孩子走，比收下一個沒人要的孩子，是容易多了。你以爲如何？』

大家吃了一驚



菩提莊的那女人不慌不忙，得得當當地回答道：「我送走那孩子，並非爲了他的行爲不好，不過因爲我們在做手方面定了別的計劃罷了。郎第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始終是個好孩子，就在今天把他領回去，我也滿不在乎的。」

「算數！」她盛怒的對手說。「說話容易，說一句是一句纔難。別的許多主婦們會發現最好因爲「定了別的計劃」而送走一個孩子。」

於是另外的那一位強硬地昂起頭來，一邊直望住那盛怒的婦人的臉兒，一邊說：「我已準備了照我的話辦。這兒，當着這許多人的面，我說我不怕把那孩子領回到我家裏去；我要證實這話。」



說了，她穿過人羣，走去了。

『她說一句算一句的；她會這麼辦，』一個婦人說。另一個說：『事情以後不曉得會變成怎樣，看看倒怪有趣的。你以為她能制服他麼？』

那事件所引起的興奮增長着，贊成或反對那兩個爭辯者的愛說閒話的人們發表了許多不同的意見。有幾個說：『菩提莊的那女人不會照話做的；她會讓那孩子留在現在所在的地方。』別的說：『如果她當真領了他去，她也不久便會送走他的；因為如果石畝的女人吃他不住的話，菩提莊的女人也決不會制服他。』

所有的婦人們都那麼興奮地跑回家去，連他們的丈夫也都

大家吃了一驚



發生了興趣，那一天所有薄虛威的人們都講着關於郎第和那兩個爲他爭辯了的婦人之間的那事件結果的猜度的話。

所有那些女人之中，只有葛蘭馨的母親做了禮拜之後沒有停下步來，却和她家人一直跑回家去了；所以在赤楊莊，他們一點都不知道這事變。

石畝的女主人在惡劣的心緒中回到了家；那意外的遭遇極端地惱怒了她。她從來沒有被人以惡待僕人的話責備過。怎麼人家敢說她那樣的話？

她走進屋子看見的第一個人便是郎第。遵照她吩咐過的話，他坐在廚房裏的長凳上削馬鈴薯。整個早上他只有一個想念，在



他心中不住地迴旋着——那是今天下午他要去石牆那裏見葛蘭馨，告訴她，他這星期中怎樣始終忠實，他怎樣努力爲善，她一定會非常歡喜的。

「今天你不准走出屋子一步，」那婦人走進屋子時宣佈說。「上星期日你去了，我相信亂跑不會給你一點好處。」

這對郎第是個重大的打擊。在他一星期以來的掙扎中他時刻切望着星期日下午的來到；而現在——他定須留在家裏，又經過像上一個一樣悠長的星期。一想到這，一種盛怒的火焰突然在他內心燃燒了起來，他咬緊牙關，自言自語道：「你應得的懲罰是讓你所有的樹木，你的屋子，你的穀倉，和你的牛」——「統統砍

大家吃了一驚



大家吃了一驚

一四〇

倒，』這話他幾乎說了出來；但他突然看見葛蘭馨在他面前，記起了她怎樣哭了懇勸了的。他空前地費了浩大的力，掙扎着想記起他的詩來，終於記了起來，一遍又一遍地說着，——

『因為如果你的忠誠是真有，

你的勇敢能夠持久，

上帝便是你的朋友，』

直到惡念盡消的時候。

下午的陽光明快地映射在那些草地上的時候，菩提莊的女主人穿着星期日的服裝走了出來。她在穿過園圃的路上停了一下，採了一朵美麗的紅瞿麥花，她手拿着花走上大道，又穿過那些



田地。她面上表現着她心中正起伏着許多的念頭。她實感到，她眼前的事務是非常重要的。她在上午把自己拖累進了她並未計劃到過的事情；僅僅一句話改變了一切，最後她不得不說出了她不要把話收回的話，——因為她總是說到做到的。她把發生的事情告訴她丈夫的時候，他完全同意她，說：『當然你必須收領那孩子了。要是他真是不堪教導的話，我們把他送到女婿那兒去，他年輕而有力，又有好幾個傭工，他們會管住那孩子。我寧願到秋天把我們一二株樹的果實貼補他們，不歡喜家裏弄得吵鬧不堪。』

那主婦把這事想了一遍，但一向在她思索之後所感到的鎮靜，今天却是非她力所能得的了。她不能像她丈夫那樣容易地解





決這問題，因為她已決心留下那孩子來，不問他究竟怎樣野心，怎樣懶怠，或怎樣無法管束。石畝的那女人不會甘心眼見自己失敗便完了的；她也不願那女人說她說了不能實行的話。

但如果那孩子的確變得那麼野心，那麼執拗了，那她家庭的平安，她清靜整飭的生活，將怎樣地改變呢？這思想使她很不舒服，因為她厭惡粗暴的話和蠻橫的舉止；它們是她家裏一向沒有的。然而她想到郎第，想到他以前是個多麼好的孩子的時候，她對自己說：『他不會壞透了的。他還年少，上帝還願望着我們把他拿到有出息的哩。仁慈和理喻會有可觀的成績的。』

現在她到了石畝。她走進起坐間，看見那主婦一個人坐在那



裏；別的家人都在外邊。有幾個還沒回家，有幾個在牛欄裏餵牛。

「啊！」那女主人譏刺地說；「看見你到這兒來，真是不平常的榮幸。請坐罷。」

「我來實踐我的話，」客人用堅決的口氣回答，對那被邀坐下的位置一眼都不看。

「當真的麼？你這樣急切？」那女主人竭力皺起嘴角微笑一下。「那孩子在穀倉裏；我喊他。」她走向穀倉去，另外的那個女人跟着她。

一聽到有人喊他的名字，郎第出現在穀倉門邊。當他看見提莊的女主人的時候，他不自己地向她這裏奔跑起來，但突然又



大家吃了一驚

一四四

抑制了情感，低頭慢步前來了；因爲，他一眼看見他以前一度同着過過那麼快活日子的那女主人，心裏非常歡慰，但這歡慰馬上消逝了去，他深信她一定也像別人一樣，因爲他行爲不端，對他發着氣的。她却注意到了他的歡慰，現在向他含笑地伸出手來，說：『來，郎第，不必害怕。』

『他也許自有不得不害怕的原因的，』石畝的那女人尖刻地說。

他覺得他確有害怕的原因，他的頭愈俯愈下了。那客人細細地察看着他。

『郎第，』她說，『你說給我一塊回家去可好？』



郎第一聽到這話，抬起了頭來；他以為叫他到菩提莊去走一遭，那是好的。但他的女主人今天不准他出外。他疑問地望着她；她不說話。

『好，去拿了包裹，我們一起走，』客人說。

郎第用張大了的眼向上望了。

『你意思是——住下在那兒？』他終於遲疑地說了。

『不錯，不錯；我正是這意思，』她叫他相信地說。

一線的歡樂映在他眼中，感動了那女人的心。

她快樂地想：『他好像非常願意和我一起去！』

郎第跑去收拾他的包裹，一些時便帶了包裹回來了；他沒有



大家吃了一驚

一四六

多少東西要收拾的。

「我想，沒有什麼還要接洽的事情了吧，」客人說。

「沒有了，」那女主人簡短地回答說。「願你快活。」

但那菩提莊的女人却停了一停。「郎第，」她說，「你要給你主人說聲『上帝祝福你』的話麼？」

「這是不必要的，」另外的那個女人說。

但郎第以前是一向立即服從那女主人的話的，現在她一說，他便奔到那穀倉去。不久之後便回來了，他向女主人道別。話是很簡短的；她不願多說。

於是郎第傍着他的故主走向菩提莊去。他這次趕路是意識



清明的，在他前面的希望不是匆匆幾點鐘的鄉愁的安慰，而是以前的那種快樂生活了。他以後要住在那裏，在那裏過活，重又回到那親愛的地方了。他簡直不能把那種快樂現實化。他時時抬頭望着那女人，看事情會不會確是真的。她默默無聲地走着路；她又忙於思慮了。事情是開展得和她的預期很不相同。她詫怪着：會不會那孩子不過假裝，等到吩咐他做工時會不會又換了個很不相同的樣子？

照她所見到的一點看來，這孩子毫不無禮，毫不執拗，也沒有什麼神祕。他好像還是和她一向所熟悉的那個愉快敏捷的少年完全一模一樣的。但他的襯衣是非常襤褸的了，他的小褲子更壞



到不合於星期日穿着的了，他整個的模樣不像以前那樣，是不潔又不整的了。

「郎第，」她把他全身打量一番，說，「這一套是你星期日的服裝麼？」

「是的，」他臉紅紅地回答說，「包裹裏只有破碎了的衣服。我這一套是星期日穿，別的日子也穿，穿了許多時了。」

「那件襯衫好像還是我給你縫的那套星期日穿的衣服裏面的。那時以後你便沒有新衣服了麼？」

「沒有了，這是我全部的衣服了，」郎第溫順地說，因為他以為那女人不歡喜他的模樣。



『這不是你的不好，』看出了他的窘擾，她說。『但現在，郎第，你真聽我的話，不做錯事，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完全這麼做！』郎第說着，面上顯着以前的那種誠實的表情，抬頭向她微笑。他說話的聲音也是那麼誠心而自然，那女人只有格外詫異着。

當他們走到望得見菩提莊的地方時，郎第的眼睛裏發了光了。『那是屋頂！』他喊說。『你真是叫我再住下在這兒麼？』

『住下不住下是要靠你自己的，郎第；但你跑得太快，我要趕不上你了。』

他們走近屋子的時候，那孩子幾乎無法約束他快跑的脚步





大家吃了一驚

一五〇

了。突然他問說：『我可以到山上赤楊地上去一下麼？我馬上便回來的。』

那女人嚴厲地望着他。『郎第，』她說，『你是又在想起亂跑了，是不是？』

『啊，不，不；你瞧，我現在是在這兒了。叫我跑到哪裏去呢？』他快樂地微笑着說。

那女人好像不了解似地搖搖頭。『你到那赤楊地上去幹什麼呢？』

『不過奔去把這事告訴葛蘭馨；說了馬上回來。』

『那麼去罷，』她用溫和的口氣說；但這一切在她看來都是



再奇特沒有了。

郎第儘快奔去。葛蘭馨依舊坐在那牆上，但她模樣非常頹喪，因為她以為郎第不來了；也許他又出了亂子了。

『葛蘭馨，葛蘭馨！』她忽然聽見他喊着。他正向她奔來，一邊手臂在空中揮舞，一邊興奮地喊說：『葛蘭馨，葛蘭馨！我又回家來了！』

葛蘭馨一點也不明白他意之所指，但她依然急切地跑向他去。他們聚首的時候，郎第是那麼地興奮，那麼地快樂，他說不出一切的經過情形的話了；他不自己地狂喊，翻筋斗，亂跳了一陣子。但葛蘭馨終於開始明白郎第的前女主人去領了他來，他現在又要



住在菩提莊了的時候，她也不自己地快樂地狂喊起來，一遍又一遍地喊說：『郎第！現在我們要給以前一樣地快樂了！啊，我是多麼高興，多麼高興啊！我常常在想着：到了我不得不獨個兒上牧場來，你却在遼遠的別地方放牧別的牛的時候，那是多麼地令人傷心呢。但現在我們又在一起了。』這樣一想，他們倆都暢快到了那麼的地步，連鄰近的那些小山也都參與了他們的快慰，複說着他們歡樂的叫喊了。

『郎第，葛蘭馨突然以思索的口吻說，——她常是個沉思的小葛蘭馨，——在這別人個個都說你一無用處，誰都不要你的時候，菩提莊的那女主人却突然拯救你起來，這是什麼原因呢？



不會因爲工作，她纔領你回來的。」

「不錯，我不相信是爲了工作。」郎第有點羞愧地說；「但我也想不出她會有什麼別的原因。」

接着葛蘭馨虔誠地說：「郎第，我相信上帝給她主意，叫她去領你回家的。我天天向他祈禱着；因爲雖然我想不出使你脫離苦難的方法，我却信賴上帝，曉得上帝會設法拯救你的。」

「啊，我忘記告訴你了！」郎第喊說。「整個星期，我遵守着我的約言，在粗俗的話和惡念頭要起來的時候，用祈禱來驅逐它們，一遍一遍地念着：

『因爲如果你的忠誠是真有，

大家吃了一驚



大家吃了一驚

一五四

你的勇敢能夠持久，

上帝便是你的朋友。」

「瞧，現在不是應驗了！我們信賴上帝，上帝便酬答了我們。」

葛蘭馨愉快地說。

現在論到郎第沉思了。他忽然說道：「我倒沒有想到過，——」

因為他念那詩句，只當作抵禦粗俗的話和惡念頭的救星，並不想  
到它的意義的；但現在他纔明白了，原來只要一個人心向上帝，上  
帝便準備好給與遠過於人所祈求的助力的。

這些思考使郎第沉思了一會；接着他忽然自覺到這是他回  
去的時候了，他連忙向葛蘭馨道別，動身下山。



「晚安，郎第！」她在他後面愉快地喊說，他們便分道而去了。郎第走近屋子的時候，他忽然高聲唱起快樂的歌來了。

「那聲音不像是個偷跑的偽君子的，」穿過園圃時的那農人的妻，這樣對自己說着。她還沒走到門邊，郎第已在她身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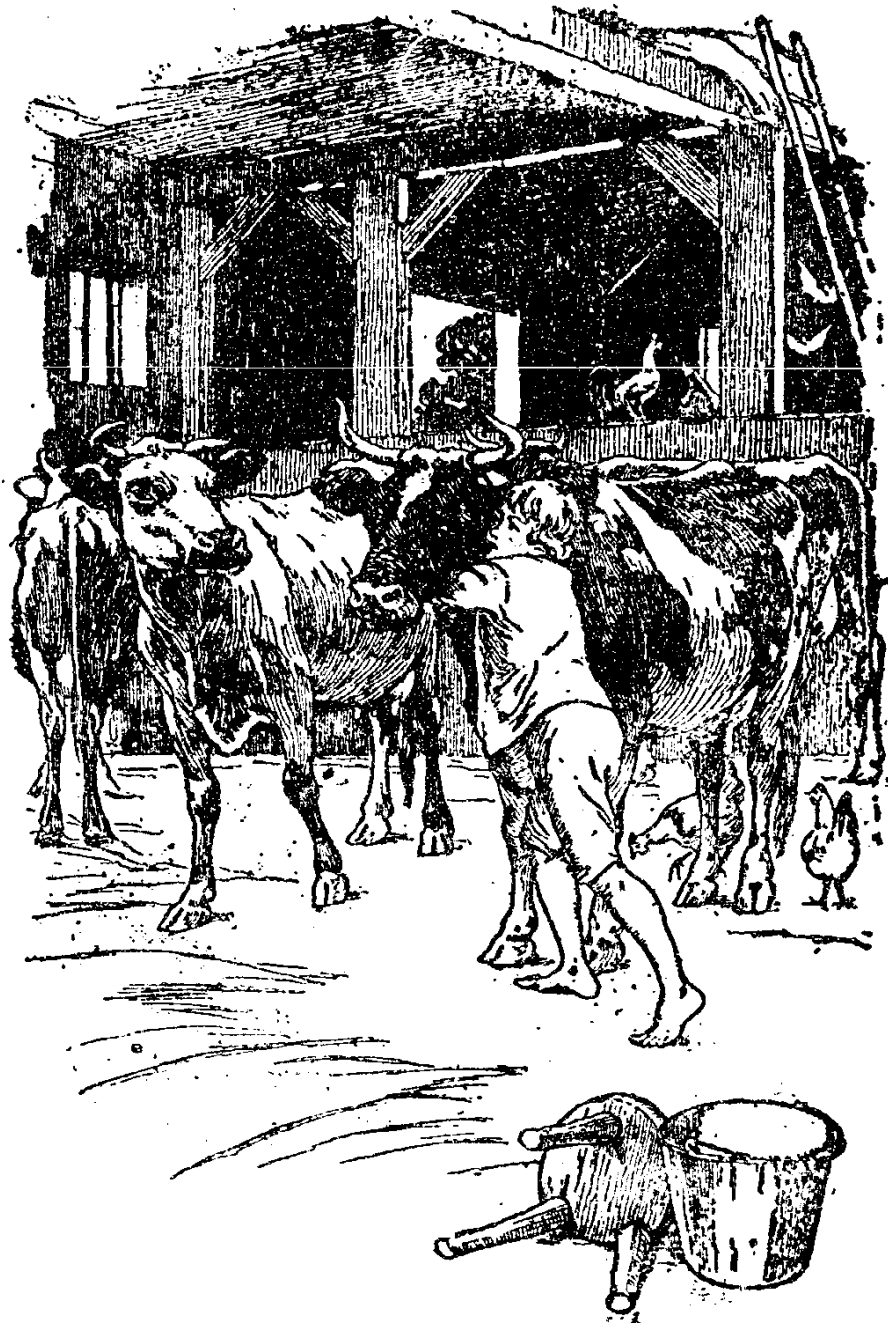
「許我到穀倉那兒去一下麼？」他問說。

那女人回答道：「去好了。」

郎第奔到牛欄去，走上虎斑那裏，手臂圍住她的頸項，說道：「虎斑，親愛的虎斑，你還認識我麼？」虎斑答應得那麼有力，連其他的牛都參加了進來，郎第受到了個震動屋椽的歡迎。

接着他走上那乾草棚去，從那裏又向上爬到最高的那一層。

大家吃了一驚



嗎我識認還你斑虎的愛親斑虎 六圖



他在這裏角角落落裏搜尋着，他走下來的時候，他的帽子裏裝滿了鷄蛋。

他走進廚房，那主婦正在料理着傍晚時應做的事務。一看見他，她便停下步來，喊道：『你在哪兒找到了這許多的好鷄蛋？』

『在穀倉裏找到的，』郎第眼光歡樂地回答說。『瞧這些，這些！這兒是阿棕的，這兒是雪白的，這些是那花鷄擺尾的，這幾個是那兩隻新鷄的。多麼好的鷄蛋！』郎第一個一個把鷄蛋全放在那桌上，又奮熱又關心，好像是他自己的財產一樣。

『咄咄！這麼多！』欣慕地望着那一堆鷄蛋的那女人喊說。『安屈留！』一直對我說我的鷄都不太會生蛋；而我所有的都是這





教區裏頂好的鷄了。毛病只是出在他不曉得哪兒去搜尋鷄蛋。郎第，你怎麼曉得鷄蛋所在的地方的？」

郎第說：「我一向知道的。還有許多蛋窠，我曉得，還沒去搜過哩。我時常留心看一隻隻鷄生蛋的地方。啊，現在我應該去取木料了。」

他熱心地做工，奔來奔去像黃鼠狼一樣迅疾。他用不着問；他恰當地知道應做的工作。那木箱裏水滿得要外溢的時候，他便拿起提桶，把所有盛水的器具都分裝滿了。隨後他便從地板上的那箱子裏拿出鞋刷和黑油來，坐在室隅的一隻三脚的小凳上，把鞋子靠牆排成一列，他一隻一隻地拿起來，盡力刷染。



那女主人望着他，搖搖頭，裝着驚嘆莫明的樣子，一句話都不說。自從那年青的傭工安屈留進了這屋子之後，她的事務從沒給她做得這麼舒齊的。她並沒說過抱怨的話，因為她不歡喜在她家裏有不快樂；但現在不必她說一句話，沒有笨重脚步的闖來闖去，却什麼事都做得這麼好，這使她吐了口安心的氣，幾乎忍不住告訴郎第，說她心上怎樣放下了重擔。但她不願去噪擾他。然而說這便是那誰都不願收下的孩子，不是笑話麼？

那一天那農人回家比平常遲了一點。他有點提心吊膽，因為他以為他的妻會說上一大套對於那孩子抱怨的話，他不願聽這些話。



大家吃了一驚

一六〇

他走進屋子，發見她不說一句評擊的話，也看不出有一點惱怒的樣子，覺得驚奇；他安心地吐了口氣，坐下去吃晚餐。他又吃了一驚，因為他發見他的妻却是那麼關切地在預備那孩子的晚餐，給他的盆子裏擺滿了好東西，而同時郎第用了快樂得發光的眼睛圍望屋子，顯然在那荷蘭式舊火爐的一角一落上面都發見着新的樂趣，把那嗚哩嗚哩叫着的灰貓當作了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似地儘管望着。

晚餐之後，那女人說：「郎第，你曉得走到你房間去的路的。你的床舖仍在那原來的老地方。」

郎第發見自己重又置身在他自己那親切的小房間裏的時



候，他的快樂是十全的了，他覺得好像要喊唱一番纔暢快；但當然這時喊唱是不合適的，所以他坐在床邊上——因為他太快樂，連覺都睡不着了——把一切經過以及怎樣他重返此地的事情從頭想了一遍。他記起葛蘭馨所說的話，他對於他一想為善，親愛的上帝便來救助他的事情，覺得非常感激。

樓下，那男人正在對他的妻說：『他不像你預期那麼壞，不是？』

男人這麼一說，妻却一五一十地說出了許多高興和讚賞的話來，使男人聽得驚異不止，終於說道：『提防着罷。他一定有花樣，說不定你馬上便會發現的。』



妻說，她一定要先細心觀察了，那孩子，纔給他完全信任的。她頂怕的是郎第已經軋進了惡夥伴，因此學得了偷跑的事，說不定又會弄壞起來。她決意把他留住在家里一星期，不放他出去，好讓她明白他的實情。

星期一到了。郎第從早至暮四處奔跑着，從這人到那人，一會兒幫助那農人，一會兒幫助那女人，一會兒幫助那傭工。他恰當地明白應該做什麼事，怎樣做法，因為他知道那地方有秩序有系統的工作，在在都非常得當而敏捷。他整個的心和腦都擺在那工作上，因為他悅意那些親密熟悉的事務；他是又到了舒服的地方了。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是一樣。那農人好像有了四隻手似的；他知都沒有知道，他的工作却早已做好了。他在無論那裏需要助手的時候，甚至他還沒呼喊，郎第總立即在他身邊，預備做那工作的次一步了。

星期四，那傭工對他主人說道：『我寧願只有這孩子幫我做工。他比安屈留活靈三倍；他明白工作，時時情情願願的；即使安屈留有力氣大的好處，但這小傢伙在聰明活靈上抵得過的。』

這正中那農人的意思；但他抑制着這意見，要看那孩子以後怎樣，會不會鬧出什麼糟糕的鬼計來。

那農人把這事說給他妻子聽，她喊道：『謝天謝地！現在我廚



大家吃了一驚

一六四

房裏好沒有那一雙亂闖的大脚了。我只留那孩子在身邊的時候，覺得好像進了天堂。」

但她自己在那孩子夥伴的事上還沒放心。所以有一個黃昏，在別的用人去上了床，那農人忙着在穀倉裏做一天最後的事務的時候，她叫那孩子來和她一塊坐在桌旁；她要和他決決斷斷地談一次話。

『現在，郎第，別說謊話，老老實實告訴我，你以前偷跑出去亂闖的時候，你常到哪兒去了的。把你同道的人老老實實告訴我。』

把他的壞日子這樣地提上他心頭，郎第是微微地驚恐了；他用溫和懺悔的口氣說道：『我常常一直回家，回到菩提莊這兒來



的；來了之後，我便坐在那穀倉後面，或者有時披屋那兒沒有人，我便走上那兒去，逗引那些雞。我總給牠們在一起逗留了不少的時候，有時我在穀倉裏爬上去下望那些牛。」

那女人一言不發，細細地檢視着那孩子。她知道他講實話。最後她說：『但是，郎第，你爲什麼從沒進來看我呢，如果你想的話？』

郎第低下頭去，說道：『星期日，我本來可以來的，但我離不開這兒，天天偷跑出來；而且，我還以爲你一定會對我生氣的。』

現在那女人纔開始了解她的小朋友了。那孩子之所以變壞原來是由於對她和對她家庭的純正的忠誠。她一定要償報他；她





被她所發現了的事情感動了。她放下了多少的心啊！她無須擔心惡人來引誘那孩子，叫他變壞的了。鬼計和隱謀都不必顧慮的了。對於不得不打發那孩子走開，使石畝的那女人勝利，得到說閒話的機會，這種恐懼她現在是可以永遠排除了去的了。然而，最使她安慰的，是她想到她又有那敏捷，愉快，忠誠的小朋友來爲她做事了。她以前一向歡喜他的，現在覺得比以前格外關切了。

「郎第，」她最後用充滿感情的口吻說，「你無須再怕的了。我在菩提莊一天，你便有一天把這兒當作家。」

那一夜，在所有薄虛威境內，找不到一個比郎第還要快樂的孩子了。



對於事情的變動，以及他工作的進行情形，那農人是那麼地欣慰，他不得不在田地上停下來，把所有他妻子把郎第養成一個模範童子的驚人成就告訴人家。常以安屈留爲無甚助力的那傭工，聽說那小朋友現在住下來代替安屈留，也覺得心滿意足，他跑來跑去告訴人家，說他女主人只要向那孩子望一望，他便什麼事都有了助手了。

所以下一個星期日還沒來的時候，薄盧威的人個個都已聽到了那消息，都在講着郎第在一星期內被管好的事情。這事說起來是那麼地奇特，多數人都有點懷疑那報告的真實。

但菩提莊的那女主人說，他們星期日會明白她是不怕和她



的孩子一同出去的。她把他從頭到腳配製了新的服裝，最後還給他縫了一個小小的黑便帽，把他悅人的臉和敏活的眼襯照得再漂亮沒有了。

郎第傍着女主人從教堂走回家去的時候，許多人都回過頭來望他們。一個說：『那會是誰都不要的孩子麼？』別人說：『世界上沒有人能得到像她在那孩子身上得到的成功的。』個個人都高興她的成功。

只有那石畝的女人不願講起那在菩提莊發現的奇蹟。她目不斜視地一直跑回家去了。那菩提莊的女人也走她的路；她不願誇口，也不願聽旁人對她所做的事說阿諛的話；她不過要使人知



道郎第並不是像他們設想那樣一無用處的。他得把他的好名聲恢復回來，她說。

回家的路上，她遇到了赤楊莊的家人。他們已聽到了那消息，他們看見郎第的時候，都高興地和他招呼；而葛蘭馨眼中却發着欣慰之光了，因為她發見他現在是全教區內頂頂漂亮的孩子裏面的一個了，她知道重又置身在一個好家庭裏的他，此後是要按時上學校到教堂的了。

那天以後，日曜學校的功課，對於那小女孩子，是有了新的興趣了。她發見，她所讀的詩，如果細加思考，會給人非常大的救助和安慰的；有時她被喊到背誦她那首熟習的詩，她的聲音裏有一種



特殊的虔誠，使有三個母親，在走出教堂的時候，對另一個說道：「今天葛蘭馨的詩，聲音不像僅僅背誦罷了。真好像她一句一句都特別爲了我，對我說着，給我安慰似的。」

對於郎第，那幾句詩更引起了許多使他沉思，同時使他非常快樂的回憶。

世界少年文庫

由寶龍譯

王爾德童話集

四角五分

席滌塵譯

安徒生童話集

二冊六角

錢科落俠譯

木偶人歷險記

六角五分

史碧麗著  
斯曠譯

小小的逃亡者

定價一角

圖南麥根斯著  
陳駿譯

東方兒童傳說

二冊一元

彭兆良譯

魯濱孫廳流記

二冊一元一角

彭兆良譯

瑞魯濱孫家庭廳流記

四冊一元八角

保羅羅著  
董樞譯

風先生和雨太太

定價四角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印刷  
中華書局

# 小小的逃亡者 (全二冊)

(每冊定價銀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 不准翻印

原	著	者	史	碧	麗
譯	者	崩	斯		曠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局	局

發行所 上海 世界書局

**注意**

本書定價業經改訂  
依廿五年七月  
份新訂書目為準

